



00899

潘筮山先生集卷之六

策表箋

廷試策一道

臣對臣聞帝王致天下之治也以法其行法也以道道存諸心所以闔闢弛張立法之體者也法運乎外所以彌綸叅贊成治之用者也無道則體不立而法廢無法則用弗彰而道亡如是而欲紀綱之正風俗之醇臻和氣於寰區追盛治於隆古末由也已故善爲治者不求之於治而求之於法不求之於法而求之於道道以基法則體立用行而先後之序不紊

潘集卷六

一

法以運治則綱舉目張而因革之政咸宜存之而天德純達之而王道著五帝三王治化之盛以有此具而漢唐宋之所以不古若者亦惟無得乎是也恭惟皇帝陛下以天縱之德應聖作之期誕膺寶曆入紹大統登極之初詔告天下與民更始而天下臣庶莫不改視易聽以待德化之成是陛下慎初之日也茲者以萬幾之暇進臣等於廷降賜清問寵之以學古通今明于王道之言戒之以殫心以對毋泛毋略之語冀得治安之長策且重登賢之首科也臣草茅賤士濫與有司之選行將膺官守之寄宣股

肱之力以遂帝臣之願是愚臣始進之時也夫愚臣

始進之時當 陛下慎初之日荷 臨軒之寵問忝

登賢之首科際遇之隆若此雖學術疎淺不足以對

揚 明命而朴忠奮激敢不自效其愚爲 陛下

陳之乎臣聞善言人者當有驗於天善言今者當有

驗於古夫天也者日月之著明星辰之班布雨露之

濡潤風霆之震盪春夏之發生秋冬之肅殺天之華

也所以於穆不已者天之精也精也故神華也故顯

人君代天以立治觀於天之華而有法焉夫法也者

整齊海內總一民物之大方也是故舉其概而言之

潘集卷六

二

總總而生林林而羣情不節則流志不和則乖也於
是乎有禮樂之制焉混闢無窮推遷不息聲氣之異
齊時運之代變於是乎有律曆之制焉山川之所阻
帶都邑之所藩維而疆理宇內之制興貴賤別於卑
高事使同於臂指而建立庶官之制備民以恒產爲
生國以經用爲要政以教化爲先治以育才爲急而
分田制賦興學養士之制罔不周進賢不可不慎吏
治不可不計暴亂不可不戢奸宄不可不詰而選舉
考課兵戎刑罰之制所由設是法之於治也猶權衡
之於輕重也規矩之於方圓也繩墨之於曲直也循

之則治舍之則亂者也 聖制所謂自古帝王欲成天下之治必順時揆事創制立法以盡天下之務者不以是耶觀於天之精而有道焉夫道者綱維政施根柢治理之大原也是故探其本而論之禮樂之中和由乎心出而褐襲周旋之度管籥羽旄之文皆其器也律曆之明備由乎心制而長短損益之度推步積餘之法皆其數也疆理宇內有柔遠能邇之心而畫野分疆不足以盡之建立庶官有尊德樂道之心而辨名定分不足以盡之分田制賦必自吾心之節儉與學養士必自吾心之崇尚選舉考課必自吾心之公明兵戎刑罰必自吾心之仁武是道之於法也猶括之於弩也綱之於網也邪正之所由關理亂之所由繫者也 聖制所謂建立有本推行有序致理之道不專恃於法制者不以是耶臣嘗稽往古之迹叅先儒之論審當世之務而於所謂治法治道竊聞其略矣夫古之稱至治者必曰唐虞三代而其所以致雍熙太和之盛者可考而知也伯夷典三禮后夔諧八音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以六樂防萬民之情吉禮凶禮軍禮賓禮嘉禮之異其體大章大詔大夏大濩大武之異其名見禮樂之備焉定律呂以

察治忽在璣衡以齊七政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馮相掌歲月辰日以辨四時之序度量權衡由之而起東作南訛西成朔易由之而著見律曆之明焉封山濬川辨五服之異體國經野別九土之宜見疆理之政焉建官惟百庶政咸和夏商官倍亦克用又六卿分職率屬倡牧見任官之法焉咸則三壤成賦中邦與夫五十七十百畝之制納總納銓納秸納粟納米之服邦中四郊邦甸家削邦縣邦都關市山澤幣餘之賦見田賦之詳焉司徒敷人倫典樂教胄子與夫小學大學辟雍類宮之建三德六行六儀

之教離經辨志敬業樂羣親師取友通達強立之考成見學校之興焉俞受敷施而俊又在官黜陟幽明而庶績咸熙鄉論秀士司徒論選士大樂正論造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後定其位宰夫受日考小宰受月考大宰受歲考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見選舉考課之周焉帝德廣運而文武並稱象以典刑而欽恤恒寓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小國一軍次國二軍大國三軍王六軍以作田役以比追胥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

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
五百成獄詞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
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以獄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
聽之然後制刑見兵戎刑罰之慎焉鴻謨備于當時
遺烈施諸後代可以觀爲治之法矣然而邇其推行
之序原其建立之本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堯舜禹傳
心之道也是以達之於治法如此其備而紀綱之在
上者無不張推之於民黎民於變四方風動臣庶協
中而風俗之在下者無不美三聖所以爲化之隆也
懋德建中緝熙敬止建其有極成湯文武傳心之道

也是以達之於治法如此其備而紀綱之在上者無
不張推之於民表正萬邦化行江漢永清四海而風
俗之在下者無不美商周所以爲治之極也自茲而
降雖有願治之君而未能盡爲治之法雖知爲治之
法而未能端出治之本如漢之諸君非無可稱也然
不悅詩書專尚黃老刻薄任數好大喜功崇信圖讖
而吏事刻深喜務明察而政尚操切其存諸心者無
其體矣故一代之制禮儀雜就於綿蕞樂章創造於
房中延年協律而神馬是歌鄧平定曆而五變由起
樹國相疑賈誼有脛指之喻三公督察陳元疏帝霸

之辭減租屢厯平詔旨臨雍徒侈于環橋計偕射策而公孫弘以曲學擢第綜覈名實而王成以虛僞蒙賞材官列布南北分屯似矣而七校是增海內有虛耗之弊三章申約律令再定似矣而秦失尚存天下多疾吏之風其視古之治法爲何如也唐之諸君非無可稱也然牽於多愛復立浮屠蠱於女寵鮮克有終過於姑息威權不振其存諸心者無其體矣故一代之制貞觀開元之儀何取乎禮七德九功之舞何取乎樂十部坐立之伎而律呂已亡二十三家之作而曆法愈忒分道立州而藩鎮之禍不免限官任才

而員外之置亦繁口分世業之法不終增廣學舍之文徒具選以三銓似矣而記帖括以冒進者不能無也考以四善似矣而限年勞以淹滯者不能無也置府立衛而曠騎方鎮之屢變矜刑慎獄而告密羅織之刻深其視古之治法爲何如也宋之諸君非無可稱也然祚啓陳橋盟渝金匱好道教而信異說任仁慈而乏剛武是亦未能純心以立其體矣故一代之制開寶通禮失之雜和峴定樂失之拘胡環房庶之律徒爲聚訟崇天奉元之曆無補人時分二十四路而燕雲不復設府部監寺而官職多冗履畝制稅熙

寧之政迭興建學育才蘇湖之教未洽左選右選而資格亦甚拘采名誅文而實意或未副三衙四廂之司總管鈐轄之將非不密也而武備不免於漸弛大理刑部之設審刑院之置非不慎也而禁網不免於怠廢視古之治法又何如也凡若此者惟存之於中無得乎帝王之心故發之於外無得於帝王之政而漢治雜霸唐治雜夷宋治武略不競其紀綱風俗不足以追唐虞三代之盛者有由然也昔者宋儒朱熹有曰善爲治者必先有紀綱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紀綱之所以立則以宰執秉持而不

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臣嘗統而論之禮樂律曆之法皆紀綱之寓也而所以爲紀綱風俗之體皆心之所存也唐虞三代之君其所以爲心術者至公至正而無偏黨反側之私故綱紀張而風俗美漢唐宋之君其所以爲心術者有得有失而無涵養操存之學故綱紀疎而風俗薄考歷代之往轍驗治道之隆污燦然可觀記矣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創建宏規太宗文皇帝中靖家邦纂述大統上稽唐虞三代之典下采秦漢唐宋之制參酌損益以立一

代之章程如命牛諒制禮而禮儀之式定命陶凱制樂而胡元之聲革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數曆法考勝國定朔之規並建兩都分列藩省而疆理之制密內設六部外重守令而職掌之分明差土田之高下而賦稅有定額立鄉國之學校而教養有定法以經術取士而重科貢之途以考功覈治而嚴黜陟之典軍政有統而兵戎之權悉歸於朝廷律令有條而矜恤之仁屢形於奏讞若此之類不一而足卽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爲法者也然豈無本以致之哉臣嘗莊誦二帝之聖訓矣諭輔臣曰心爲一身主帥嘗自

點檢此心與身若有兩敵然凡諸事爲必求至當以此肇成大業諭侍郎曾魯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於中者無堯舜之心欲施於政者有堯舜之治不可得也諭學士解縉曰人君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泥而不返則慾必勝理若心能靜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鏡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退朝默坐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爲要大哉王言一哉王心卽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爲心者也夫是以蘊而爲天德純乎不已行而爲王道粹乎不雜紀綱舉於上革前代之失而煥然有條風俗行於下新胡習之汚而爲

然丕變校之唐虞三代誠無與讓而陋漢唐宋於下
風者矣 列聖相承監于成憲益隆不替政教熙洽
海內乂安逮乎 先朝法少弛於因習治或敝於盈
成 陛下銳志中興勵精圖治乾綱獨運新政旁敷
德至盛也奸邪斥而忠良進左道誅而異端絕獻貢
罷而逋負蠲冤濫清而蠹弊剔海隅蒼生莫不洗心
以應德化引領而望大平效至明也紹復 祖宗之
舊上追隆古之治宜 陛下之易易矣然而績效未
臻和氣未應有如 聖制之所慮者此豈可以他求
哉 臣伏願 陛下舉 祖宗之法而綜其實焉存

祖宗之心而純其養焉夫 祖宗之法前旣陳之矣
而所謂綜其實者何禮制雖具而崇飾繁文僭侈亡
度非禮之實也樂制雖存而好尚淫聲靡麗亂雅非
樂之實也吹律聽聲而八風有未應者非律之實治
曆明時而七政有未齊者非曆之實宇內廣矣而邊
場之警未靖蕪穢之區未治不可以言疆理庶官建
矣而寅亮之職未舉司牧之寄未稱不可以言任官
有田賦之制而未覈登耗之數未審盈縮之節非所
以足國用也有學校之制而未慎師儒之選未明教
化之原非所以育人材也選舉之法詳而習詞章以

媒祿者有之考課之法詳而急期會以呈能者有之
行伍空虛噐甲朽鈍士卒無選練之教將帥有統綽
之習不足以言兵戎之實姦宄未息獄訟未平聽斷
任好惡之僻出入徇請託之私不足以言刑罰之實
夫實之衰也習流之勢使然也 陛下誠能反其因
循之弊以期明作之功所行必實政所務必實業則
紀綱可振風俗可厲二帝三王之治法豈復有外於
此哉夫 祖宗之心前旣陳之矣而所謂純其養者
何姦聲亂色淫樂慝禮懼有以亂吾之聰明遠貨異
物珍禽奇獸懼有以開吾之玩好神仙土木足以溺
吾之心也而絕之必嚴馳騁畋遊足以蕩吾之心也
而矯之必力勿親褻近之臣勿悅讒佞之語衣冠必
正瞻視必尊言語必信起居必敬雖雖在宮肅肅在
廟而顯明之時心無不存也相在爾室不愧屋漏而
幽隱之地心無不存也夫心之養也幾微之辨甚嚴
也 陛下誠能察夫理欲之幾以盡克復之力敬義
之夾持動靜之交養則可以立紀綱之本端風俗之
原二帝三王之治道豈復有外於此哉夫以帝王之
治道行帝王之治法則稽於古制而因革皆宜端其
本原而推行有序以熙庶績則正朝廷以正百官正

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則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績效無不臻矣以感天和則陰陽調而風雨時五穀熟而萬物殖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薄海之外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和氣無不應矣 祖宗之舊隆古之

盛不有以復見於 今日矣乎雖然臣猶有保終之說爲 陛下勗焉夫慎始者易克終者難漢之武帝雅向儒術遠慕唐虞而一念多欲不免輪臺之悔唐之太宗躬行仁義比迹湯武而怠於治安不免十漸之譏宋之真宗寬仁慈愛政崇簡易而祥符之後不

潘集卷六

一十一

免矯誣之惑是三君者夫豈不慎於始者哉故我

聖祖之言曰日月之道久照萬世不改其明堯舜之

道不息萬世不改其行 臣伏願 陛下思 聖祖之

訓監三君之失體天行之健操恒久之心不因已安

而自忽不以已治而自矜念美業之易隳思治功之

難保則可以善始善終久安長治而天德王道無不

舉矣 臣愚不識忌諱伏望 陛下寬其狂瞽之罪而

少留神採納焉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臣

謹對

河南鄉試程策三道

問農桑者王業之本小人之依也是故明王
重焉考之無逸七月諸篇可見已後世若漢
唐宋之君能庶幾此者誰與我 太祖高皇
帝嘗有重農之言播爲令甲所以創業垂統
者其意何與 列聖相承守而弗失我 皇
上嗣登大寶叅化明謨定耕籍之儀發勸農
之詔御製西苑視穀祗先蠶壇位之賦 聖
心所在將以身帥三農放勳四海倦倦未已
也諸士子服膺 聖訓不知有言可爲廟謨
之助否與請敬陳之將采焉以聞于 上

聖王有畏民之心而后有仁民之政民之戴君也欲
其生我也天之立君也以爲民也而人主臨乎上苟
侈焉自足不以民心爲心則於人也悖於天也褻可
乎哉是故農桑者民之心也政之首也聖王必先焉
而不敢忽是故天時以得地理以察物情以通人功
以敘以安民則惠以行政則順以爲上則明否則以
一人肆於民上而可乎哉知此則我 太祖高皇帝
詒謀於前暨我 皇上緝熙於今日所以比隆成周
者可得而言矣傳曰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
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

協輯睦於是乎興是故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天子必親耕南郊以共粢盛王后必親蠶北郊以共純服所以然者非但昭忠信以交神明亦以服習勤勞俾先天下周之家法至矣如七月之詩所以言農桑之候也詳無逸之書所以言稼穡之艱難者切故成周之治萬世稱明焉秦漢而下若墾田之令其失則煩憫農之謠其失則僞無逸之繪其失則華蓋存諸中者亡恭儉之實德而施於外者盡粉飾之虛文甚而以天下之財養一人之身耳目玩好之娛弗能供也勞罷者弗得休息饑寒者弗得衣

食也民何恃而不困國亦何恃而不危求其庶幾焉者吾得漢文云爾觀其恤農之意惓惓蓋本於中心之實蠲租之詔屢下又有以致其生息休養之仁三代而下厥儷鮮已洪惟我 聖祖受命統天勤民立政其言有曰農爲國本百需所出衣帛當思織女之勤食粟當念農夫之苦又曰敬天一事後世人主猶或知之敬民一事鮮知之矣凡所以立言而垂訓者其意不已至乎我 皇上繼承前烈益潤鴻猷至於農桑尤加之意嘗觀耜田之儀矣往者卽位之始間一行之今則舉於歲首率以爲常此其勤民可知也

觀勸農之詔矣有曰耕桑者衣食之源須依時力務有曰秋成之後所獲須撙節愛惜此其憂民者可知也通觀西苑之賦矣一曰示無逸而不敢怠愆一曰賴忠良以夾持此其視民如傷望道未見者可知也是蓋上契 皇祖畏民之心遠紹成周王業之統者與然邇年以來野不加闢歲一不登民卽告饑此其故何也愚嘗反復思之矣豈 聖心猶有未至者乎

皇上恭儉過於文景心乎爲民如天之覆如地之容如慈父之勤倦也而擬爲未至是謬言也無亦時政之猶有闕乎稽古王制三年耕有一年之食九年耕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水旱民不爲災我朝國用之制統於戶部矣今公家匱乏齊民無蓋藏是可憂也失今不揀後將安支必也量入以出準古之法俟其有餘則布德施惠散利薄征焉此藏富於民之道可行也稽古周書有遂人鄉師之屬田畷保介之官春秋循行阡陌勞來農人故野無幸民家無不給我朝有治農之官而今革之矣茲不可復與然官多民擾不可不慮也今郡邑而下江南不有水利之員乎江北不有馬政之員乎必也叅酌時宜易以治農之銜而責以周官之務水利馬政兼焉俟有

成效則優之以賞賚異之以品秩然尤重其責於守令而覈其效於撫巡諸臣此勸相斯民之方亦可行也稽古堯舜之時岳牧侯伯異職而同心朝之政達於國國之政達於天下無淤遏不行者今之承流而宣化者非守令諸臣乎賢者或未之錄不賢者或未之去德澤之究壅於下流貪殘之政未能盡戢蘇洵所謂遠方之吏惡如共驩而上不知者容有之矣則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夫朝廷之治民也猶養身也血氣周流百節宣暢斯可矣苟一指之痿痺是謂不仁一民之失所卽爲拂鬱可無慮乎必也嚴考覈

之令慎薰蕕之別申公清之議重臧吏之誅使有寸汗者不能以自容不肖者禁其欲不得肆則民庶乎息肩矣是亦可行也舍是弗爲而求以善治辟之卽鹿亡虞渡江河亡維楫蔑以濟矣雖然心之慎忽紀綱張弛係焉治亂關焉是故朽索六馬戒其逸也怨豈在明防其隱也王敬作所保其謨也區區一得之愚亦曰皇上以不倦之心臨之而已矣若夫有裨於朝議之未與否則非所知也執事其詳焉

問居重馭輕立國大權文武並用長久之術

前代興衰治亂之迹恒必由之我朝京邑

之兵始有三大營之建後又有十二團營之
設法制相維規模宏遠矣邇來承平日久文
化大行所謂武者得無有失其初而不舉者
乎苟卿論兵弱其徵驗有五歐陽子言國政
曰大弊有三今日之弊安在乎宋至仁宗武
備漸寬國以不振神宗起而新之聯比其民
以爲保甲更張無漸卒爾召憂宋事可鑒也
茲欲酌二者之中使無矯枉之過無浸弱之
虞如何則可

兵不可黷也不可弛也黷則玩生弛則亂生是故有

聚之道焉易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上于地水之聚也君子除戎器戒不虞兵之聚也
水潰則竭兵銷則廢聚者有備而弗輕于用之謂矣
執事論京邑之兵有浸弱之慮愚以爲今天下之勢
綱紀相維輕重均得首尾皆應可謂治矣雖然方秦
切復隍之憂旣濟謹衣袂之戒亦先事之防也成康
之時號稱極治軍法寓于比閭簡閱嚴于蒐狩所以
教民者未嘗一日忘兵也周公克詰戎兵之訓畢公
張皇六師之言臣所以告君亦未嘗一日以兵爲諱
也漢唐宋諸君謂佳兵爲不祥則弛焉不振以開邊

爲盛節則黷而弗止不亦異乎我朝之兵制國初設錦衣等十二衛以衛宮禁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旣而有三大營之建矣曰五軍曰三千曰神機所以統諸軍司訓練也後又有十二團營之建矣曰奮武曰耀武曰練武曰顯武曰敢勇曰果勇曰效勇曰鼓勇曰立威曰伸威曰揚威曰振威所以簡精銳備征發也是故百六十年以來天下之機如身使臂如臂使指遐邇聯一小大適稱至順也有彊韃弱枝之勢而無漢唐宋尾大不掉之虞效至明也逮于先朝承平旣久法弛患生外兵日驕內兵浸弱倒懸之

漸識者憂之我皇上以聖睿之資統承其後凡所以振揚剔勵者明如懸象勢若發機德意所加百廢咸舉于兵政而修焉至易也今旣數年矣猶未能盡如祖宗之舊豈聖心有待而未之及乎是故勾稽有用矣而行伍則虛簡閱有規矣而老弱如故校練有期矣而朽甲鈍戈無以當折衝之用侵兵有禁矣而私役專利不足以一效死之心是可謂無其故哉亦曰將之失人焉耳荀卿曰觀國之強弱貧富有徵驗上不隆禮則兵弱下不愛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則兵弱將率不能則兵弱所謂將

率不能者非今之弊乎歐陽脩曰朝廷有三大弊一曰不謹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所謂功實不責者今不可謂其無也執事又以宋事爲憂殆設爲是言以下詢承學耳奚其同宋祖得國以詐諱言者兵慶曆之不振甚矣故數有西寇之憂熙寧君臣變更無漸卒召靖康之禍今日之兵則復 祖宗之舊已矣非變也愚生罔知大計然嘗考今事而得其情參往牒而通其度竊以爲事當損益者三曰重閱實之令焉曰慎教習之法焉曰嚴統御之術焉其當恢張古制者一曰復大閱之禮焉何謂重閱實覈

士馬之數而虛冒有刑嚴操備之期而私役有禁選驍壯之士而疲羸有罰令而必行行而必信是矣何謂慎教習節之以令使合進退疏數之宜盛之以容使熟金鼓旗物之教倡之以勇以作其氣齊之禮義信以示其方是矣何謂嚴統御士卒之弗用命也責之將領將領之弗用命也責之團營而本兵大臣總其權巡視諸臣考其弊匪人焉弗用可也用而弗效焉易之可也弊焉罪之可也是矣如是而兵之不强者未之有也何謂復大閱周官中春振旅王執路鼓中秋治兵王載大常四時之教天子再行焉後王迭

興因革靡常大禮斯廢茲非 聖朝當脩舉者乎壹
下之禮官考求典故著爲令甲車駕歲一臨之則
天休震動六師自奮 聖武布昭四夷益服如是而
兵之強不百倍于前未之有也或者曰積弱之後一
旦新之物情匪協則謗讟興矣斯言也愚之所未解
也今日之兵復 祖宗之舊已矣非棘欲也去其害
兵者已矣非變法也如之何不可傳曰所謂從衆者
從其同然之心不從其衆多之口此之謂也或者又
曰大閱禮成則以 聖天子下兼將帥之事非所宜
矣斯言也愚之所謂大舛也韎韜有爽以作六師非
周王之幸洛者乎較射 御前以明賞罰非 聖祖
所已行者乎舉而行之何不可之有書曰事不師古
非說攸聞此之謂也雖然文者本也武者末也德業
本也威強末也是故伯益之謨則曰無怠無荒旅獒
之訓先之以明王慎德其本末之權低昂折衷之術
又在 聖心加之意而已執事以爲何如

問關西旱蝗畿輔大水皆數十年所未有者
備荒之政胡可弗講周禮以荒政十二聚萬
民善矣後之議者或謂有無相濟或謂通輕
重之權或立平糴之法或創常平之規或建

社倉義倉之制是孰可行于今與其臣之良
于政者或過河南而矯制發粟或守青州而
區畫賑貸或觀察宣歙不抑米價市估遂平
或任耀州諭民平糶人皆按堵是孰可爲法
與夫畿輔者天下之本也關西者邊境之襟
喉也饑饉荐臻是能無外憂與必如何而後
可紓目前之虞如何而後可興無窮之利子
盡言之固爲政者所欲急聞也

爲國有權時之宜有經常之計何謂權補敝採偏施
行于已事之後者夫是之爲權何謂經建綱陳紀豫

立于未事之先使天下晏如日衣其休者夫是之謂
經善爲國者亦謹于豫而已矣書曰有備無患詩曰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言豫也執事負
先憂之志而以荒政下詢固盛心也愚生何足以知
之然嘗聞之矣水旱爲敗堯湯被之而國無捐瘠衆
不恒懼者豫之至也執事曰周禮以荒政十二聚萬
民善矣愚則曰是誠善也然周之慮民者如斯已乎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治年之豐
凶則節材而防之者至矣遣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
惠鄉里之委積以卹艱阨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則

歛財以備之者至矣而荒政焉者又以揀天時之不
常濟地利人和所不及其品式具備節目詳明有非
後世可及者自周而下此道微矣臧文仲論旱備也
有有無相濟之言敬仲論國計也有通輕重之權之
議李悝作平糶耿壽昌立常平長孫平戴胄有社倉
義倉之建白是皆謀之善者執事曰孰可行于今愚
則曰得其人則利也不得其人則弊也矧散歛出入
吏緣爲奸可無慮乎陸贄曰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蓋
率土臣庶通爲之計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後代
唯計廩積非先王意矣是不有見于此哉汲黯發河

南之粟富弼善青州之政盧坦在宣歙市價以平畢
仲游在耀州饑民以輯是皆政之良者執事曰孰可
爲法愚則曰有其人則荒政舉無其人則荒政廢矧
安得盡如諸君子者布之郡縣乎呂祖謙曰大抵揀
荒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脩李悝法次也移民移粟
又其次也設糜粥下也亦此意也竊以今日言之畿
甸之水千里一壑關中之旱斗米百錢待哺之民枵
腹之卒不可不爲之所也執事曰何以紓目前之虞
愚則曰內郡之災猶可言也關西之患不可言也蓋
寧夏諸鎮素無貫朽之積外當險阨之衝爲地旣遠

則飛輓不前災沴相仍則穀價翔踴况虜騎之出沒不常客兵之往來難料設有百萬之衆胡以餽之爲今之計亦曰出帑藏之積速命大臣以行揆時發慮無失緩急之宜而出納將明曲盡撫綏之實庶乎有濟焉爾執事又曰何以興無窮之利愚則曰先王之政陳于前者亦旣備矣若其規制之略請終言之畿甸之水無乃蓄洩之無備乎必也順水勢以尋源委之迹時疏濬以復陂渠之舊無與水爭尺寸則旱潦不爲憂矣宋何承矩爲屯田也於雄霸等州興堰置門引水溉稻民利興焉其法可行也元虞集議曰京

東之地瀕海數千里皆萑葦之場海潮日至淤爲沃壤宜爲浙人法捍水爲田其言可行也西陲今日之慮無亦儲積之未廣乎我朝嘗行鬻鹽之法矣商人輸粟于邊支鹽內地各以資次謂之常股後乃增直召納卽以給之謂之存積支者日多存者益少則待支者久而商賈利微輸納者寡而邊儲罔濟無已則和糴之議乎昔者陸宣公嘗言之必也得人以司任優直以利農及時而斂遇災而散則爲助者多矣無已則屯田之制乎昔者趙充國嘗行之必也除擾田之害遠斥堠以備虜攻出遊兵以防寇掠而又有溝

塹以限隔有營壘以分休則爲利也遠矣夫使行是數者利則舉之弊則釐之委曲以濟之持久以成之無速功無始釁以撓之則財用必足塞下之粟必多以此而益國則國富以此而備邊則邊實以此而御兵則兵附以此而守則守固以此而戰則戰克故曰長慮却顧逸而有終舉近忘遠勞而無功愚之所望于今日者亦惟興無窮之利焉爾若曰念馮河之邇圖忽臨深之明戒玩目前之春華棄遠猶之秋實則變不可以勝窮利不足以補害疵莫大焉故曰善爲國者謹于豫而已矣今 聖天子勵精于上諸公卿贊襄于下方將建長策以復三代之隆草茅之士迺肆言焉固杞人之憂也

山東鄉試程策一道

問惟皇降衷厥有恒性天下古今惟此一理惟此一事然而斯道浩浩何所求端說者謂孔門之學先於求仁仁夫子誨人不倦者固宜諄諄言仁矣而記論語者則曰子罕言仁其間因問而答見於顏淵仲弓司馬牛子貢樊遲輩者有之然言人人殊迄無定旨善學孔子者莫如顏子當時竭鑽仰以達卓爾者其

得力處何在曾子傳道號爲獨得其宗而戴
記所載於孝爲多大學聖經仁鮮及焉不識
其於一貫之旨何如子思作中庸首言性道
教矣而復詳及於誠孟子願學孔子者也考
其所稱述乃在仕止久速而其自鳴所長則
曰善養浩然之氣諸賢之學漫無統紀固若
是乎孟軻氏沒聖學湮晦說者謂有宋諸儒
出而聖道大明其間有功於聖道者爲誰可
明指其人與今之學者亦有得力於宋儒之
所謂有功者乎道術所在不宜姑置幸相與

訂之

潛集卷六

十四

仁之難成久矣其道可易言哉其在於天謂之命賦
於人謂之性主於身謂之心仁也心也性也命也一
也合物我通天地而無有不足焉者是故不可以
一端求亦不可以形迹盡聖賢所以相傳學者所以
爲學其孰能舍是也哉執事策諸生而以聖門求仁
爲問蓋將以道學之端緒誨諸生也試言之以就正
可乎今夫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仁四時之生
長收藏萬物之飛潛動植異矣而人得之爲人物得
之爲物四時得之爲四時何莫非仁固不可指而名

也謂生長者爲仁矣而謂收藏者非仁可乎謂飛潛者爲仁矣而謂動植者非仁可乎人得天之理而具於心曰仁心之虛明中涵萬善外達於百行庶事庶物莫可勝原其體亦不可指而名也以仁體爲可指名則遂將指名天地之仁乎嗚呼惑矣是故仁無方體也而非方體可求也仁無窮盡也而非非言之可窮盡也是道也在堯舜禹爲執中焉在湯爲禮義焉在文王爲敬止焉在武王周公爲敬義焉是數聖人者雖不言仁而仁在其中矣孔子生於晚周不得位以行道而以言教天下自今觀之以克復告顏淵

矣以敬恕告仲弓矣以謹言告司馬牛矣以立人達人告子貢矣以愛人以先難後獲以恭敬忠告樊遲矣言不同矣何莫而非言仁乎蓋聖人之教人譬之工師之爲室匠斲也陶瓦也巧墁也其用異矣而要之所以成室者則一而已學者之學也譬之取水于河導甃也瓶罌也杯勺也其器異矣而要之各適其量則一而已是故言仁不同何莫而非教乎記者又曰子罕言仁而子貢亦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夫子之罕言者仁也而其雅言者非仁乎其四教者非仁乎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非仁乎其子

欲無言者非仁乎謂言不於仁聖人不能也謂言可
盡仁聖人不敢也邵子曰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
嘗離乎是易之理大矣爻者效此者也象者像此者
也而謂爻象可以盡易乎觀邵子之語易可以知夫
子之語仁矣顏子之始學於夫子也未知道之無方
體窮盡也而以爲有方體窮盡也廼求之于仰鑽瞻
忽之間而卒莫之得及聞夫子博約之訓竭吾才以
求之然後知天下之道千變萬化不出于吾心而不
可以方體窮盡求也所立卓爾其諸得之此乎惜乎
天不假之以年而使之化也後惟曾子唯一貫之旨

而傳得其宗戴記所載則以孝言大學以止至善言
子思中庸則以誠言孟子稱述孔子以時中言曰善
養浩然之氣以集義言其言異矣而言仁則同諸賢
之學其皆求夫子之心於形象言語之外曾子得之
而爲曾子子思得之而爲子思孟子得之而爲孟子
蓋知道之無方體窮盡而不以方體窮盡求者也道
統之傳端在此矣孟子沒而其傳泯焉世儒之支離
索於事爲器數之末以求明物理而不知物理之不
可於事爲器數求也佛老之空虛棄人倫事物之常
以明心見性不知人倫事物之不可得而遺也其間

號爲知道者或以博愛爲仁或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或以心之知覺爲仁謂仁可指名而不知仁之不可以方體窮盡言也甚哉諸子之陋也惟周程諸子追尋孔顏之緒而上溯精一之傳其太極圖說定性書之作則皆發明心體之大指示求仁之方直探本原不見端倪無所蹈襲庶幾有以得孟氏之統者今之學者將若何而求之程子曰學者有三弊溺於文詞牽於訓詁惑於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又曰科舉之學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夫以文詞訓詁異端之弊之也舉業之奪志也而以求進於聖賢之道不亦遠乎在昔子張學於孔子而多外慕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子夏入見夫子之道而悅出見世俗之紛華而悅其言曰二者交戰于胷中故癩及其戰勝故肥嗚呼公之與私一內一外不容並立其賓主之辯嚴矣哉愚生嘗求之矣而不得其端竊以意窺之必也心爲嚴師於其病之所在自考而自藥之庶幾日就月將有所持循他日可以上達而不失宗旨者或者其在此乎然又未敢以易言也執事其進教之

廣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等衙門左布政使臣某等
伏遇嘉靖十五年閏十二月十二日 宗廟禮成恭

上 兩宮徽號謹奉表稱 賀者臣等誠懼誠忭稽

首頓首上言伏以聖人立極式昭禮樂之情大孝饗

親聿重禘嘗之典幽明合慶遐邇均懽恭惟 皇帝

陛下德懋承 天志深念 祖煥堯文而制作竭舜

孝於蒸嘗群廟鼎成正 太祖以專尊之位世室特

建表 太宗爲不毀之宗定禴祀以孝享于 先皇

率禘儀而敬隆乎 初祖爰上 兩宮之徽號載覃

萬國之鴻恩斟酌商周以上之宏綱復叅時義洗剔

潘集卷六

三八

漢唐以來之陋習永作成規臣某等職列藩維忻逢

盛事望闕庭而率舞頌 帝德其難名無任瞻 天

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九廟成賀 昭聖皇太后表

伏以聖人舉禮樂式昭天地之文景運啓皇明懋衍

源流之慶慈闈集祉顯冊浥加恭惟 昭聖恭安康

惠慈壽皇太后陛下仁本天成道隆坤載贊理維新

之治聿興熙洽之光 廟制告成親百王之曠典

徽稱丕錫合萬福以攸同臣等職守藩維忻逢盛舉

仰宮闈之深遠祝 聖壽於無疆無任瞻仰激切屏

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九廟成賀 章聖皇太后表

伏以景運弘開實資坤德之懿文謨不顯式彰化理
之光喜洽宮闈懽同海宇恭惟 章聖慈仁康靜貞
壽皇太后陛下道隆任姒慶續奎華克迓天休安享
極萬方之養用興聖嗣經綸作四國之貞 裡禮聲
稱 徽章迺煥是蓋一德之所感召而萬福于以誕
膺者也 臣等職守藩維忻逢盛舉肅班行而舞忭遙
瞻紫極之輝敢稽首以陳詞共祝南山之壽無任瞻
仰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潘集卷六

三九

皇嗣生賀表

伏以明照重離肇啓無疆之運元良出震適占有道
之長喜集宮庭懽生寰宇恭惟 皇帝陛下心潛境
典治憲唐虞 郊社之禮旣貞 宗廟之儀底定天
其孚佑熊羆合夢卜之占神罔時恫弧矢兆高禩之
應元祥錫羨家國用光 臣等託職藩維躬逢大慶徒
深舞忭莫旣名言壽考萬年燕翼期徵于豐芑子孫
千億休嘉願協于周麟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
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皇嗣生賀 昭聖皇太后表

伏以坤德無疆克迓會昌之運離明繼曜適觀長發
之祥慶協天人懽均朝野恭惟 昭聖恭安康惠慈
壽皇太后陛下道侔地載仁本天成誕膺安養之隆
克饗和平之福神靈錫羨淵流增少海之波遐馥水
延奕葉懋天枝之序維祺有俶俾熾無疆臣等託職
藩維躬逢盛事睹慶源之繇遠祝聖壽以無期無任
瞻仰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皇嗣生賀 章聖皇太后表

伏以慶兆六宮克協生賢之運權交四海式瞻錫類
之祥 聖胤挺生羣心胥悅恭惟 章聖慈仁康靜

潘集卷六

一三

貞壽皇太后陛下比賢任姒纘德塗莘神明之胄嗣
興福履之綏未艾虹流華渚掖庭開弧矢之禎馭降
郊禩寰宇快前星之覩燕喜徵于文母繼承有此神
孫臣等竊祿遐方忻逢盛事仰慶源之繇遠載詠螽
斯望璇闕以陳詞共歌麟趾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
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皇嗣生賀 皇后箋

伏以景命有僕允維世德之賢慶事備成寔資坤道
之懿照臨所暨鼓舞僉同敬惟 皇后殿下德合關
睢恩覃樛木神人協吉熊羆之夢斯安種稷效祥弓

鞞之祈適應宗社永桑苞之固掖庭衍椒實之蕃臣
等生值昌期樂觀盛事睹慶源之有自輒慕堯封祝
寶算以齊天載歌周雅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謹
奉箋稱賀以聞

潘竺江先生集卷之六

潘集卷六

三

潘笠江先生集卷之七

序

送鄭思齋先生序

嘉靖紀元之明年爲群方入覲之期令上海思齋鄭先生當行餞之郊先生作而曰惟皇經國治官表民惟臣相君統民敷政今日之行以政復也非政胡以令民令弗行胡以共職職弗共胡以事君時歌皇華之章恩曰先生負通明之質綜經緯之學起衰芟敞暢鬱疏塞端極釐化百度迺貞庠校丕舉是年壬午之試領薦應天者凡七人張生鶴王生可立唐

潘集卷七

一

生稷孫生繼祿石生英中董生子儀其一恩也多士彙征爲望于南是可以觀教矣且先生之令三年矣勤恤人隱悉心體治覆之以慈聯之以義規之以儉風之以禮平之以樂義倉之立散斂以時物阜人喜慈也推井法以比民人十家爲甲甲有長長有貳貳相輯睦義也民用五禮叅古準今去浮宣節儉也里巷之學月具茗菽召長者食之養老以明孝別長幼以明序書淑慝以旌善絀不肖禮也月朔之會歌周南季秋之會歌幽風黜新聲崇古辭樂也四民美好宅于又康是可以觀政矣夫身以立則則以樹教教

以軌物章道化也智以興利利以殖政政以養民廣
仁惠也仁立民裕化章俗成成俗裕民父母也爲
民父母昭臣職也臣職克共以入于 皇庭爲龍光
也詩曰旣見君子爲龍爲光是可以復于 上矣是
日也天日交霽冠蓋駢集士女追呼于塗民有賦羔
裘者先生辭焉尋賦九罭先生蹙然行矣夫其不忍
去民者茲民之不忍于先生者夫時同年友僉曰先
生行矣盍次以贈屬恩序之

邠州志序

嘉靖癸未冬十月余守邠詢風采言問俗觀化讀於

潘集卷七

二

其舊志時志之修三十有九年矣故缺典湮邈曰不
爲志後將曷稽方事事未能也越二年乙酉會均賦
成廼作而言曰井田舊制弗之復也已均其井之遺
意乎不爲志後將曷稽廼考方輿辨廢置叅舊編訪
遺老覈故實散者聚之逸者追之微者章之隱者闡
之疎者密之滯者宣之因之削之綜之析之爲凡六
卷細大具舉謂郡邑之設山澤異勢俗趨異習物生
異宜不可弗識也作疆域公署有廢興學校有沿革
廬里有規制咸以飾法昭度弗可弗周作建置仁政
之始義以興利利以平民作賦役明事人幽事鬼分

異理一正崇邪黜斯風教可端作祠祀時勢相推新
故相仍氛祥相感徵諸地理兆諸人事有變有常作
雜志曰治與教有司之任以教輔治師儒之責得人
焉則興匪人則否作官師如其賢也民有後思士切
鄉往作名宦官賢任能野無攸伏咸取諸鄉作選舉
惟克自樹時乃表見沒世弗稱君子疾之作人物文
獻足則徵弗足則止作文志且附以己意時爲敘論
長短約豐惟其所止閱月而書成竊惟志者史也春
秋之後無史矣抑其次也漢馬遷班固以文鳴時號
稱良史後之作亦何以加然紀載時事則弗可闕
故輒不自揣廼著是編使後之觀者讀而思之舊政
可因也述而弗泯時弊可釐也損而弗益風俗可止
也節而弗流文教可行也鬯而弗壅民力可養也休
而弗匱利用可興也施而弗竭才賢可則也敷而弗
畫政教可任也酌而弗攜則是書之作容有取焉乃
若會文切理歸諸大雅以俟君子恩也非曰能之

別李南原序

南原李子秩留都廷尉克共于刑惟允惟明不譽以
濫獄稱平矣庚寅歲擢延平守與余言別李子問曰
守不易哉繫民攸賴異夫世之頗于政也金紫是榮

諧俗爲順，澗涇回墨，惟身是圖，固恤民之恫，斯民怨咨，若罔聞知，此爲何心？予戚焉。予行矣，將條費節，煩以爲政。先若之何？子何以贈我？潘子曰：懿哉！言與夫守民之首也。是故政多術矣。仁民爲大夫，財百物之所聚也。群用之所共也。是民之脂也。是故思子惠者，經費爲先。若子之論，獲領要矣。予何言？又問潘子曰：予亦何言？無已，則學乎學之與仕一焉。爾卜子夏云：學優則仕，仕優則學，言致一也。昔在有宋，龜山延平，皆茲邦產也。鳳儀南服，卓乎百世之師。李之言曰：古人千祿，蓋中有所蘊，欲見諸行事耳。此爲已之學。楊之言曰：周官一書，先生經世之務，胡可弗講？又曰：志學之士，當知天下無不可爲之理，無不可見之道。斯名言與？君子至止，取其遺文，日以玩焉，則于學也，邃矣。學邃，則施于政也，益遠矣。予亦何言？

河南鄉試錄序

嘉靖辛卯秋八月天下鄉舉之期，上命臣恩禮部

主事臣汝孝往共河南之役。先是巡按御史臣王舜

耕經紀其事，御史臣儀繼至實監臨焉。同考試則教

授臣玉臣恢，教諭臣大章，臣瑋，臣徠，臣光明，臣炳，訓

導臣元達，臣愷，提調則左布政使臣湛，右布政使臣

大輅監試則按察使臣克宅僉事臣商臣作興士類

則巡撫都御史臣徐讚式崇教本則提學前副使臣

楊維聰今副使臣敷英協力贊襄則右叅政臣伍全

臣周忠臣劉漳左叅議臣祁鶴右叅議臣季方副使

臣楊最臣劉天民臣劉希龍臣陶儼僉事臣張綱臣

葉璽臣方升臣郭田署都指揮同知臣徐溥署都指

揮僉事臣霍汝愚臣李溥暨諸執事咸俊又以充視

昔加慎者儀之力也乃合提學所取士試焉簡士八

十人為錄以獻始臣受命而南也仰見主上求賢

之意焉竊相謂曰聖天子惇崇治教敷求哲人其

德意遠矣薄海外內咸沐玄化矧茲中土有弗不應

者乎行也其得異材盍慎以往已而渡河如汴見山

川之秀焉嵩岳冠其中巨流濱其外仰而嘆曰嗟哉

斯成周之故墟乎風雨之所交也陰陽之所會也才

賢聚諸盍慎以擇至是見河洛之文焉質而潤約而

該蔚而弗浮疏于政弗詭于理臣汝孝暨恩乃颺言

曰文其在茲乎然爾多士能精白乃心承休德乎能

無悖爾言乎余也是懼爾多士茂哉儀曰多士進矣

奮庸熙載為國寵光豈惟爾良抑余諸臣也受其貺

湛大輅曰子無懼乎言實之賓也多士良于言矣矧

曰其不勵于行克宅商臣曰守道不二士之制也淪
焉恥也瑋曰傳有之三命茲益共士可不務乎元達
曰知類而通達彊立不反斯大成也已玉愷曰爾觀
國之光素履往無咎恢炳曰匪知之艱行之艱彰厥
有常其吉士哉大章徠光明曰鹿鳴之二章善矣請
三復焉臣乃申告之曰爾多士茂哉其無忘諸君子
之訓以對揚我 聖天子之光命哉斯有令名已斯
無負山若川之靈異已否則恩也不免于戾且辱茲
土焉其誰與子其誰與子爾多士茂哉

送顧遜齋掌教黃陂序

潘集卷七

六

遜齋子博學洽聞惇慤貞諒邑云秉禮君子必遜齋
首稱爲弟子員有聲庠校中督學使歲至校文咸獲
提衡首選屢試場屋則以程度弗合于有司士論惜
之嘉靖歲壬辰貢于鄉迺從典校之職試于銓曹再
試于 廷也又皆首選于是迺有黃陂學諭之行或
人問曰遜齋子之試于鄉也試于部若 廷也不皆
首選耶此其材不足科目耶弗獲膺仕數也何居潘
子仰天而嘘末之應也或人退潘子言曰若未之知
乎語有之良工能巧不能爲順良農能稼不能爲穡
是故功勤穠蓂罔值豐年櫟學樗材振身華要此其

故安如哉是故宣尼致慟于猗蘭賈生發嘆于積薪也今 聖天子燭昭曠之原廣無方之誼登明黜幽歛才疏滯慎邇勤遠凡舉而加之位者無問科目此固賢士處囊之日又奚擇于官乎是故君子非位卑之患而弗克自重之憂古語有云貴其所以貴者貴所以貴者所同貴者也人知自貴而人斯貴之不自貴而慚上之人貴我是惑已今夫世之流弊何可勝道貢者謂不列于科目得一官卽私便其身圖是故貢之途輕貢之途輕而人始重科目然今之長吏其出于科目者何限而或富貴之淫矜名飾智徇私忘已其不淪於以官爲市者幾希人且惡乎貴哉是故科目之途輕矣嗟夫流弊若此是謂靡風此明王之所必斥而學士大夫厲志自脩者恒悒悒於斯也遜齋子知自愛者能不便其私者不充詘於富貴者故于茲行以是語之三年其教成乎教成其有以副上之需也乎

鮑君七十壽序

嘉靖某歲秋九月某日子里人鮑君壽七十之辰于時涼風徐興陰氛載廓露華月晶交映宇宙黃菊幽芬萸房馥烈是日也綺筵高張賓朋駢集文學楊子

時鳴者來索頌言相與爲君壽君名山字體仁別號
靜齋幼居塵市而慎重寡言不役役于利晚年益潛
心虛寂類知養者予故樂爲之言予聞諸夫子曰仁
者靜又曰仁者壽夫壽天之祉所以授於人而人承
之者也夫仁天之理所以昇於人而人存諸心羣生
之本萬善之原也大可以參天兩地次可以久視長
生誠立人之標極養身之鴻寶是故心而靜焉是謂
天倪雜以欲焉則爲人實於是乎耳耽要眇之音目
極采色之好口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豔慕勢
利之榮其去仁也不亦遠乎是故惟不仁故不靜不

潘集卷七

一八

靜則無以養壽命之源予獨怪夫爭利者之於市爭
名者之於朝也躁心浮競日營營焉與時俯仰肩摩
富貴之塗輟擊紛華之域勞神苦形奄焉物化亦可
悲矣夫鮑君者闡闡之夫布素之侶也非有子贛之
學范蠡計然之智非有文史之助師友夾持之烈也
迺能凝神習靜不以物累縈其志不以貨利損其真
與時俗者特異若此古之所謂善人者非邪遷史有
云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夫使往
來於利心曷靜邪若鮑君者非所謂能體仁而靜者
邪今夫環宇宙間莫非物矣動者植者飛者走者潛

者蹕者流者峙者天者喬者區以別矣唯山爲靜是
故唯山爲最壽犯霄特起奠形莫遷歷萬斯年恒如
一日靜哉鮑君此足以占之矣壽其有旣乎迺作南
山之歌俾侑壽觴辭曰繁南山兮勢崢嶸亘后土兮
凌太清閱終古兮不騫崩彼君子兮靜以寧處市門
兮心不營汰紛濁兮來神明綏福履兮百千齡酌春
酒兮樂且恒朋三壽兮齊岡陵

廣西鄉試錄序

擬作

維是西廣古百粵之軫天地之喬區也湘灘襟帶桂
嶺蒼梧之勝鬱律嶙峋甲于寰寓史稱地多翡翠珠

潘集卷七

九

璣犀角象齒然藏氣中古人文靡章扶輿淑清之質
豈惟物是鍾繁人乎靳抑有待焉爾也唐宋以還柳
宗元氏來刺于柳爰興學校其文辭閱遠遠近師之
厥後趙觀文梁嵩王世則馮京咸以茲土之英舉進
士第一後先炳耀萌祗疇昔有足觀焉 明室統天
敦尚儒雅風斯異矣文教滲漉溢于荒陬肆我 皇
上緝熙聖學身範物先條畫章程敷言庠序諸士子
樂育菁莪附麗皇極咸翊焉有遐古之思則山川之
靈異未洩于古或洩而未震焉者夫亦有待于今也
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言待也維嶽降神生甫及

申言地之生賢也是故鍾靈而產者不以疆域爲限
乘時自樹者不以今古易則在昔先民若稷契臯夔
伊傅周召之流奮庸西服顯名天下聲施無窮其言
若行載之六籍皆致理之基臣則之衷也諸士子能
自得師宣力肄忠克從前人之烈俾爾南粵與秦晉
豐洛並稱永以有辭于世則徼福于山川其蔑以加
夫此矣固爾諸士子之靈也諸士子其圖焉

靖晉錄序

聖皇御極十有三載歲紀甲午晉饑盜起靈石馮負
巖險鳴張烏聚鄙野繹騷民罔寧宇時撫巡奉命

潘集卷七

一十

徂征簡二司大夫之良董厥旅恭川李先生以憲副
受成經略險夷爰有長畫未幾擢叅河藩先生義形
于色誓不以賊遺後人廼申令率師進搗巢穴殲彼
渠魁由是黨與解散道里通行烝人樂業矣縉紳士
形諸聲歌所以頌公德休彰明皇烈也繼而詮次
成帙刻梓傳焉或問余余曰夫去盜者猶之去草矣
草不速除其將蔓蔓難圖也在昔先朝幽薊之寇窟
伏山谷間殆亦無幾有司曠時弗治浸淫叛渙馴至
如雲而起老師費財莫之能制益以邊兵重將漸次
剗平然雍豫青兗徐淮之野殺秦如麻流血成川自

安處之嗟谷風肇棄予之怨自茲而降寢以陵夷世
之密友轉相緣致或飾真以文僞或諛悅以苟容或
挾藝以矜已脂韋便佞忠告不聞背同心之誼而結
比周之黨懷丈夫之容而襲婢妾之態嗟夫王教之
廢乃至于是乎又其甚也以利而交利竭則疎以勢
而交勢盡則反位軋則相傾名同則生忌蕭朱積嫌
于結綬翟公致憤于雀羅公叔以絕交守貞廉生以
市道興嘆謂不有由哉嗟爾諸士其思所以復古之
道乎是故贈言儆戒淵路之仁也左右篤棊周召之
勳也誠能恢弘斯教崇獎人倫絕其霧濁以回流俗
則於詩書所稱其庶幾焉伐木之詩曰神之聽之終
和且平夫友之所貴者信也天之所助者順也履信
達順天斯福之矣此誨敦之義也

送劉東巖入 覲序

明興準古建極疆理天下爰設岳牧旬宣五方三載
以入覲 元后詢風考政剔幽舉明以經邦治以興
民利民是以安廣右爲國遐陬雖治化日敷俗未盡
更者蓋其勢然也猺獠獠狔盤據諸巖寇攘靡屆吏
茲土者則又悲遠虞險罔惜民恫甚而以官爲市冒
于貨賄破義玩刑與中州異矣若是者可以無變乎

哉東巖劉公之爲左使也悉情布公握綱條紀節盈
疏縮罔不中度閱數月而治成然政之大者廢置因
革惟辟專之不能不請于朝也公今日之行其將告
之天子天子下之六官叅互考成迺施郡國則茲
省維新之治不自今始乎况我皇上乃隆成周之
典勤恤人隱不以遐遺公以明敏之才肅將于下按
察石樓陸公又偕以行同心體政胥謀殫忠諸所區
畫譬若矛矢之發鋼注的靡弗當已茲省維新之治
其不自今始乎于時公之寮浦南胡公諸君子屬余
爲贈言別公余不佞書此識焉且以爲越之民慶也

清集卷七

十三

送陸石樓入覲序

石樓陸公以按察廣西至居無何有入覲之行往
之日同臬諸大夫餞之郊諸大夫重公之去也迺再
拜而言曰天下之治散者其萃而后通乎靡者其振
而后起乎鬱者其風而后行乎我國家稽古圖治張
官命職藩司視古方伯按察視古三監府視大國州
視次國縣視小國三年入覲視古述職冢宰聽之以
詔廢置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故述職也者所以
萃散振靡以風天下者也是故于政爲重按察者以
監爲職者也吏之淑慝治之徽惡風之興替繫焉是

故于述職爲難今夫廣西諸郡其不有賢而未舉者乎不肖而未抑者乎是唯詳也斯不眩于采納唯明也斯不徇于異同唯公也斯不偏于憎愛是不可不慎也公以家學登進士數歷中外凡二十年所至有聲茲行也執情運幾罔弗詳矣潛神燭物罔弗明矣貞度肅軌罔弗公矣三者備而舉刺當舉刺當而人心說郡邑理其于國也厥亦休哉陸公迺再拜曰旨哉言乎敢忘今日之辱諸大夫揖余曰子盍敘以贈諸余曰穆哉諸君子之言也其思遠其詞貞情不私昵美不忘規章志昭德有同聲之誼焉是古之道也是古之道也可以贈矣

潘集卷七
十四
賀大司徒錢公序

五嶺而南爲百粵地風氣之殊徵自古昔明興聲教誕敷外薄海嶠然島居卉服之夷馮險竄伏寇竊靡常國家設大臣以蒞之開府蒼梧授節握兵重分關也嘉靖十有四年春提督員缺天子軫念遐服簡命耆碩往撫朕師時桐溪錢公以兵部左侍郎兼憲職而往至之日殫慮訃謀申令明罰大布威德豫而弗愆基年政成蠻獠震息郡邑畢乂百姓按堵稽人成功馬牛宿野人咸舉手加額頌公德休天子嘉

公之烈擢公南京戶部尚書于時藩臬府帥諸寮謁
公軍門僉有慶詞桂林副總兵張經屬恩序厥事恩
曩時爲郎吏居京師公與石塘聞公白川周公皆貳
六卿風軌德音寔隆時望縉紳之士相與謂曰桐溪
之貞亮慈和石塘之端方凝重白川之簡介明達誠
命世之宏才後學之著蔡也罔有間言旣而聞公擢
南京刑部尚書周公擢南京左都御史今公又有茲
擢夫留都 祖宗重地根本繫焉周官大司徒之職
掌建邦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
者也是故別其物宜均其歛賦通其贏縮節其入出

以齊天下之政阜天下之民於此焉基以公之才之
德固所優爲者也矧二三君子同心體國亮采惠疇
則澤被天下當何如哉抑又聞之部院之長南北均
焉爾矣然密勿謀謨北地爲要 聖天子潤色洪業
爰思舊臣行且召公等入矣則夫二三君子日夕侍
從論思吁俞一德其爲天下之澤又不有大焉者乎
易曰雲從龍韓子曰旣曰龍雲從之矣昔在周宣勵
志中興乃惟左右勞臣贊襄奔走故其詩曰文武吉
甫萬邦爲憲又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又曰袞職有
闕惟仲山甫補之是以光闡當時聲延後世如公輩

者非其儔耶異時勳名日茂則所以揄揚盛美以續
六月丞民之雅信昭代之壯觀也恩雖不敏竊傾耳
聽焉

壽胡隱齋序

嘉靖某歲孟冬某日隱齋胡君壽七十之辰君從子
子因爲時彥士邑之人士交子因者咸爲其叔父君
壽登堂具觴焉郁君后齋來問序于余余與子因有
一日之雅故不得而辭夫洪範五福惟壽爲先而富
次之康寧次之是故耄耋期頤人所難致者也隱齋
君幼倜儻不羈好局博之戲耳目聲色之娛夙抱疾

潘集卷七

十六

疾旣而易節殊行儉欲去痾日就康強迺今漸躋上
壽人尤以爲難余嘗謂壽者稟于天合于地會諸時
而成乎已者也四者參互相得而始能壽固不易哉
今夫人之形色肖象與天相通天有寒暑災祥之
偏人有脩短得喪之異雜揉紛紜莫可窮詰按天文
圖籍西宮咸池之次有大星焉曰南極老人所指之
國人多壽考邇聞術者傳言極星介吳越間夫上海
舊屬會稽固其地也故曰隱齋君之壽得諸天矣傳
稱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者在渤海中去人不遠其
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諸仙人及不死之藥

皆在焉吾邑瀕海東望神山恍焉在目川原之所匯
聚風氣之所融結迺有龐眉耆耇之老出于其間鍾
靈毓秀未嘗乏絕豈形勝端使然乎故曰隱齋君之
壽得諸地矣稽古兵荒之世民多天闕不盡其天年
是故亂國之日促化國日舒明興百八十年來厚澤
深仁淪浹寰宇會 今上恭已愛人玄默思道太和
元氣薰蒸滲漉登天下于仁壽之域此其日哉故曰
隱齋君之壽會諸時矣隱齋君治生祖白圭薄飲食
節服用居積趨時條致千金家以饒裕晏子有云夫
人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言人

情須節以正其德亦由布帛須幅以成其度君知富
溢之易奢逸欲之難極制外樂禁內情以歸諸節文
體平氣和迺基長壽則所以成諸已者又有繇矣昔
者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君子不徒貴
無過貴知過以改日徙善也君自茲伊始益以禮義
自坊絕紛華去健羨平物我德自我立命自我凝壽
其有既乎哉詩曰樂只君子令德壽豈言以和易成
德以德益壽也子因聞之曰善哉言乎可以壽吾叔
父矣吾叔父永言保之以綏後祿斯語是徵固家乘
之光也

贈張蓉江掌教序

在昔聖王建國爰置膠庠以貞訓典以造人士才賢
宣作治理乃隆我明之興監于往古學校連于郡邑
青衿習乎絃誦瓌瑋碩博之才俊大光明之業由此
其選也法久而敝師徒曠職覺宇輟聲文溺于華行
浮其實淫縱破義卒以罔功識者蓋憂之矣嘉靖以
來 聖天子作而新之推明道要標示準極且慎擇
師儒用端教本吾邑蓉江張子以歲貢生實應斯求
羣試于 廷克膺首選乃擢河南磁州學正張子稟
懇愿之資抱純正之學茲行也磁之多士有不翁如

潘集卷七

一六

以應者乎夫教人者未有不慎其習者也求慎習者
未有不先其本者也鼓篋孫志朝絃暮歌則詩書禮
樂之教可行已崇正善的后文先行則孝友敦睦之
化可成已靜以平躁和以釋爭則浮競之風可革已
去華以反質黜奇以遵道則大雅之文可還已上達
天常下稽地理中順物情則亮采之功可列已如是
而磁之多士有不逮于前聞者乎崑崙之巔有水焉
沛而爲河汭見靡常放乎四海何則濬其原也士猶
水也導之斯從靡不丕應教人者盍亦惟本是務乎
本端而風化斯興隆古之治可幾矣詩曰淑人君子

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又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送喬燕泉赴河東序

余同年友燕泉先生明敏果毅始爲御史飭法新度矢決風行竟左遷時論惜之矣旣而擢貳廣信又能勤于其官頌聲大作嘉靖丙申春有河東之命時論又惜之會余蒞官西越入其境聞之士若民僉曰公之吏我邦也政平惠流郡以寧輯厥才安如也迺今有斯擢乎玉山令陸子瑚曰公才備矣廉而且明使陟華秉要敷化而弘載民其康哉夫鹽之政一焉耳不拘且簡乎其何解于人士之言以問潘子潘子曰位有崇卑地有散要者設官之體也出入無恒盡職無方者人臣之誼也解池之產國用在焉今邊備所需孰有大于斯者乎其弊也孰有甚于斯者乎逋欠積而丁役散亡勢鹽行而商人告困胥史販夫相緣爲姦不繩則弛過繩則亂又利淵泉藪也稍涉嫌疑卽物論易興匪廉匪明者胡以濟之先生之擢銓衡者其知之審矣且夫盤錯利用者之謂才隨時善立者之謂業百折不回者之謂氣險夷如一者之謂量磨涅而不磷縊者之謂節是故金以愈鍊而美珠以

不滯爲珍先生樹立勲名日茲起矣陸子曰微子言罔以解惑遂請余序以贈先生先生得之喜曰潘子知余哉乃束書戒行翩翩如晉

壽奚月松序

俞子國華來言奚月松之善也謂里中耆老莫並焉月松外襟中愿築室龍浦之濱植松于庭居常婆娑其下或竟日不捨去清宵月朗素魄橫柯則詠歌長嘯情致幽遠號月松君云余未嘗與月松交交其子德良德良淳謹和厚人也以明經著聲庠校中蓋積學待沽者詎非若翁之教然邪國華又曰今年秋七

潘集卷七

二

月惟月松君壽七十之辰邑諸人士與德良友善者咸欲稱觴爲月松君壽賦詩成什因屬序於余余聞謙虛者益侈滿無終華飾易凋堅貞則久天道人事一焉爾矣不觀之月乎望朔之迭運也晦明之交嬗也循環而無端方其晦也三日魄生七日而弦又七日而望圓景凝輝周徧區宇殆其盈也虧斯繼之是非虛者益而滿則損邪又不觀之草木乎桃李春華未幾消歇梧桐早發望秋先零惟松柏之有心也歷冰雪而愈妍貫四時而不改是非堅貞者久華飾易凋邪夫海上萬家之邑闐闐之夫粥良維苦率以歲

利相高馳心紛華之域而力爭刀錐之末者衆矣其
泰焉者則又日事恠淫擊鮮飲醇彈絲吹竹綺麗與
馬之飾眩耀見聞越禮亡度極矣余竊閔焉月松君
市隱而松游乃獨能異流俗處羣而不亂邇利而不
貪居約而不溷其迹遇泰而不侈於情其盈虛之理
得之於月貞堅之守得之於松若是而有享其壽
者乎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君子之行已也進而
知返高而能下則所履者善矣是以自天祐之吉無
不利月松君自茲伊始益慎厥終則其膺難老之慶
裕昌後之福永荷天錫之休以貽桑榆之光寵者安
有旣哉初度之晨冠裳駢集綺席高張詩篇聯軸文
采爛如也酒行被之聲歌引宮汎徵律呂相宣洋洋
其盈耳乎爾時賓主盡驩樂將闋亂以古詩合詞而
進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如月之恒如松之茂

送劉平嵩視學河南序

明興敷求懿德肆于時夏諸府州縣各建學立師誕
育人才繼而法制日詳迺設憲臣巡督歲視同德校
文才賢輩出于茲爲盛正德以後辭人好奇文體解
散甚而毀觚易園以超悟徑約爲高以讀書窮理爲
拙脂韋干進囚首徼名離棄本真俗尚浮詭我 聖

天子作而新之雅志復古開陳心學勒示膠庠然流俗之惰慢未易更也有巡視之責者能無世道之憂矣乎嘉靖丙申歲平嵩劉先生以廣西按察僉事擢河南提學副使潘子作而言曰嗟夫習之美惡徵諸化化之隆替存乎風風之感應繫乎望望之淺深本諸德若先生者有不能化于河洛者乎先生始以進士擢登諫垣凡所陳說根極仁義士論歸之後以言事左遷歷官郎署涵養益深聲聞益廣是故蘊而爲德和而不流介而無傲金純玉粹君子之道也發之爲辭去華返質黜奇崇正龍潛虎變大人之文也積

潘集卷七

一五

而爲望近悅遠慕高山景行一時之冠也若是而有不能化河洛者乎夫鳴陰之鶴鮮有不和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則然也先生負經綸之業隆素養之聲階鶴鳴之資以乘風順之勢有不能行焉者寡矣子德弗類且名素卑雖竊有志而未能行之于廣西故于先生之往不無感于中適同官諸大夫屬予序爲贈迺書此以俟徵諸他日且以自勵焉

廣西鄉試錄後序

擬作

嗟爾多士知今日之所以舉汝者乎知所以錄汝姓氏若文者乎繫昔聞人隱居求道謹之筮仕不僇于

辭迺服在寮永祗一心以成丕德若伊尹欲致君堯舜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卒底厥功豈其空言侈名無所於用哉是故子曰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今觀爾多士之文于論學黜虛以敦實比物以取中簡而易循要而易行也有顏孟之則焉于論治尊美屏惡崇禮後刑飭法經政以昭民極有墳典之思焉于言志揆事罔易其方慮變不失于度有伐檀之節焉執物明儉上德體仁介而不傷和而不淫直而不教有羔羊之貞焉時止時行時明時晦有龍德之中焉夫顏孟學之宗也黃虞治之的也中

潘集卷七

一三

者言其所折衷也貞者言其所以正也節者言其所
以操也君子慎斯以往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
殺不忘其素以成其身信莫大焉詩不云乎淑人君
子心如結兮信也士也罔極二三其德言否也是故
爾多士慎之若毀信廢忠黷利渝志棄厥舊學而惟
身之圖則今之所錄其自銜自媒之具焉爾夫自銜
自媒人斯賤之矣是罔極之行也

贈徐潤之序

國家疆理天下建置諸藩既立之伯以敷政達化復
設其屬佐之譬如爲室柱石棟梁既隆厥任而攄揆

檄題茨塹丹雘各效其能亦所不廢是故小大相承
異位同體所以盛使令備奔走鳩力以成治者也萬
全徐潤之以太學生授廣西布政司都事于時左使
五溪萬公右使松泉夏公同心體國條節盈縮要會
出入端本釐政百度咸宜罔或失墜時潤之有任使
之勞焉二公稱之曰勤且敬共朝夕罔敢或渝二公
稱之曰慎予嘗論世之仕者不憂其乏才也惟勤厥
職之難不患弗敏也而惟弗慎之患是故理紛糾者
存乎才辨幾宜者存乎敏所以成其才敏者存乎勤
守貞以成其勤者存乎慎弗勤則荒荒則于職也廢
才敏奚施如是而欲舉其任未之有也弗慎則肆肆
則無所不至日皇皇焉而惟身之圖如是而欲舉其
任亦未有之也潤之盡是二者于今日之職有弗稱
焉者乎慎斯以往而無所失焉則隨其所履職有弗
稱者乎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終之不易保也
潤之勉乎哉潤之六載考績當行其同官諸寮咸來
謁予乞予文以張之二公復謂予曰徐生可教予故
不得而辭迺告以保終之道且風居者焉

贈王子明序

定與王子明才敏而達筮仕廣西無何以公事北上

且使道省其仲父南臯公于留都辭予問政余曰爾
惟求之學已乎問學曰惟求之身已乎未達曰政以
問學爲先學以成身爲大爾惟敏矣無躁于爲惟其
靜爾惟達矣無眩于華惟其實靜以居之實以行之
斯德崇而業廣矣請益曰爾惟求之志已乎君子不
患學之未脩患志之弗立志之弗立欲從事于學焉
猶却行而求及前也不觀燕人之適越者乎必志于
越而後力行以求至斯越可幾矣是故志也者所由
以適于道者也志立矣以之脩已則德崇以之行政
則業廣我聞南臯公者以碩德元望進位司空固政
學之宗也歸而求之有餘師矣余亦何言

送周白溪之福建序

白溪周公之爲貴州左使也左遷廣西按察使大夫
士聞之咸驚詫不平公獨曰人負官耳官其負予也
與哉居無何復擢爲福建右使人咸爲之賀公又歎
然弗居也曰吾盡吾職焉爾不以進止而徇時吾量
吾力焉爾不以毀譽爲加損斯非有以自勝于中者
能之乎于時同官諸大夫重公之行乞言爲贈恩辱
公知愛最深且久故不得而辭公起家進士歷刑部
郎中行脩職舉已有赫赫名擢僉河南憲事某時守

鈞爲公屬吏得公之政公振綱肅紀大事斧決小細
川蓄禁不用刑勸不用賞民懷吏畏令聞益章章著
明矣旣而擢副憲擢叅藩又擢廣東按察使擢雲南
右使晉貴州左使至今官敷歷益久德望益隆是故
溫而栗簡而毅介而能容莫窺涯涘可以觀其德焉
事無留跡獄無滯囚經紀因革商度利害無不中成
敗可以觀其材焉不矯情以釣名不違道以干進可
以觀其識焉時有利鈍名有顯晦揚之不加而抑之
不沮可以觀其量焉是非深有得于己者吾未見其
能然也夫得于己者深是故世之我庸弗之喜人不
已知弗之戚矣是故爲郎爲臬爲藩罔弗稱矣是故
于洛于滇于貴于廣于閩罔弗宜矣夫往者來之跡
也政者心之用也公他日進陟端揆典司樞要又不
爲名卿相矣乎彼沾沾競于勢利以失得重輕衡于
心欲大有樹立者難矣詩曰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
之右之無不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公之謂哉

贈龍雲東叅政序

雲東龍大夫以昭州守擢府江兵憲歷茲土者凡九
年天子嘉其績乃陟浙之叅藩府江難地也浙善
藩也或以大夫爲喜潘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

君子之仕漸以行道非爲其身私利而已是故不以難而阻其志懾不以易而喜其氣盈矧浙有未易者乎方今天下風俗奢財用匱吏多失職民不樂生爲叅藩者將不能晏然已也或曰大夫未優於此耶曰優矣吾嘗暉其素筮仕于祁振窮恤乏布惠宣慈政以和壹予繼其後成法是守得其休養之仁焉繼遷廣德洞悉物隱旁燭冤幽過惡揚善境以大治吾聞其明察之義焉再登郎署執德不回淑問明刑弗愆于度予時爲同官得其欽恤之懿焉其守昭州也撫夷又民克威克愛抱鼓不起聞其救寧之略焉旣而

秉憲茲方益宏乃績民束于馭官軌其程遐邇順風政罔闕過得其貞度之烈焉夫殊地而同功異政而均效者其材全也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此之謂與或曰然則大夫有本乎曰有本矣予嘗與大夫論學其言曰君子之學合道與器而一之者也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思以精之而后達之於行斯沛然矣世之務明心見性謂爲自得者不亦頗乎夫其學也正其動也中其用也時若大夫者達諸天下可也奚有于叅藩哉時同寅諸君子聞之咸曰子言有徵矣以

贈大夫大夫曰請無忘吾子之言迺再拜而別

送汪西潭序

書紀唐虞之際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綜覈登進之典何其詳哉後世考課之法厥義蓋昉諸此始未嘗不飭厲末稍靡玩也百司庶府率以尺籍具文所錄功最多襲冒虛辭以相眩耀銓司所低昂上下者孰從而徵之是故不能不稽諸聽聞所聞見失真或又以名掩實進浮華長虛競斯其所蔽也君子不以人易欺也而徇名不以莫我知也而廢實然而實之懋者卒亦表暴于時

潘集卷七

三

要之公論有不可誣者云汪大夫之僉廣西憲事也巡視蒼梧者幾二載以歲事如京師者逾年署總憲暨兵備府江者咸再閱月所至審興革問瘡痍甦困苦鋤強暴恤刑獄視城垣閱兵甲往往勞勤著聞其在蒼梧者尤章顯矣大夫嘗謂余曰茲土之氓困於苗夷者無寧歲今以召募之卒分戍諸堡糜廩食無益攻守非計無已則復屯土兵之法乎其陳度利害繫累若貫珠罔不見情實當成敗夫鷲鳥之所能擊者迅其羽也芒刃之所能入無間者淬厥鋒也以大夫之才之績遲以歲月所樹立于時者又惡可勝道

迺今以考績行矣昔人之論治必曰久任夫久任而
后賢人君子得殫其才以成厥志也余近時睹聞則
又異甚郡縣之吏未滿一考輒以小勞遷去夫銓曹
拔擢激揚之術非余所知然揆之於古失本約矣矧
大夫名實久著者又惡能爲西土留耶夫古之黜陟
以三考雖若迂緩過遲然任者必如此而后有以定
其志以安其民今之數遷若敏且速矣賢人君子往
往無以盡其才以究其安民之政二者其奚取焉大
夫之行也同寅諸君子屬余以言余故論而敘之蓋
重惜西人之無以留大夫云爾

張筠菴壽序

吾邑筠菴張君者性雅靚好竹植竹環庭日詠歌其
下迺號筠菴嘉靖某歲壽六十之辰其子允治將稱
觴壽翁造筮江子請序焉筮江子問曰若翁好竹請
以竹壽可乎維彼蓬山有浮筠之榦葉青莖紫子如
大珠鸞鳥翔集砂礫披紛烟雲異狀迺有羣仙羽流
往來容與風至竹翻聲如鐘磬之音於是貞夫逸士
墨客騷人若王子猷之倫卜築考槃嘯詠終日短詠
長歌楚調唐律冥合玄微酬荅風月蓋非獨娛身目
資暇日而已此天下之至適也可以壽乎曰清虛之

累晉有竹林未足壽也曰大夏之西沉淪之陰是謂
嶰谷籠鐘篳篥叢倚攢立春雨拂乎枝端秋潦漱其
下趾夏則烈日炎飈之所激也冬則朔風飛霰寒氣
之所肅也是以三年爲竿六歲成叮乃使操斤之士
入山取之節解支斷審短絜長伶倫命律夔師協呂
列于階序八音並舉爛漫紛葩中曲赴會急如水流
飄若鴻驚洞心貫耳釋躁解醒此音樂之要眇天下
之至娛也可以壽乎曰耳目之娛樂盈斯反未足壽
也曰聞之傳記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焉下則根
莖鬱抑輪囷莫測上則直節勁條干霄特起或剡矢
以張弧或殺青而作簡繇是文武之士各擅厥良舍
毫絲邈彎弓凌厲抽緒綴詞伸臂滿紙穿楊飲石命
侯如樹此天下之絕藝垂世之光烈也可以壽乎曰
藝成而下君子卑之願進其說曰詩稱葦竹易美蒼
筴禮謂竹之有筠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比德焉恂幅
無華宛如籜葉之靚貧賤不移齊彼歲寒之節守貞
履道獨立介如同符其外直先人後己秉心謙抑有
類乎中虛是衆美備之一身令聞昭于罔替者也是
不可以壽乎曰此吾父之日兢兢焉而未能也曰余
又聞之福必斲于戩穀壽莫永于錫類高岡之地叢

竹旅生承雨露于天際凌霰雪而不凋迺有龍孫挺
秀琅玕垂實於是朝陽之鳳就食于茲文采耀乎雲
日和聲薄于霄壤此希世之珍文明之瑞予是之圖
固不朽之業也是不在子歟張子迺避席言曰某不
敏幸子言之辱庶幾日懋不朽是圖遂書以歸之爲
其翁壽

筆沙卷序

龍浦襟帶邑治爲海上之勝其在東南風氣崇鬱潮
汐奔駛積而成沙若筆架然尤茲方之勝鍾靈蓄異
越有歲年陰陽家者流迺以筆架山爲文科兆其說

潘集卷五

三十一

所從來遠矣文學康子厥居近焉迺以筆沙自號術
者曰山澤崩英闡於旣盈子也當之康子幼而績學
長而名立年四十而煢煢未之遇也潘子廣其志曰
君子所謂文者豈顯顯於勢位利權已乎亦曰勤其
德業而顯晦升沉通塞得喪俟夫時而已矣是故守
貞秉義履道飭躬介然不撓蓋取諸筆敦仁累厚長
善崇德不邇於薄蓋取諸沙時我庸也尊主毗民宏
經綸之績時弗之庸也脩身俟命增丘壑之光斯謂
文之至也彼役役於利祿富貴云者不亦未乎大司
馬甬川張公序贈康子以白沙陳公相期勉夫白沙

當代名儒學士大夫迄今推重焉若此者勢邪道邪
善學者當知所決擇矣吾子其圖焉康子來請余序
余廣尚書公之意如此

潘筮江先生集卷之七

潘集卷七

潘筮江先生集卷之八

序

賀奚敬齋封給諫序

嘉靖十有五年冬十一月 聖天子篤生元嗣誕敷
恩典凡京官未滿一考暨在外諸司七品以上官歷
三年無過者舉獲推恩所生于時奚子遂卿方以吉
士養于藝林未獲登厥職同館者合詞陳情于朝吏
部議以諸吉士久勤勞館中幸會盛典請假授職日
得如例推恩所生各以其官 制曰可越數月遂卿
授禮科給事中父敬齋先生迺得封如其子之官蓋

潘集卷六

一

特恩也邑之士大夫咸爲敬齋君賀而子恩序之其
言曰是舉也見天人交與之誼焉見 皇上體臣之
周焉見敬齋義方之教焉見遂卿移孝之忠焉奚氏
之先曰樂善東雲翁者咸有隱德行義聞于時逮我
敬齋益隆先緒孝親睦鄰敦本尚實故賓于鄉者三
世弗替猗其盛矣夫德懋則流光遠本固則枝葉繁
是宜天降之禧子孫振振而福祿靡艾也故曰見天
人交與之誼焉大哉 聖孝篤因心之倫廓股肱之
愛推其禮以及乎臣賢其子而顯其親廣矣大矣始
天之覆如地之載矣如日月之無不照臨矣故曰見

體臣之周焉吾聞敬齋君者克訓厥子發跡賢科蜚聲諫議勲名之立曷其有涯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故曰見義方之教焉夫身也者親之枝也學以致道道以立身立身以事君陳說宣其悃誠司政效其智力竭匪躬于當時熙洪號于來世凡所以成其親者遂卿優爲之矣故曰見移孝之忠焉恩舉癸未進士越十有四載以廣西按察僉事家君願菴先生始與例獲封得從大夫之後方私心自喜以爲不偶之逢故於敬齋君之賀也益愕異歎嗟多忻幸之詞切報稱之願致交勗之忱言有盡而情無已也遂卿子勗之不以予爲同心之言也哉

滯集卷八

二

邑一丁君臺獎序

明興綜理宇內畫野分疆以爲郡縣建長置貳設叅縣有令矣丞復貳之所以佐令毗化贊國家育養黎元也職卑匪崇然責親民最要且重苟非其人遺虐百里是故天子遣輜車之使攬轡巡行問民疾苦糾察非法長賢絀不肖其德惠遠矣豐城丁君丞上海之三載侍御泉州陳公廉其賢下有司若曰丁丞守慎不變政簡宜民其行學師生具儀獎勵以昭國家禮勸之意有司舉行如典士庶咸嘆丁君之才克

受上知而侍御明以得人也者民某某造子乞言贈
君子惟爲丞之道無他在獲上而已矣獲上之道無
他在得民而已矣丁君寬厚簡靜政務不舉民用悅
和以受上知可不謂才乎予曩時讀郡志至職官考
未嘗不廢書嘆也上海自置邑以來歷年幾何爲丞
幾何乃勝國前則有克自樹立書于名宦傳者矣明
興後寥絕無聞何也豈丞職卑紀事者弗之錄耶無
亦以其自諉於薄容容徇祿無以表見于時也昔人
有云丞其負余耳余負丞哉此憤世嫉俗之言非至
當語也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濟

丞何負於人哉丞親民之官也丁君職水利水利之
於民又至要也吾邑古稱澤國百川委輸注于海潮
汐靡常沮洳之所病于恒雨厥地高亢水莫之繼又
病恒暘數歲田穀不登財用日匱今年秋海水爲災
決鬻隄防浸灌阡陌民病昏墊往代水利事遣官置
堰閘治田圍歲無虛日邇來則希闊不講若之何也
丁君嘗語余曰邑西水鄉荒穢不治必也大用民力
增立田圩一勞永逸庶乎可濟爾惜某職薄而莫之
行也夫其志若此使毅然以行又安有不遂志者哉
如是則循良之書當自君始其與臺獎之榮孰爲多

者丁君勉乎哉

刻政訓序

政訓之輯惠安彭公韶總蜀憲時刻也公爲時名臣
今觀其序辭寄嘆助奢言慤指遠嘉靖庚子歲平川
陸子時雍以僉憲至旣禮慕其爲人復慨時政乃廣
公語意再刻梓傳焉書來問敘于恩恩曰是亦可以
傳矣刻之者其有憂乎夫政者正也匪身之正胡以
正人是編皆聖賢傳心之學先達已試之方其言若
行雖人人殊而要之指歸罔不由已之正以施于政
者也匪正是訓于何其訓故曰是可以傳舉其要且

切可拯時弊者則莫如真西山諭屬數語其曰四事
律已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蒞事以勤皆所以言
正已者也其曰去十害斷獄不公聽訟不審淹延囚
繫慘酷用刑汎濫追呼招引告訐重疊催稅科罰取
財縱吏下鄉低價買物所以言正已以施之政者也
不先四事不能去十害不去十害而曰我能爲政者
末矣世有長民之吏偃然肆於民上內恣怡德外事
彌縫行賂賄樹私交宣巧佞徵頌考碑驟遷橫調獵
取華顯固今日賊民之尤者奚啻助奢已也無亦謂
人莫予知也乎哉抑謂人知之而冥頑不顧也詩曰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醜面目視人罔極夫夫也將
何解於詩之云安得懸鐸于遠鳴鼓于庭日誦是編
使之聞之也故曰刻政訓者其有憂乎

別蔣道林序

今上御極十有九年爲嘉靖庚子 上方嚮意人材
遴選儒碩視四方學政于時道林蔣子以四川僉事
擢貴州副使往焉瀕行謂余曰何以贈我余曰吾聞
之也君子之學惟脩己之急而非治人之患其教匪
藝文是上而惟興行之難我國家建置列省爰設膠
庠後以憲臣巡督歲視菁莪棧樸之化洽于區宇繇

宣德正統來督學著聞者余不暇悉省記如文清薛
公之在山東親率諸生陳說經史不事楚夏人咸稱
曰薛夫子其興起道學之功爲多陳公士賢在南畿
徧歷郡縣止宿學宮默然端坐令諸生講小學習禮
時亦翕然從化若虎谷王公邃菴楊公相繼于陝則
又振揚風紀廣厲學官故其造就人士之功亦足稱
焉夫王楊二先生以嚴治薛陳二先生則以寬服人
其體局殊矣要之名實章章表異者則人咸曰文清
云此何以言之蓋其省身克己之功旣至而更化作
人之效加顯也蔣子奮起湖南進升太學從甘泉湛

先生游講明理要其超悟妙解又多自得不滯于語言文字間凡同志之彥無不心傾退讓蔣子者故道林子之名日聞天下茲行也貴陽之士不其幸乎貴居國南偏去京師絕遼遠異時地多尚武邇來則彬彬文學縉紳接踵鄰於上邦鄉舉舊列滇南茲又增加解額俾專設科固蒸變向極之會也夫英光函蓄憑時而震發者未有不待逢其會者也故天時與人事寔相表裏子之往也乘可爲之機審先後之教酌寬嚴之中端本善則明道正誼予以培植豐芑爲國龍光則與昔賢乎何讓貴陽多士不亦有攸賴乎哉

潘集卷八

余往年視學廣右亦恒以作人爲志顧德弗類勞而鮮功由今憶之不無疚于衷若子者吾知其進于是矣子其勉哉間余謂蔣子曰何以處我蔣子曰吾聞之也君子之學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故不怨天尤人日躋疊焉耳矣時余有歸志蔣子又曰子不云乎果哉未之難矣余聞之慨然起謝廼相與再拜而別

撫治錄序

撫治備遺錄獅山柯先生任重夔兵憲刻也重夔作蜀襟喉乃稱要地北包隴漢東聯荆楚南接貴竹土

夷酋長糾紛于外巖險翳營盤據于內是故其俗獷悍易相扇亂數盜哨兇號爲難理國家置憲臣開府于達控制施州諸衛振揚戎兵讐服夷落名曰撫治何言乎撫治也緩之則弛急之乃亂蓋恩法兼施之謂是故稱任爲難歲戊戌先生蒞茲土按牒考圖絜綱舉目補殘興廢仁義是程經權互用凡區畫夷事條列邊防不棘不綵動中縈會遐邇咸治矣且崇思政本以張益州平糴法爲保蜀完策劑量損益關白施行語詳具錄中越三載當代考稽案牘日遂遺忘廼刪輯要凡鈔梓以傳爲若干首其星軺所指發之詠歌閭暢土風咨諏人隱均與政關故亦錄附焉夫達人並觀君子恥獨在昔子文爲楚令尹凡其舊政必告諸代來者夫子與其忠若先生用心公而且博揆之子文殆又過焉詎不謂難哉後之遐想流風徵睹舊貫師師相長則是編者固鏡觀之典要也時余分守川東辱先生交成之益爲最而久樂斯錄之就也僭附以言

永思訓辭序

余思古今篤行士愛厥子者類有訓言以章志淑教然子之服習弗勤卒過佚前休莫之有聞于世吁何

其悖也約齋劉先生初舉進士父東樓翁致書京邸
其論承上接下持已處衆之道疊疊千言而克拘一
語尤作德之方聖學爲仁之要也翁之所養于是可
知先生奉以周旋越二十餘年罔有攸斁是故始任
秋曹再遷文部繼而歷叅藩晉掌憲所至有赫赫名
要之得於訓辭者不誣矣先生言曰勳德弗類祇承
先子教言恐昕夕失墜故思表章以永厥傳此其志
何嘗一日忘父母耶書曰若考作室旣底法厥子乃
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夫底
法菑田父之慈也弗堂弗構弗播弗穫其諸謂之何
是故孝莫大於成身成身以顯其親以垂厥後保業
亢宗永受多祉何懼乎湮沒而無聞人亦有言孝爲
德本本立則道之生也孰禦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
類言道生也

送侯三峯總憲序

皇朝稽古立極建置列省康乂兆民內設司寇掌邦
刑御史臺振揚風紀外立按察以兼之按察使理一
方刑獄故以提刑名又甄別淑慝糾正官邪持一方
風紀故以觀察爲義厥任不要且重哉予曩時爲刑
曹郎吏覽觀天下所上殊死囚歲終比其數以質於

朝者悉不下數百人因思遠方遐邑民之死於桎梏
笞箠又不可勝紀則未嘗不愴焉興嘆也嗟夫我明
仁厚開國列聖相承百八十年來涵濡煦育不啻
如春融天覆而刑獄未措若此豈郡邑有司所以化
導民者弗至與抑長吏督察於上闕略鮮倫教飭之
亡素也長吏如憲使則又總持風紀糾察非法以端
齊政本施諸民庶者也不能期於無刑迺日斷斷于
簿書法律間以是爲盡心焉未矣嘉靖歲辛丑三峯
侯大夫以四川叅藩擢廣東憲使東廣遼遯之邦也
地產珠璣珍異毛革角齒之材竹木果布之湊海饒

魚鹽貨利可爲樂土邇聞凋落漸異曩時瓊崖諸黎
恃險作寇猺蛋夷獠與民雜居住往阻化繹騷豪家
大姓間以財雄役屬貧弱侵牟罔忌山谷愚民則多
以無知冒抵法禁百司小吏謂遐阻弗樂於官至則
奸美利自營以故奉職苟且政化不興欲民夷弗犯
於有司固已難矣噫風之敝也可無變乎大夫秉心
直諒識治達微嘗爲司寇郎矣民以不寃嘗典郡守
矣以廉平章顯嘗副臬憲于南贛矣單車詣賊山峒
諸酋感泣悔過方上救寧茲行也以施於郎署者而
淑問詳明則刑獄無不平矣以行於守郡者而貞軌

立度則人利無不興矣以效于贛南者而經略圖惟則土夷不足患矣必也辨臧否慎舉刺端教化刑期無刑以贊成熙代平康之治爲天下先茲希有之功而名世之業也大夫其往哉大夫將行藩臬諸公故事有言贈左使松洲柴公屬筆於予松洲嘗總憲茲省知廣中事爲詳授予指廼予次第其語序之

重刻洞庭集序

歲壬寅杪秋余繇蜀東下道巴陵登岳陽城樓覽洞庭之勝也時百川灌注巨浸浮空清風南來水波不興返照烟霧輝映羣雉白雲拂楹君山若槎四顧微

潘集卷八

一十

茫邈乎有遐古之思會余同年友陸明府篋齋在坐出舊集示余且謂余曰斯刻已漫漶不可讀余將僭爲詮次上邇晉唐迄我明弘治爲斷刻傳焉正德嘉靖來諸作俟後君子裁定若之何余然陸子言陸子廼屬余敘余惟楚九江七澤稱雄天下舊矣形勝瑋瓌浩淼泓演奇蹤秘蹟莫可勝原固圖牒所侈言藝文者所綜思也昔在騷人貞士流寓羈縻往往抉摘搜羅攄寄情神闡揚靈秀言人人殊以故文辭爛然可觀記矣然商舉大略不出憂樂二端處順者樂居逆者憂樂者其志愉憂者其志鬱樂者其辭平憂者

其辭險平易淫故多失貞險易傷故多乖則蓋情繇
境移言以情異失得之致可攬而窺善乎宋范公文
正之言曰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
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又曰先天下
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微斯人吾誰與歸夫憂
以天下則不已悲樂以天下則不物喜不已悲不物
喜則無傷淫故其文可傳持文正公之言差等作者
其辭之協於是者其正可知也其辭之詭於是者其
否可知也其正者可傳其否者不皆可傳可知也緣
情上論爰定折衷則雖古今寥隔取棄殊塗詎易斯
軌乎陸子夙抱希文之心長通溫厚之教其賞識必
精選評必當以是刻而傳焉雖與茲湖山同永可也
余良短於文顧私心嚮慕其成且願附名斯籍遂論
敘歸之

壽楊太淑人序

嘉靖癸未春恩舉禮部時受知方城先生楊公知公
母夫人之賢也後二十年壬寅冬予以職事蒞東萊
會掖縣龐令持先生書至自固安予諗公起居知公
母夫人之賢益詳又知明年癸卯春三月爲夫人壽
八袞之辰公暨伯兄湖臯先生皆以博學宏才舉進

士及第公辛巳第一湖臯丙戌第二時公敷歷中外以太僕卿致政歸湖臯進位宮寮皆柱石之材公輔之望也時母以先生貴封太淑人云夫坤道以成乾爲德其功之大者在生物今夫國家所須爲理繫在才賢所以長育作成則天下之賢父若母也嘗觀天下之人母賢而且壽者蓋鮮賢矣壽矣或其子不顯榮顯榮矣伯仲或不能相繼美若夫聯跡危科頡頏藝苑爲時名臣福及壽母固數百年所未有者也母以間值之英備閨闈之懿乘熙洽之運生賢體國錫類無窮則其受綸綍之榮被冠服之華享難老之

慶益隆上天之孚佑再荷明廷之寵光以極生人之樂者又安有涯哉恩出方城公門下辱知愛最深謀所以壽夫人未之由也廼卜延壽之易得同人之旅其繇曰鳳凰在左麒麟在右仁聖相遇伊呂集聚時無殃咎福爲我母再卜得需之坤繇曰溫山松柏常茂不落鸞凰所庇得其歡樂今天子在上側席思賢毗贊元化可謂仁聖相遇伊呂集聚公之伯仲氏其庶幾焉福爲我母夫人以之松柏鸞凰得其歡樂厥亦維母之祥神告之矣於是擬爲太淑人壽祝曰母氏永貞有如坤之策數

棟塘李翁輓詩序

往子讀漢史至范蔚宗傳逸民未嘗不喟然嘆也曰
思哉所聞絜古達人致身青雲建功宇宙垂光竹帛
靡有在然彼閭閻之匹夫一旦行義有聞輒就詮次
與之等埒吁何異也載觀會子原憲之流潛心聖學
環堵而處曳履而歌聲滿天地跡其自得夫豈待勢
位而榮組綬而貴者哉然後知曄之著述未爲過也
四明棟塘李翁戢德隱耀壯遊齊魯燕趙之墟充然
而返以詩酒自娛逃名泉石間若將終身暨其子侍
御君位躋顯通迺清約自持無異疇昔故一時人士
咸高其義殆古逸民之儔乎夫生榮死哀此輓辭所
由作也若翁者其可傳矣矧有侍御之賢以似以續
則翁之風烈引於來世者又惡可量哉詩曰孝子不
匱永錫爾類斯之謂也侍御君同余舉進士與余善
因其詩也而論敘之

趙曲江太常八十壽序

曲江先生趙公少舉進士歷奉常卿以歸優游林壑
者三十餘年先是癸巳冬壽七十餘作九峯演說二
詩以爲公壽今年癸卯公壽登八袞形神完固視聽
不衰厥配潘夫人亦並壽儷美云夫壽之爲言受也

天授之人受之其德厚者其壽延德之薄者反是今
夫海百川灌注波濤瀾汗品物類生蕩霞沃日萬里
無際虛以畜之也今夫山崇岡巨嶺委蛇相屬金砂
珠礫異木珍材函奇吐耀厚以載之也是可以觀所
受矣彼椽勺之器水盈卽涸培塿之土貞幹不生所
受異焉爾公年彌高養益粹量益宏絕人我去比鄰
溟溟淖淖登於無朕渾渾淪淪歸於至真是可以觀
公壽矣余以職事蒞齊東登蓬萊山閣也會弟惠使
來言曰曲江公之壽鄉諸縉紳咸往賀某與公仲子
姻也誼可後諸非兄文無以藉手余時觀海上諸山
雲物變換隱隱鱗鱗若喬松勁柏鬱仰扶疎若離鳳
翔鸞翩翩上下若羣仙羽士乘風駕烟遊戲容與古
傳記所謂十洲三神山瓊樓丹室碧樹瑤枝琅玕玉
禾諸物恍焉見之莫可殫狀厥亦惟公之祥公壽可
量乎其將無算

山東鄉試錄序

擬作

嗟爾諸士若知今日之以文舉者乎夫文道之顯也
記曰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夫言之
經緯謂之文信之所成謂之道文而匪道誰其與之
古之君子若臯陶稷契伊傅周召之爲臣程力效忠

指諸勳業彪炳暉著莫可企及今觀典謨訓誥諸篇
卽一話一言必日見之行求底可績豈其虛中澤外
空言無當者哉周末文勝學士大夫始有徒言者孔
子憂之故其言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
之有得首系之易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
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夫脩辭立誠以存忠信
其爲道也何以尚焉孟子又後出時爲戰國距邪放
淫陳說仁義載諸簡冊固諸士所誦法焉者也三代
以降文與道裂治亦豐焉明興重道崇儒斥浮悖雅
百八十年以來治功允成文盛斯極我 皇上膺曆

統天圖先幾化洞契道真恐枝葉之勝而本實傷也
親製敬一箴頒之寰宇勒石膠庠示求原本蓋上溯
精一執中之傳而以古之英賢望天下士也諸士朝
絃暮誦目玩心惟有所從事者乎昔人之贊孔
子者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厥後孟子亦宗之傳心
之要無出於斯矣今爾諸士非孔孟之鄉後人乎景
晞前哲能自得師亦曰遠宗孔孟之心學近守 皇
上之訓言則於道也得其深矣傳曰登太山者小天
下觀於海者難爲水夫太岱山之望也北海水之宗
也孔子道之準也諸士產於茲土仰瞻俯視遐思邈

聽有不惕然以奮者乎惕然以奮剗削浮華歸諸砥
極履道守貞以成資言之信爲天下先裨昭代文明
之化章 聖天子作人之功斯無忝於孔孟之鄉後
人矣諸士勗焉

學憲唐龍江七十壽序

吾邑唐氏自晉陽來徙不數傳族屬繁衍代有貴富
聞人及龐眉耆艾之老蓋慶源所鍾由來遠矣我憲
副龍江公繩武克宗以進士起家敷歷中外者三十
年退居林壑者又二十年歲甲辰冬公七十誕辰其
從子上舍君攷袞暨諸子姓謀所以壽公者來問序

于余某也晚進仰止公休蓄山斗之思舊矣於其請
也義安可辭余惟古之君子進而敬共職業行道於
其國退則貞志軌物明其道以教於鄉若成周盛時
國都州黨咸有飲射讀法之教行於學至二十五家
之間巷口亦有塾閭內致仕之老朝夕坐其中民之
出入者聽受教戒焉是以人材衆多風俗粹美後世
鮮儷秦漢以來斯道廢矣宋如耆英諸賢退處洛中
言論動止循循禮度足爲士庶之師其於古道猶庶
幾焉公以瓌璋之才純博之學弱冠登科筮仕東明
脩政愛民爲名令進位諫垣砥節勵忠爲名給諫遷

職曹署明刑淑問爲名郎迨陟臬司端本飭教爲名
督學歸而處於鄉也宅心以仁緝身以謙比衆以和
惇行孝弟崇獎人倫邑之稱長厚名德必曰唐大夫
云嗟乎吳中近俗相尚浮靡於持身之誼則廢罷不
講安得如公者數人相與倡率立表於上使邑中子
弟有所法式而傳之四方師師成風亦復如是則於
國家風化之道不無裨助也已緣公德知公壽則公
之享年獲祉詎有窮乎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
儀一兮心如結兮又云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
人胡不萬年言以德徵壽也於是唐之諸子姓迺進
萬年之觴爲其從父壽而歌鳴鳩之篇以侑焉

賀顧孺人榮封序

我 皇上御極之二十四禩爲嘉靖乙巳秋九月

宗廟禮成下推恩之令覃布中外上海顧君從禮任
內閣中書舍人掌翰林典籍事迺膺封典其母李氏
得封太孺人州別駕韓君春江蓋孺人之夫之甥也
謀以賀孺人者來問序于余道孺人之賢甚詳粵自
彤管職廢女德鮮紀婦之有士行者寥絕無聞吳中
風俗腴厚之家持禮者鮮貴富之習逸欲易生其在
閨門尤嬾嫚奢蠹我閩則是故教本不立後嗣無

所於觀子衿佻達多不雅馴不一再傳往往佚世辱
先者何可指數孺人出名族性謹純及笄歸顧東川
先生顧自廣南守草堂公以來族日殷盛東川席祖
父之業僮僕數百指家政絲如悉孺人從中區畫以
禮以恩辨若井井又善誨諸子弟諸子弟雖生長綺
紈猶矜矜厲名行下視韋布無異錫類不匱孺人有
焉豈惟東川刑于之化其內助之懿天性然也是宜
天降之禧子孫繩繩康爾眉壽福祿其承詩曰瑟彼
玉璫黃流在中言福澤之降慶源所鍾其來有自矣
東川先生曩以國子生待選銓曹抱經濟才兼通玄

理精方術有司奏改御醫供事 闕庭伯子中書君
亦慤敏深沉珥筆館閣皆嚮用伊始次而昆季諸賢
若國子生某某庠生某某咸以文學相濯磨挺秀函
奇激昂霄路蒸蒸有登進之思則夫孺人之所以綏
後祿膺寵榮於來日者詎有既乎余不良于文辭春
江君猥以賀言見屬不克終辭也姑次其語歸之

壽曹桃谿序

余內子之兄曰曹君桃谿者世居吳淞之桃浦以是
號桃谿桃谿君自厥祖中莊翁以賢雄鄉父子相繼
掌鄉賦代有隱德聞吳中閩思齋鄭公令邑之四載

擇惇謹者掌賦桃谿君與焉未幾鄭公去代來者百
凡供億必悉取諸鄉鄉掌賦者不支則秋毫必分辦
于里里則網諸下之民日擾擾焉君獨自裁給不以
是而有所煩于里之民及訖役逋欠百計君顧粥田
宅充繇是家日不裕矣夫人之情恒難處約故不能
無伎求于人君頽然自足獨無伎求躬耕明晦興到
則引壺觴嘯歌與野老爭席有古鹿門谷口之風桃
谿君之名繇是而日益有聞矣嘉靖歲丁未君壽五
袞孟秋某日迺其懸弧之旦文學何子堯張子獬君
子壻也余三子允哲允端允亮君甥欲晉爲君壽謀

所以侑觴之助而請于余何子張子曰惟我舅氏舍
和秉英坦坦履道幽人之貞終始一節聿成令名賁
于丘園天其永齡余曰詩稱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又
云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允哲輩
進曰恭人溫溫粵惟德基維我舅氏宅心孔夷家著
孝友鄉贊仁慈桃李何言其下成谿余曰小子識之
詩不云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之謂也我聞諸福
莫難於壽致壽必原諸德樹德始於不忮求是故古
之風謠頌祝恒以德先如曰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
介景福此之謂也何子作而曰是可壽君矣是日金

風首涼彩霞呈色極星麗霄嘉祥爰萃子姓姻婭羣
聚咸快目歎異起而觴君相與賦雄雉之四章其聲
清以緩其樂也衍衍繼賦鳴鳩其聲和以柔其樂也
油油亂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相與飲酒甚驪夜分
始罷

贈孫望川序

望川先生令上海之四載爲嘉靖戊申擢南京工部
營繕司主事瀕行邑之人士咸有誦言爲先生贈校
師方君中洲劉君檢齋潘君石橋暨諸生趙子恕胡
子來宗因問序于余余廼爲之序曰縣大夫職親民

蒲集卷八

二十

凡境內化理弛張廢置咸得專之其欣戚相通猶
之一體是故君子之厲志效時者恒兢兢於此云吾
邑昔稱壯縣邇來歲屢不登用匱民惰政教頽廢不
舉綴學之士任信口耳違棄本真日趨簡便胥史之
盜深文舞法羣聚巧伺魚肉善萌鄉曲之豪負貲兼
弱武斷力攘侵賦隱徭緣以自利弊也甚矣先生下
車之始迺厲學宮植本培化率禮責業不以詞色
假借人曰將以繩之古也杜狡之穴塞倖之門吏隸
有犯輒一切從事不貸曰將以遺之安也詳催科之
令勤較閱之期明敗羣之禁國賦歲輸咸辦罔後曰

使上下之鈞利也其不知者或相與滄滄訛訛謂厲已矣先生聞之不沮不撓曰凡吾所爲以明法爾明法以揀時爾率而行之罔變厥初久而化行民範其程吏束于馭章縫循軌間左又安頌聲作矣余竊恠夫世之長吏或以武健相高雄鷲刻深視民人肥瘠不啻秦越其下焉者脂韋卑卑與時浮沉謂姑息之政可給民也假令阿世取容致位通顯卽國家何賴焉若先生者可謂自信以道者矣以道自信故能疆立不反興墜舉廢卒以成功否則埋之摺之粹然而行蹶焉而罷雖有良法美意其何以行哉古語有云

潘集卷八

三

心苟無瑕遑恤其它自信之謂也今先生入陟郎曹佐治水土繼而出敷藩臬布宣德化進登卿輔典執機衡其自任以天下國家不奪于浮論不惕乎毀譽怨在私人便在民詆毀在我利在國於天下乎何有哉若夫兼容廓納污之量寬和易夏日之嚴委蛇著羔羊之度斯則宜民之變通順時之權衡也先生其優爲之矣余於先生有邦人之分又重以中洲諸君子之請敘其大都若此竊比贈言之義且俟後之觀風者采焉

壽顧東川序

嘉靖某歲顧東川先生年六十先生少負敏才長膺時望以久屈文場卒業國子旣而待選銓曹有司以其博通方術奏改御醫今供事 聖濟殿云時先生之仲氏上川君以光祿署正致其事歸先期謁余曰某與伯兄自家食時暨同宦于朝也日夕相與罔間歲時節旦則飲食懽笑移日以爲常自余歸而弗克朝夕之亟見兄也矧兄年躋耳順而又弗克奉觴稱慶其諸若之何今茲壽兄必子言之藉我心始庶幾焉顧爲吾鄉望族秉德悖禮又伯仲之相友善也余愛之慕之安敢以不文辭子云仁者壽余嘗繹思其

潘集卷八

三

旨壽者天之所以錫予于人亦顧夫人承藉之者何如耳今夫天地生物惟是敦龐淳穆之氣運行宇宙間古之仁人君子能弗違天地之心宅已坦夷與物無競不枯其敦龐淳穆之氣以養其壽年是以無天札邁厲之患故其詩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耆黃耆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是也充養其敦龐淳穆之氣以達于家則家無不宜故其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旣翕和樂且耽是也充養其敦龐淳穆之氣以施諸國則國無不利故其詩曰維君子使媚于天子維君子命媚于庶人是也余憶曩時弱

冠交東川公迨于今又矣日接論議余耳熟焉凡其
言天下事商度利害甄別是非往往中情實依忠孝
咸可睹記其言養身調攝之理祛健羨絕塵蓋又得
老氏之指歸詞多長厚和平不激不詭余恒仰之佩
服不忘云夫聆其長厚和平之言以占其易直簡諒
之心以易直簡諒之心而凝聚夫敦龐淳穆之氣身
其有不壽者乎繇是而御于家邦推因心之愛以興
仁讓之化家其有不壽者乎上佐 聖天子劑量軒
岐之術以擾育萬民廣仁壽之風隆熙皞之治天下
有不壽者乎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言能壽國家
也又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言能壽身也世有能壽
國家而身有不壽者乎無也然則東川公之壽自茲
伊始詎可量哉上川君聞之喜迺再拜速余序書諸
文綺遣使如京師爲其兄壽

壽陸後山序

嘉靖歲己酉後山陸翁壽六十之辰配碩人曹氏齊
年儷美受福孔偕其子上舍君柏謁余曰某也弗類
未能顯榮吾父母是懼今茲誕晨捧觴爲壽惟先生
一言之辱余曰然今夫世之壽親者必左右就養隆
其節必采色聲樂致其娛必柔滑旨甘秩其膳是故

潘輿萊彩往牒侈言雖然壽之次也德壽上也上舍
君曰壽不同乎請言其上曰夫壽天之祉而人承之
或曰係所積境壟之地良植不生匯水成澤累善成
福一也或曰視諸所履謙受日益汰侈無終乃天之
道或曰原於所養崇山大谷榎楠梓杞之材土膏之
所發育雨露之所沾濡霜霰之所摧剥堅其質而充
其氣者歷有年所是以巨木成焉故曰原所養陸氏
之先著姓東吳所由來遠矣翁以宮詹竹坡公爲之
父以禮侍文裕公爲之兄簪纓繼美世德作求迺受
冠服之榮膺平康之福其所馮依厚矣翁幼而秀穎
長而克家威儀有章不愆于度行脩言道不愆于禮
其所履善矣余又聞之傳記有云南山之陽有木焉
名曰橋夫橋竦焉實而仰父道也其陰有木焉名曰
梓夫梓勃焉實而俯子道也故父道在慈子道在孝
父之於子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漸之以善使之
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詞應對不悖乎耳趨走
進退容貌不悖乎目視聽未形不悖乎心故有慈父
而後有孝子夫孝慈萬善之本而衆美之基也衆美
畢備則至和揚溢至和揚溢則福祿攸同難老永錫
矣由是子孫繼承引焉勿替聲稱令聞洽于無窮是

故不軒冕而貴不珠玉而富紉德義之英以爲裳集
藻飾之華以爲彩宣順成之音以爲樂登道腴之珍
以爲羞醜醇醲之氣以爲醴不文繡黼紱而有餘榮
不鐘鼓管絃不律呂詠歌而有遺聲不脯膾羹胾不
鼎俎尊罍而有遺味天下之能壽親者孰加於此哉
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記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
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后世而無朝夕故曰德壽
上也上舍君起而謝曰先生之言及此可以壽吾親
矣余內子曹宜人謂碩人爲姑誼切姻後不能無言
壽翁又重以上舍君之請是以忘其謗陋遂論序歸

之

思貽序

吾邑之士曰陳子魯菴者幼負逸才習選舉學數奇
不偶棄去迺博求諸子百家咸能舉說大義詩律效
唐人筆法入鍾王品時推重焉晚年又棄去學道玄
虛冲默澹泊沉冥身處困約晏如也四方有道士咸
樂與交云一日持思貽卷示余且曰古我始祖自宋
康肅公以來世有聞人吾先子凝齋翁孝友肫至仕
爲荏平丞以廉謹稱予小子德弗類罔克振揚先烈
大懼遏佚前人光不揆欲以空言詔後學憲唐龍江

公記之矣子而惠我孟序諸余覽記而知陳氏世澤之遙也康肅在宋奮庸宰執名德卓然光昭紀冊殊代不蝕凝齋良士敦行孝弟雖無膺仕君子賢之彼美魯菴樂道安貧圖紹先德所以貽厥後者善矣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闡揚光大則在後之人永厥思焉爾矣爲陳氏之子若孫者能永厥思迺或林著風猷思爲康肅則曷不爲康肅藻厲名行思爲凝齋翁則曷不爲凝齋翁經綸皓素思爲魯菴子則曷不爲魯菴子又進而上隱居求志思爲孔顏行義達道思爲臯夔爲稷契則曷不爲孔顏不爲臯夔

潘集卷八

三六

稷契先民有言思曰睿睿作聖是故奕世載美在後之人永厥思焉爾矣漢劉表謂龐德公曰君不爲祿仕以何貽子孫公曰人皆貽之以危吾獨貽之以安未爲無所貽也若魯菴子者殆庶幾乎傳曰予欲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欲爲不善思貽父母惡名必不果爲陳氏子若孫式是古訓日兢兢焉求無忝所生則將不愧前聞永有譽于後矣是固魯菴子意也陳自康肅歷宋及元入明其世系名氏徙遷詳具記中余不著余特廣魯菴子意序思貽

送張象川司訓序

古今理天下之道曰政與教所以脩政以安民者在
守令所以端教以化俗者在師儒厥任不要且重乎
自世儒聞于大道而沒溺于勢利之習校內外計崇
卑有不樂於其官者矣若夫師儒者職尤卑乃恒厭
抑之故多降志而墮行其所以舉脩職務惟瑣瑣於
簿書期會之間口耳詞章之末爾矣噫無惑乎其教
之不刑而俗之日靡也吾邑象川張子以歲貢生如
選銓曹得司教於壽光將行謁余請曰師儒之任不
易稱哉子何以教我余嘉張子之志而重其行也迺
告之曰余聞之學也者覺也我能覺矣而後可以覺

諸人故曰先覺覺後覺教也者效也我學而人始效
乎我故曰效學半夫學之爲道曰仁與義而教亦如
之愛親仁也敬長義也由親達愛由長達敬而措之
天下其何難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在昔有宋
曰安定胡先生者教行蘇湖一時人才彬彬輩興亦
惟其克以身先是道爾張子秉愿慤之資備和易之
德惇序彞倫父子兄弟間愉愉如也以孝弟聞吳中
久矣持是以教壽光也而有不行于壽光者乎夫壽
光古青齊之境去鄒魯不遠固聖賢之鄉材雋之藪
也張子能以其身教日兢兢焉褒表人倫率先諸士

而諸士者敦行不息以率先凡民則風化之行繇茲
四達於古之所謂德教者亦庶幾哉張子復謂余曰
某聞壽光令趙某者以管地之英膺司牧之寄厲節
清脩宅心豈弟方以輯寧斯民爲務而民用和壹夫
趙令之爲政若此而張子之往又能以身率諸人士
同德效忠政脩而教端理道之興其在斯乎其在斯
乎余益嘉張子之志之有成也

邑侯喻右山膺獎序

國家所需財賦卽給東南者爲最大都當天下之什
三故東南諸郡縣華實之奧區九州之上腴也余聞

潘集卷八

天

諸故老云曩時田穀豐登里閭饒裕國賦易辦教令
易行吏茲土者亦易循其職矣邇年以來兩暘愆期
歲固有秋民生弗遂而俗益浮靡里人掌賦者侵費
官租歲逋日積動以千計追呼逮繫雞犬弗寧若之
何而不上下之俱困也此曷故哉其弊在於民貧民
貧則政教不流政教不流則黠胥舞文貪夫市利俗
益詭浮而爲生益感故男子力耕不足於食匹婦力
織不足於衣是豈古今時勢異哉亦曰上之治之未
臻於理也語云良工不易絃而調良吏不易民而治
嗟乎近世之長吏因循守職者以姑息爲務罔有建

明肆情剛烈則以操切爲賢流於深鷲先日計之功
後仁義之用識治者蓋傷之矣吾邑生齒夥繁地瀕
海鹵瘠近又水利湮廢不興在東南尤號難理嘉靖
己酉秋八月右山喻侯以進士起家來令茲土心獨
憂焉廼採納風謠咨諏人隱下車之始陳立章程脩
舉墜廢尤留神賦役定令徵科罔或後時里之掌賦
者咸欣欣焉有息肩之望矣侯惓惓之心不但已也
余嘗視其政施行博大含畜細小非市惠也所以解
法網之煩糾戢疆禦禁止姦邪非耀威也所以嚴敗
羣之罰申命致期警惰懲慢非棘欲也所以示經常

之則窮深達遠察幽洞微非炫明也所以燭覆蓋之
情是故四民懷德歌頌交興侯惓惓之心未但已也
其將布寬政以還遷徙之民復陂塘以通水泉之利
塞狡穴以革胥史之姦正幅度以變浮靡之習除苛
嫫以回仁壽之風與古循吏並稱而吳中諸邑長廼
能相師師儷美庶東南之民其有瘳乎於國不有攸
利乎詩曰令終有攸言善終必由始也侯有其始矣
侯任甫數月侍御龔君按部廉得之乃行檄獎異學
師方君輩率諸生舉行爲侯賀來問序于余余邦人
也愛而莫助輒譔次以申欣忭之私匪賀斯今也賀

循政之有成在他日也非直賀侯也賀吾邑人之得侯蒙膏潤之澤也

喻右山膺薦序

右山喻侯爲上海之二載操江都御史克齋李公疏郡邑長吏之才賢者薦于朝侯以茂績異等與焉少尹鄭君姜君簿史君尉鄧君謀所以賀侯者來問序于余曩余讀史至循吏傳未嘗不三復仰慕其爲人夫治者君也求所以治者民也推君之治以致之民吏也吏良政平其治乃成吏無良焉王道缺矣故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慈父之於子有弗愛焉者

清集卷八

三

乎愛而亡節有不流於姑息者乎姑息非愛也長吏之於民亦然故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刑罰所以禁奸文武不備則良民懼矣是故陰陽相嬗天道之神也寬嚴交濟經國之猷也邇年江南諸郡縣民俗侈浮食貨捐瘠陵犯僭奪日以蠶起吏隸胥史之徒又相鼓扇以益盜奸最號難理侯以明練之才負匡濟之略下車之始廣求民瘼咨訪風謠日夕匪懈是故貢賦歲逋國用之匱宜恤也於是乎謹征科之令奢僭亡度不節之咎宜禁也於是乎申忠救之方舞文市利謾欺之奸宜察也於是乎明訊刺之法裂約

毀閑庇覆之術宜審也於是乎絕請託之私讒口亂
真枝詞奪本可憂也於是乎慎詐諉之罰侯以嚴治
以精明著聞矣夫俗之散也民之媮也政之弛也得
不以嚴乎嚴而治成則昔之散者合矣媮者厚矣弛
者張矣將不以寬乎是故一晉國也宣孟展夏日之
威子餘布冬日之和一單父也馬期任戴星之勞宓
子成鳴琴之化所遇異焉爾矣孔子不云乎政寬則
民慢慢則糾之以猛政猛則民殘殘則濟之以寬夫
惟民之慢也不以猛糾辟則舍銜勒而馭悍馬鮮不
逸矣惟民之殘也不以寬濟辟則燔鼎鑊以烹小鮮

鮮不靡矣民不可使逸也亦不可使靡也與時推移
寬猛異用所謂揀時之上務識治之通材也侯其有
焉侯自茲而往入登臺諫以備耳目之司又進爲卿
輔以膺心膂之寄酌損益之宜裁變通之利適寬嚴
之中凡其慮之於心宣之於言措之於政事必也明
令飭法以伏暴止姦布惠宣慈以容民畜衆俾孱子
弱夫咸登仁壽之域是能父母斯民而王道成矣雖
詩書所稱何以加諸余知侯者深故於諸君之請廼
悉侯之衷以著于篇匪直賀侯也賀吾邑人之得侯
而且爲天下賀也

贈大中丞盧公序

嘉靖歲辛亥之夏南京操江都御史員缺 天子命簡名德往撫朕師時後屏先生盧公提督南贛軍務廷議允諧誕膺 新命移節往焉虔之人士荷公休德僉有頌言恩廼序厥事以爲公贈維是贛南山谷峻危縣巨閩越遠徼之俠介于他境稱釁靡常廼設大臣以蒞之開府握符撫柔四省其地重矣在昔正德戊寅三泐之寇盤據巖險郡邑騷先正陽明王公設策運幾振揚威武羣盜伏息至今民有寧宇者咸頌王公之功嗣是聲績章聞若竹澗潘公之端方

潘集卷八

三

直諒虞山陳公之節介不煩秋崖朱公之精練肅毅隨時經略均有可稱我公之來以惇大純樸之質懷忠誠體國之心俯循弛張熙如春陽冽如秋霜爰有成畫民益宜焉夫乘紛糾之時者利用威威者所以理之也紛而不理其弊也亂處安康之時者利用德德者所以綏之也安而匪綏其弊也擾是故陽明公之用威二三君子之用德異治而同功其道一焉爾矣今夫留都去京師邈遠然根柢王業地居上游其勢之相聯絡譬之一身兩都其腹背贛南其四肢也故其地爲尤重承平日久武事衰絀江海巨區鱗介

易生黠寇時作識治體者有隱憂焉往歲北虜內訌
主上赫然振怒脩明攘外之略詰飭兵戎爰及諸
方矧茲江防所繫尤大者乎是故益重是職舉而屬
之公公其往矣以行于贛南者而綜理圖惟德以育
黎首威以緝宄奸折衝樽俎之上而弭患未形之前
則所以紓 當宁宵旰之憂應 今日側席之求者
公其優爲之矣公起家進士入直瑣垣不激不阿務
持大體爲名給諫繼貳奉常正位太僕寅清著聲塞
淵炳績爲名卿今也晉陟中丞勳名日懋異時 帝
心簡在入掌樞機典司政本摠素所蓄積而贊襄匡
弼一德一心則澤被生民功施社稷又奚可量哉某
不敏曩寓南省會予同年友淡泉鄭公論當世之士
聞公之賢特詳邇承乏于虔雖不獲久侍公而公一
言一行咸可楷式心鄉往焉故於公之行眷眷不能
舍輒申屬望之私以備芻蕘之獻云

黃母榮節詩序

漢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是故其爲
倫也重而其爲道也大矣夫三才定位表休聞於慈
溫二姓聯姻挺堅心於貞懿豈伊君子抑有婦德焉
世衰道微彤管職廢陰教之不行于天下蓋昉諸此

故仲尼刪詩錄而存者多婦人女子之詞葛覃詠治
服之勤麟趾昭生賢之瑞采蘋著執事之恭柏舟矢
靡他之節所以爲天下後世勸者至深遠矣夫婦人
從一而終惟節爲重而節也者不恒有于天下當安
常無事之日則雖有其節而莫之表見惟不幸而值
夫之亡時勢之厄節始著云故其詩曰母也天只不
諒人只嗟夫上下數百年間而紀於詩者共姜一人
可不謂難哉雖然節也者言乎其一端而已而勤以
立業者貞之大教以成子者慈之顯於以允宗保世
揚名永久不尤難者哉余嘗覽觀古今傳記有取于

潘集卷八

三十四

孟母之烈也在昔孟子之少也孤而三遷之教繫惟
母氏乎賴蓋恐其牽於時俗嬉戲之非而俾狎習夫
俎豆禮文之事其志偉矣迨其長也卒爲大儒以亞
聖見稱夫非母之教罔以成子之賢非子之賢胡以
章母氏之烈其所以相成之殷者蓋如此哉以古道
而質之于今則知侍御翠巖黃公之母夫人張氏有
以合諸此矣夫人婉孌慈和幼有至性曰嬪于黃爲
諱肯堂公之配公少舉于鄉繼而歿于京師訃聞夫
人號泣悲哀水漿不入口者數日期以身殉舅姑戒
曰爾有孤在安得若此爲乎夫人乃匍匐疆起撫其

孤茹茶飲血厲心縞素者終其身雖古共姜之節茂以加之又能教誨其子翠巖公起家進士歷今官文學德行蔚爲世宗揆諸孟母之教抑庶幾焉夫夫人閨房之秀非若士人問學得于文史之助也而婦道毋儀克全無愧譬之鷺白烏玄稟于性生莫之染矣方翠巖公筮仕理刑于吾松也明允篤誠斯民寔沾覆露之澤今以侍御董學南畿追琢豐芑之才漸底成績視諸他郡特先焉是以邦之人士不謀同心推原毋氏歸本內則詠歌節懿諸體咸具彙而成編學諭黃子弘兆謂予與公有邦人之分相知之雅迺以序屬予夫闡揚幽側劇厲世風予誦法仲尼者也雖無學諭君之請猶將勉而爲之俾後頌毋氏之德者當與吾言乎並存况學諭君之請之惓惓也

郡侯方雙江城上海序

春秋爲聖人紀事之史其書城凡二十有九不時害義者書示戒也雖時且義亦書示重民力也獨城邢爲美詞蓋邢逼于強狄遷于夷儀齊桓率諸侯以城之是謂同惡相恤分災救患於禮爲宜是烏得而不美之也觀於是而聖人之情見矣吾上海據吳會之勝挹江負瀛舊隸松之華亭至勝國始進爲縣明興

瀕海諸境防禦倭夷至詳且密數十里而爲所聯數
百里而爲衛衛所各設城池星列碁分淵渟山峙內
諸郡縣藉以爲安上海故未有城豈以去海稍遠無
煩此邪抑阻于時勢之難未暇爲也嘉靖癸丑海寇
驛騷浪舶風颿相屬而來者月無虛日其肆虐於浙
之東西者數矣浸淫而及于吳吾邑以無城羣兇覲
覷攘臂首至民咸率先避焉罔有固心故其受禍尤
酷夏六月會郡侯雙江方公下車心獨憂之奮而言
曰斯城不築是以民委之盜也其何以祇奉 明天
子德意茲非守土者責與廼建議城之議者或曰城

之築也難而守之也易或曰城之築也易而守之則
難謂城之築也難者蓋曰蕪棧之興必資物力而財
用貨賄之需未易給也畚甬輓石之費未易辦也揀
度築削之工未易成也河壩塗泥之土易圯也屋廬
渠道之徙易生怨也功焉弗就謗訾叢興是所以爲
難也已謂城之守也難者蓋曰設險之用必待人和
而比閭族黨之心聯之也宜一丁壯材勇之士簡之
也宜先金鼓旗物戈矛弓矢之器備之也宜豫進退
疏數坐作疾徐之法練之也宜精否則城郭溝池其
誰與守是所以爲難也已公以忠誠之心集衆思之

益酌之以義布之以公發之以果於用取諸田賦之
埤益者於工取諸傭民之受直者於費不足附以庫
錢之餘羨者計日商功勸分庀役不愆于素故大工
端舉民罔告勞經始於秋之九月再越月訖工內墉
外隍其高仡仡其深沄沄利以禦寇公於其難者若
是乎成之易矣自今以往適求保之郡大夫推是心
也以帥其邑長邑長推是心也以帥其士若民倡其
勇敢之氣作其敵愾之心則於所以守之也何有易
之允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夫
允澤也澤以說民民忘勞矣有不忘死者乎孟子曰
效死而民弗去是則可爲其斯之謂也落成之日四
民訢喜頌公德美萬口一詞校師姚子本崇趙子邦
瑞易子信及諸弟子員石生懿中潘生可化輩來屬
序于余余邦人也有同舟之懼焉廼特爲之書竊比
於春秋書城邢之義且以諭諸將來無能爲佞也

皇明文選序

稽古唐虞三代文莫尚焉載之六經永世作程厥儷
鮮矣嗣是而漢唐宋作者代興然時序有升降道德
有隆汗學術有醇駁文之徽替恒必由之今文選文
粹諸編炳炳焉可攬而窺也明興百八十餘年文雅

斯盛國初革胡元之穢經緯綸誥則潛溪爲之冠闡
明理道則正學擅其宗脩飾治平則文貞耀其烈文
治精華肇端於此矣弘治以來摘辭之士爭自奮濯
穆乎有遐古之思罔不效法墳典追薄風騷體局變
矣李何發穎于河洛康呂高步于關右咸一時之選
也海內嚮風波流寔遠彬彬乎其盛哉楊雄氏有言
曰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經今之學也非獨爲
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夫鞶帨外飭也益以繡
焉不鑿質而妨道乎文盛之敝且以妨道識者蓋傷
其流矣楚春谷汪先生負博雅之材秉知言之鑒於

昭代之文網羅蒐輯越有歲年懼其放失而莫之釐
正也廼取程篁墩氏舊刻文衡芟繁撫要大都所存
十之三增所未備十之七總五百餘篇列爲二十卷
刻梓傳焉恩受而讀之卒編嘆曰我明之文其不在
茲乎夫文比物引類章志表微明古道開來學淑人
心其言故足貴也是編所載華而不浮質而不野大
之有以瀾綸造化裨助皇猷次之有以褒叙人倫匡
正氓俗掇英茹實蔑以加矣是不可以傳乎先生又
言曰余今所采輯僅僅若此凡余耳目所未睹聞者
可畏不得錄時賢聲名之顯著者文雖善未暇錄以

俟後之君子仁夫先生之用心也夫易牙辨淄澠之水於一歆之間九方臯之別駑驥在牝牡驪黃之外是有神解之妙焉非以跡而須也先生取舍折衷爰有真見其與識馬之情知水之味者何異標之細素允爲可傳學者卽是集而觀焉涵泳優游則自得之機躍如言外又惡可已也詩不云乎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夫以則而求何遠之有昔者夫子荅仲弓舉賢才之問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先生是編錄所知矣錄所知以示夫人人則所未及錄者人能舍之乎故曰仁夫先生之用心也

潘集卷八

三九

賀顧左山叅伯六袞序

夫敦素履之吉者克衍昌熾之福饒內心之樂者不牽物外之累蓋其理勢然也嘗聞諸夫子云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又云知者樂仁者壽夫仁知非二道也優於仁者恒不歉於知矣山水非異好也好山者亦不水之遺矣樂壽非殊效也有自得之休斯有引年之慶矣此非理與勢之必然者乎吾獨愍夫世之累於外者衆也仕者侈青紫之榮以詩書爲契券隱則踰終南之跡以泉石爲媒梯居約者隕穫每朶願乎文繡處泰者充訕則湛溺于華紛遇物而遷何其數

數然也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
爲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夫飯糗茹
草之樂無異于袵衣鼓琴之樂何則所視一焉爾或
疑賢子之簞瓢陋巷與紆朱懷金之樂也異楊子曰
顏氏子之樂也內紆朱懷金之樂也外何則所志二
焉爾今夫不累乎外而二焉者余於左山先生見之
先生登嘉靖丙戌進士任兩京司寇郎以明允著聲
遷留都儀部以寅清炳績繼擢山東僉憲以振揚風
紀表聞行義達道無忝幼學所以宅隱顯者一矣臬
臺滿考拜廣右叅藩廼以終養母氏乞歸惇天倫之
樂而不屑金紫之榮所以視出處者齊矣退歸林壑
優游二十年效范蠡之治生晞子荆之居室層樓疊
榭邃宇迴軒藻繪璘璠美哉輪奐匪以侈華也其樂
彼之園尤稱瑰璋鼎石成山歟嶮巖鬱鬱鑿沼儲泉澄
明漭漾碧梧翠竹珍木奇花芬苒燁熠會目寄情匪
以盤遊也端居兀坐則焚香垂簾徜徉竟日客至則
意興悠然疊疊忘倦示誠信于肺腑行醅勸于壺觴
寄笑傲于博奕興盡而止匪以飾情也其所以居豐
約者亦同矣是非深有得于中者能乎惟深有得於
中是故仕也由是止也由是約也由是而泰也亦由

是處之一也處之一故無往而非樂無往而非樂是
故引恬引愉俾昌俾熾所以綿箕疇之五福朋岡陵
而三壽不乃基于此乎甲寅歲十月先生壽六十之
晨余與先生居同郡仕兩京同官重以葭莩之親蘭
金之誼知先生者久矣余時有洪都之役不獲爲壽
稱觴迺著不腆之辭以贈是歲倭夷入寇吳越間吾
鄉尤當盜衝所傷殘無可比數聞先生數出謀發慮
贊助郡大夫爲禦守計蓋施其貞幹之智行吾體物
之仁保茲城堞屹如巨防賴以全活者頗衆果然則
及人之功與在位者埒民頌其德天降之禧先生所
以垂名聲綏壽考于將來者益無疆矣

滿集卷八

一 聖

刻 大明律例後序

聖人之治天下必以律何蓋刑法所以禁奸暴懲不
恪輔政所不及者也稽古虞帝清問下民伯夷降典
折民惟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厥義深遠
所從來久矣歷夏商周未之改也降是而漢唐宋下
及于元代各有律雖繁簡殊科方其治也明罰勅法
民以烝乂其敝也罔密文峻姦宄不勝我明 太祖

高皇帝革胡元之亂彰善癉惡著令作誥風示臣民

復參酌刑典俾協厥中此

大明律所以監歷代而

成焉者也律盡矣益以條例者何夫例所以通時變制重輕輔律所不及者也自洪武定律後暨列聖繼承時有章條以新民耳目弘治間剛次成編遵行至今蓋五十有餘年矣我皇上睿聖統天神幾先物節年欽定事例布在有司猶慮未有成書奉行者未至也爰命臣工緒正播茲寬簡惠我民黎奇請他比一切停罷此問刑條例所重脩也夫律以輔政例以輔律聖主統之以弼教臣民循之以寡過監司執之以平法司寇總之以考成至明且備無以復加均之不可一日廢于天下也春谷汪先生楚通

儒也明習當世之宜爲右轄閩中迺取新例分附諸律文之下以類相從萃爲一帙以便覽觀既刻傳矣無何進左轄至豫章復欲刻之分布郡若縣使廣其傳迺請于撫院五山陳公巡院初泉吳公咸報可焉昔人論治謂立法如藩籬守法如疆界藩籬不可越若臧獲者超履穿穴而主人弗禁安能使盜之不窺而保其室中所有也是故爲治不可以亡法藝稼穡果蔬者必正其封界障隧若羊童牛牧嘗有蹊之徑之迹安能制衆人之不來而全其果蔬稼穡也是故行法不可不端其本今夫民之牧猶之牧牛若羊

者也法之有律例猶之封界障隧也民牧之居人上使不能正己以率物稔私隳度出禮入刑譬之舍疆界而犯蹊徑則胥史輿隸之睥睨于旁奸夫雄桀之躑躅于下舞文干禁其將何所底止乎故孔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又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百爾有位日三復是編兢兢焉檢身如不及庶幾立無過之地軌範端而民行興斯無負于主上刑期無刑之意諸君子刻布之盛心否則身不能正如正人何迺若傳致深文人苦秋荼之密貨奪請寄倖脫敝筭之魚抑又下矣此君子所不道而明王所必誅者也刻成春谷屬余序恩不佞謹書數語于卷末思與在位諸賢圖敬守焉

潘笠江先生集卷之九

碑記

重修廣西都指揮使司碑

皇明開國分置列省乃設都指揮使司用統戎兵矧
茲西廣外控南交右連荆益左接炎海山谷峻危谿
峒嶮阻鑿耳之首保險作寇地稱用武司創于洪武
建極弘治九載復鼎新之正德以來日就圯傾室宇
不治鞠爲廢址議者數欲增修困于兵饑又商度茲
費非千緡不可是用弗潰于成乃嘉靖十有三年都
指揮僉事王君言高君誼謀于藩臬諸君曰斯役不

潘集卷九

一

興戎容沮忸非所以觀示遠人奉揚國烈也議縮厥
費凡五之三請于提督都御史兵部左侍郎陶公諧
巡按監察前御史鄭公濂今御史會公守約咸報可
焉乃申議曰木事毋雕土事毋飾厥基惟固厥材惟
良以規恒久豐儉折衷爰有成畫經始于是歲之秋
越明年乙未春三月訖工爲堂者二前曰宣武後曰
壯猷翼以闈房環以廐庫重門有閤欄棟綿密文質
輝炳由是涖軍聽政銳氣斯張不威而慄矣是役也
王君以公事北上高君獨董其成分理出納則都事
包朴桂林府通判伍重落成之日左布政使萬君潮

右布政使胡君岳右叅政劉君士奇右叅議劉君淮
按察使陸君鉅副使葉君珩龍君大有劉君守緒僉
事龔君暹汪君大受暨恩爲之頌曰美哉輪奐如竹
之苞如松之茂適有寧居尚作我師以綏百粵益昌
皇治高君再拜稽首曰誼也敢忘斯教隳闡職哉
又曰惟茲土功越數十年諸君子僉謀始克攸濟厥
亦惟艱盍勒貞珉以著經紀詔我後人俾葺而守之
永永無斁乃刻石記

靈川縣重修廟學碑

靈川故有學歲久圯傾廟宇卑隘潢潦日積鞠爲沮

潘集卷九

二

洳無以稱國家育才崇化之意嘉靖十有三年教諭
陳璇建議改圖率諸生請于督府巡院藩臬諸司咸
可之乃發公帑二百餘金檄桂林府通判伍重暨璇
董其役爰相利宜規惟久永乃購鄰地及益以淫祠
一區理穢芟蕪聚材伐石經始于是歲之冬明年乙
未秋八月落焉右廟左學西東輝映翼以齋廡繚以
門垣咸中厥制予之行縣也謁於其廟曰穆哉輪奐
斯飭可以妥聖靈矣登於其堂端直軒豁長幼攸序
進退有容曰秩哉可以明人倫矣觀於其號舍楹棟
鱗次庖福咸具絃誦之聲視昔有加曰懿哉可以興

教化矣于時知縣蔡銓丞李時敏簿嚴儼暨師生成
從謂予有巡視之責請紀諸石用垂訓言予曰夫學
何爲者也夫學斂才養正俾至于聖賢而已者也嗟
爾諸生不覩海陽之山乎山下有泉深不可窮廣不
踰尺蜿蜒百里沛爲灘湘灌注數州之間澤枯濡槁
弘往納來放乎四海是故至于海而水之觀盡矣學
之蘄于聖猶水蘄于海也在昔孔師厥有謨訓其所
雅言不曰詩書執禮乎其四教不曰文行忠信乎循
循善誘不曰博文約禮乎是故凡學之道忠信以邃
其源詩書以廓其流文以暢其潤行以稽其實禮以
束其歸斐然成章漸底厥極則于希聖何有哉乃若
飾辭華以媒祿賈聲譽以徼名譬之溝澮雨集朝盈
夕涸君子恥之矣予爲此懼期與二三子偕勉之諸
生唯唯乃命匠鐫勒傳之將來示我同志歲丙申夏
五月六日記

興安縣改建廟學碑

桂林屬邑曰興安者舊學遷徙無常處紀於史籍爲
詳嘉靖甲午余董學行縣學官徐孝祥率諸弟子員
請曰惟茲廟學傾頽議欲新之久矣未能也術者謂
茲地風氣卑鬱大不利科目故人才之興往往

異曩時矣蓋改建諸余校諸弟子文視其才質甚休
美然鮮知學乃告之曰士以通經効用在力學不在
地利也陰陽家者流牽於禁忌泥於小數廢人事而
專任鬼神其言微細不經乃自古記之矣諸士子其
務力學越明年再至又以請則視其所欲徙地地在
郭北門外乃故廢學遺址宛存卉木茁茂川水交注
於前其後則羣峯羅立視今學爲爽塏始定議復之
上其事於督府巡院咸報曰可於是發公帑二百餘
金檄守備指揮使李南知縣陳祖榮掌其役崇土爲
基甃石爲臺右廟左學翼然以興齋廡鱗集門唐煥

如咸麗厥制經始于丙申歲之冬丁酉秋八月告成
人士咸烝烝鄉往有豹變之思且謁余請紀諸石余
惟國家之取士養之庠序三年比其鄉之賢雋者登
用之選辟差次之法上下相稽猶之用器也大則爲
柱石次則爲楹棟次則爲櫨構椽題要之舉適于用
故士之所以顯榮與其所絀辱取諸已而已矣何與
地利哉世有無其才而倖獲者矣未有經明誼脩聞
然不暴著於時者也夫子之稱子貢曰女器易曰公
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君子藏器於身待
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

器而動者也故其道足貴也已昔人有樹瓠之術堅如石厚而無竅者人曰堅如石厚而無竅不可以盛物不可以割而斟惡用此瓠爲也是故士莫貴於力學學不力則業不精業不精則無所得於道無所得於道則用室而名不章是堅瓠之類也人斯棄之矣爾毋罪地脉哉爾毋罪地脉哉

鎮守廣西總兵府續題名碑

皇明肇祚奄有萬方惠流區寓威制夷夏旣設都指揮使司以統兵戎惟茲廣西山谷峻謬蹊峒架岨蠢兹苗民保險弗靖復立總兵府鎮守之授節專閩郡

潘集卷九

一五

以救寧承平日久文教旣揆武功漸絀有以是官爲贅者矣嘉靖十有五年秋七月副總兵張君經謂恩曰任不易哉職之弗共斯贅也已人則謂之何又曰府有題名碑自韓公觀而下凡二十有九人旣列之石盡矣余將續爲之圖請子昌言以昭儆戒俾朝夕覽觀焉予辭不獲乃告之曰陰陽闔闢天之道也文武並用政之程也爲國者不以治而忘危用人者不以文而廢武矧茲土之寇竊發無常者乎詩有之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屨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言備之宜豫也備之宜豫則夫是官也安得

以爲贅也與哉考之前刻爰有聞人若襄毅山公雲
稱之者曰巖號令明賞罰親陣伍守之以廉鎮之以
靜終始弗渝此足爲不朽矣若徒侈牙纛之榮乏鈐
刀之用平居失未事之防臨敵解折衝之策進之不
能振揚國烈退之無以保乂邊氓有若而人則于職
也曠矣後之視之者有不指以爲贅者乎君鷹揚虎
視敦禮樂悅詩書近者立堡巖隘圖復黃源漸次底
績由是能以慎終之於前所稱者何以加焉君曰敢
不如教迺次第其語歸之俾勒堅珉以告來者

太平巖碑

潘集卷九

六

獨秀山下傳有西洞湮沒久矣嘉靖某歲靖江王稽
于舊志得之迺喟然嘆曰夫山有巖地有竅所以洩
幽彰秘孕陰導陽節宣氣脉達諸人文者也夫人不
有耳目乎耳目聰明謂之備耳目聾瞽謂之偏塞之
非是迺謀復焉於是聚徒發石啓土芟穢俯視其裏
寥廓窈冥越數武而下其容若室其平若砥始而觀
之云乎若沆瀣之下騰其少選也恍若白月之墮隙
徐而察焉石髮若鬢水碧若繪鐘乳垂溜若絕若懸
衆色炫燿若龍鱗殊形詭狀若銀礫金沙續紛照爛
莫可窮詰時董役中官得太平通寶錢一以進王喜

曰茲惟兆哉山靈告予矣我太祖高皇帝濬哲文明奄有萬國大敷皇極界茲南海至于今日奕葉重光潤色鴻業玄化旁流天發之祥地呈其秀爰惟我邦錫圭作瑞寔賴其福若此之應始將永爲藩輔與天無極者也神明之所酬酢嘉徵之所來格豈其微哉遂以太平名巖丙申夏六月朔日王召廣西左布政使進賢萬潮右布政使涪州夏邦謨按察使貴溪周忠暨恩飲酒樂出遊後園探奇歷勝咸嘆茲巖之復也奉令賦詩異詞同旨爰刻山石且屬恩次第始末以標靈異不敢以不文辭

潘集卷九

七

祁州名賢祠記

祁之名賢祠古無有也正德辛未守徐子曰仁先化圖理思德上功倦倦以視教祠是以立久而傾圮又遠于學宮君子惜之嘉靖元年陳子君揚繼焉舒惠和人百度不舉迺言曰是在我祠弗修弗足以勸非徐子意也迺鳩工聚材度孔廟之右立焉爲堂者二合今昔所議入祠者粵漢迄今凡二十有一人時徐子歿亦與焉異爵同賢率協祀典明年潘子恩來守祁謁于其祠集諸生謂曰是足以勸矣夫祠始于今上及勝國及者何不遺賢也二祠之列序以左右辨

賓主也歷千有餘歲得數人不必備惟其德謹序賢也春秋祝而祭罔不敬薦鬯進牲昭信盡物罔敢不飾重報功也不遺賢之謂仁辨賓主之謂禮重報功之謂義序賢之謂智智以別物民故動義以先化民故典禮以秩分民故定仁以聯俗民故悅四物具而化行矣是故風行教成民用以乂敷於四方揚於後代遷善而不知理之上也僉曰至哉言乎書以遺後之人俾弗壞潘子然之乃作記諸公姓氏刻于石陰虛其下方以俟來者勸也

祁州園庫記

潘集卷九

八

北土險野多寇江左潘恩守祁三年爲嘉靖甲申以慢藏是懼粵經始之乃撤廟宇之不在祀典者裨厥工甃石爲基封之爲臺臺高凡丈有九乃虛中爲庫用以藏焉重門立垣時出入則設階以升上復構亭用便守望是役也取諸豫利禦寇秋七月始事庶民攻之旬日告訖工于時蓋藏適新乃克有備乃無患越若來明年乙酉守記以遺後永觀厥成

祁州均糧記

嘉靖乙酉祁之均賦成明年丙戌守恩有鈞州之行瀕行祁人請曰是舉也度地通稅藏諸簡策布在官

守經畫至矣良惠我民益謀之以昭永久守恩曰天下之不可易者法之謂也其可變者之謂時易趨者之謂勢時異勢因之矣勢因之斯倍之矣是故質諸石者所以徵法章遠使弗倍焉者也夫民之心罔若于一利得而咻之如以利斯倍之矣是故質諸石者所以定衆志要久遠使弗倍焉者也是圖之總夫大凡以勒之石置諸門堂之右日昭示於人人其免之矣僉曰遠哉君子之賜敢不再拜買石記之

懋德堂記

桂林諸山崢嶸岷嶺業雜沓駢羅甲天下獨秀山亘峙

潘集卷九

地

中域端倪穹隆羣峯若揖若迎若翔若伏環向之甲桂林山之下靖江王府在焉嘉靖丙戌春正月王擇宮西隙地構藏息之區乃定位正方量日度費鳩工聚材粵以經始又二年戊子夏落成楹棟鱗集丹雘暉映雲綵藻井或或難分子時王官諸寮欣忭盛舉合詞稽首請堂之名王曰懋德哉惟我太祖高皇帝欽明濬哲奄有萬方我祖靖江王適造戎功啓茲土宇今我聖天子闡極弘化錫類睦宗予德弗嗣亦惟日以緝熙永奠南服其懋德哉外列三門首曰崇正次曰惠迪履正從道凡以達諸德也內有橋曰

通津左右有軒曰臨碧曰漱玉取諸水也樓曰漾雲
儼厥勢也廳曰居敬敬以直內以求厥德也次軒曰
鍾秀言面山也堂之後爲清虛所門曰玉液亭曰旋
碧曰醒心室曰靜思齋曰養浩又其外爲園書屋曰
自如亭曰來鳳曰凝翠曰綠陰比物尚象咸麗厥宜
王之退而居于堂也前圖後史左琴右書繹文綜藝
以守至正匪以般樂也時而遊觀于樓于榭于軒于
亭于山于水卉木悴榮雲物變幻序候慘舒湊目會
心充然而返匪以流連也歲丙申夏四月迎母妃養
于堂易名曰承養乃屬恩紀其事恩再拜言曰至哉
王之名堂也書蔡仲之命有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德者身之本也保國之基也日以懋之以貞侯度何
以加諸又曰德者得也孝親爲大于是盡厥心焉則
其爲德也至矣闕宮頌僖徵諸壽母恩不敏竊徼斯
義以彰我明世德之盛傳示將來

奉節縣清復稅糧記

擬作

在昔先王經理宇內周知萬民衆寡之數迺立司徒
分九職又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
鄙形體之法又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
民而授之田教之稼穡是故以別貢賦以共力役以

興師旅則庶事均而易供黔首安而可使也後世闕
考言詢事之典隳循名責實之義夫家脫于聯伍丁
口漏于國籍理道乖方而姦僞蠡起其諸謂何明興
稽古立極以制國稅爰有定額承平日久法斯夷替
成化間夔之奉節縣奏以民逃減額隱匿戶口者二
百五十有奇稅糧三百九十有奇利孔入於私門常
賦虧於公室歷六七十年以來上下因循莫之省改
嘉靖某歲某公下車撫蜀疇咨民隱釐革弊源迺檄
某官某會府同知某署縣事某官某按厥事循行阡
陌間覈視荒蕪勾稽口數由是豪民隱度自占者悉

首實復舊焉公宥罪弗問約與更始薄其稅者三年
民咸稽首頌德罔有間詞公嘗言曰長民之吏令甲
有六以戶口農桑爲首第在勿擾之耳若姦氓隱徭
避課而上以虛文相謾欺姑息示愛則非所以平政
便人也卽國家何賴焉嗚呼真名言哉公治蜀仁義
爲經細大靡遺是故振綱肅紀據慮發謀凡裨益國
計者惟日孳孳是可觀其大旁燭幽隱物無遁情可
以見其微精核籍冊查復積逋必麗于法可徵其義
省刑寬罰不竭民情不追旣往可規其仁詩曰匪疚
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言法與仁並用

也公其有焉公慮夫久而泯沒弗可稽也屬余刻諸石余廼詮次其略若夫圖甲畝畝之數延哀曲折之詳咸列碑陰並徵久遠俾後之吏茲土者得以覽焉

修睦記

余嘗覽觀古人之宗法其類族惇倫厥義玄遠矣未始不歎然流嘆也曰嗟夫上古之世禮有定宗鄉無亂族是故仁睦行而民弗悖也叔世廢此不講民行乖僻各私其身異其志服未單而情弗通如秦人之視越人不知恤者衆矣甚而父子不相容婦姑反唇相稽兄弟鬩牆相屠戮是遵何理哉廢古之患至此

潘集卷九

十一

何可勝道今天下熙謚百八十餘年學士縉紳家往往譚仁義修飾禮文矣而合族之法未徧行于里閭古道之廢而復之難也夫豈一朝夕可庶幾哉清溪沈氏自始祖都遠君徙居以來鼎盛者九世族屬衍繁名人纍纍不絕若給諫東溟君炤侍御東巖君灼一時伯仲奮庸有聲于朝猗其盛矣夫本幹強碩則枝葉蔓延蔓延而紛糾披散莫之序焉此訛亂之繇也靜願君勳有憂焉謂不設祖廟無以統宗不置祠田無以承祀湮廢譜牒無以辨倫不奉祀不明倫則尊祖敬宗之意衰不尊祖敬宗則本原骨肉之恩薄

無怪乎族散而偷也於是乎有世譜之修以比昭穆於是乎有宗祠之建以嚴祔祧於是乎有常祀之田以共齊盛牲醴於是乎有聚會慶吊之約以敦孝友任卹於是乎有文辭歌詠之錄以章上世之美啓後人之思靜願君猶皇皇焉恐無以詔後也介友人問記于余余惟今之氏族鮮克永世或一再傳或三四傳微矣而沈氏代序之綿遠也子姓之蕃且昌也匪先人之澤胡以基之夫導水者尋其源折薪者循其理言有本也而宗統無法始則合末則離其背本孰甚焉靜願君爲此懼乃日兢兢潤色名行脩立禮約統治其族人匪有豪傑特立之行胡以能之爲沈氏之子若孫可深長思矣余聞君子之有家其創業垂統經始圖惟也難爲功因仍增飾也易爲力今靜願君爲其難矣而子孫願不能爲其易者邪假令禮教日廢宗黨乖離肢體不勤土田荒蕪宗廟無食墳墓穢而不治於汝安乎否邪爲沈氏之子若孫者其無忘爾祖德之詒亦無忘靜願君今日之志仁睦之風庶有成乎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此之謂也

攬秀樓記

明興建置列省以布政使司統竟內之治洪都章江

門左司之公署寓焉門唐廳宇西聯城雉門之外東
數十武而遙成化間左使王君克復疊石爲臺構層
樓其上與西城之樓雄峙並觀宛若雙翼翔舞乎前
繇是省曹之形勝稱完善矣嘉靖歲甲寅冬十月左
使汪君春谷聽政之暇約大叅傅君少巖少叅王君
樂湖暨余登斯樓之勝也俯視其下豐隆隱起環郭
外者爲龍沙沙之外滂淖長逝爲大江江之外嶽峯
羅列爲西山西山之杪北峙爲匡廬大江之隈東匯
爲彭蠡其周緣四竟之交爲浙爲吳爲閩楚爲百越
杳渺蒼茫咸聚於日暎之下景曜之流輝雲物之班

滿集卷九

布草木之夭喬鳶魚之飛躍闐闐之駢闐絃歌之純
翕呈奇獻巧畢集于楹檻之前目得之而色成耳聆
之而聲會景遇之而意通興趣悠然盡出于壺觴之
外夫茲地之勝舊以滕王閣爲第一而登陟斯樓髣
髴軼乎其表於是諸君大喜過望更名曰攬秀而樂
湖大書以頌其顛余惟天地之精散爲英華動植流
峙各一其體故稱秀焉遠觀近取吾得兼以有之故
稱攬焉秀在外也攬以外而合乎我也故情境異
宜而欣戚感慨由之矣自汪君之爲左使端本崇化
經國裕民根極理要和氣融液爰致有年闔十三郡

之氓熙熙然囿于飽暖之域今日之遊故足樂也其
或政務叢脞化理不興稼穡鮮功民黎無兼辰之積
閭里多愁嘆之聲攬之有不戚然以憂者乎乃若四
顧寰區窮極覆載天清地寧時和物阜老安少懷休
禎萃於穆清澤潤究於遐阻兵革戢於邊陲戎狄款
於重譯斯其攬之有不陶然以喜者乎假令陰陽失
和疵厲總至醜夷外侵姦宄內作國有萑苻之警民
罹鴻鴈之悲攬之有不戚然以憂者乎古之君子脩
明德親民之學擴大公無我之量呼吸通于四海欣
戚黜夫已私是故其德可久其業可大焉耳宋范公

文正有言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斯
言其至矣乎蜡日餘閒復置酒高會大行陳君近衡
以使事來蒞茲省在坐爲客少叅張君立菴以歲事
如京師始歸咸謂余言爲然且欲聲之詩歌揄揚盛
美春谷遂以記屬余夫古之享禮束帛加璧帛以藉
璧璧重而帛輕也今諸君子之詞皆璧玉之重余以
束帛藉而先之則不可乎言雖無文固不得而辭矣
陳君名珊銅仁人汪君名宗元崇陽人傅君名願河
陽人王君名喬齡餘姚人張君名思誠固安人余則
上海筮江潘恩時爲右使也

潘竄江先生集卷之九

潘集卷九

六

潘筮江先生集卷之十

說對贊

靜觀堂說

廳西隙地舊有堂泐徐子曰仁退食處焉凝神洗心
萬化冥合謂斯堂之助也迺名靜觀或告潘子問義
潘子曰於乎徐子其善於觀矣道藏于無極顯于觀
觀非靜而已始乎靜徐子其善於觀矣天其運乎地
其翕乎縣象其著明乎四時其進退雲物其昭布昆
蟲其蠕動乎鳶魚其飛躍乎是故陰陽相推變化乃
生至曠而不可一者謂之象變動而不居者謂之機

潘集卷十

於穆不已萬物各正者謂之太極所以爲太極者謂
之道道也者匪象曷寄匪機曷章匪心曷統是故心
者道之宗思則得之是故求道莫如靜易曰艮其背
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求諸靜者也觀盥而不
薦有孚顙若靜而觀者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
不失其時靜而動者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
文以化成天下觀而睿者也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夫作聖之功亦始于靜哉徐子其善于觀矣

洗心亭說

曹子居洗心之亭潘子問焉曰斯義也奚若曰吾嘗

聽政于堂矣簿牒交吾目情僞盈吾耳胥史奔走吾前庶姓怙恃吾下斯其心紛如也又嘗登斯亭矣群動咸寂神宇其疑反求諸心驗以天道太極之理具焉準以陰陽五常之性昭焉綜以物則萬化之機炳焉斯其心廓如也純如也是故養吾心焉靜以宰動斯裕于用歛焉若虛斯不惑厥觀是故心者政之宗也潘子曰善哉名乎若吾子者其能政矣知本也能善事心矣上靜也易之翼曰聖人以易洗心退藏于密夫易者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易以從道是故造化在我能通天下之故成天下之務與時偕行

潘集卷十

二

言無不利曹子曰洗心以易焉至矣予曰懋哉懋哉

君子軒說

縣渣後有軒植竹環楹乃名軒曰君子余說其義曰盈天壤間莫非物矣物莫非象矣惟是竹也有君子之道焉是故其始生也漸進弗艾似善學者既長也籜歸之根似不忘本者風撼而不仆雨射而不撓似彊立者外直中通似虛心以受者貫四時不改柯易葉似守節者聲之摩也則翛然鸞鳳之音類合變之樂彙之生也其扶而疎者庶幾退讓之禮枝葉之敷也其蒼翳以密蓋象布渡之仁夫其具是數者斯

爲君子矣君子取象于竹是故學日以積德日以學
具是數者斯爲君子人矣乃歌曰綠竹如簣有斐君
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再歌曰綠竹猗猗君子有斐
不可諉兮

圖政軒說

縣有二軒名其一曰君子又名其一曰圖政潘子未
達曹子曰君子者以立體也圖政者以致用也潘子
曰然而立體者存乎德矣致用者存乎心矣今夫
政慮之于心宣之于庭達之于里閭其政良民乃休
焉安之悅之詠歌之其政弗良民咸戚焉畏之惡之

潘集卷十

三

相與謗厲之是故政之臧否斯民休戚從違係焉耳
矣其機本諸心是故古之君子以己觀民民憂亦憂
民樂亦樂故能通其政于一身達其愛于下澤被當
時聲施後世今天下之民力莫竭于松矣民之困莫
甚于賦矣子之視之也其有所隱于心乎其思所以
利之也乎曹子曰然固名軒之義也

可畏齋說

曹子以可畏名齋問于潘子潘子曰書云可畏非民
夫令民之主也則可畏其在民乎又問潘子曰傳有
之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獨則可畏其在獨

乎然無二道也知民之可畏斯能慎獨矣知獨之可畏斯能畏民矣二者又奚擇焉是故畏者肆之反也狗欲則肆循理則畏畏生于心民吾所蒞也獨吾所寓也焉往而弗慎哉苟能克之則天人合一顯微無間夫然後可以達天德入聖域矣曰克之有要乎曰有敬爲要敬斯一矣一斯誠矣誠斯聖矣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其嚴乎

冰檠說

曹子尹上海書冰檠縣于庭語潘子曰夫君子之行欲其脩也志欲其飭也吾嘗蚤夜以思從欲易從理

潘集卷十

四

難是不可不慎也已吾將嚙冰以澡吾行食檠以厲吾心斯其有濟乎潘子曰善哉君子之守矣今夫天下之物寒孰有甚于冰者乎苦孰有甚于檠者乎是人之所畏也其適口者孰有甚于甘肥者乎其悅目者孰有甚于采色者乎其華躬者孰有甚于纈繡者乎其順耳者孰有甚于絲竹繁音者乎是人之所欲也善哉君子之守惟義與比人欲矣吾舍之人畏矣吾從之立志以定方端行以明極斯于見也不亦大乎見大而後心泰心泰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可以蒞官可以治民矣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無倦說

曹令寬厚不苛爲政之二年膏澤其寡章條斯秋迺書無倦揭之庭朝夕視焉或曰君子知政矣潘子曰子其知學昔者仲由問政子曰先之勞之示擇術也曰無倦示深造也此非聖學乎學莫先于無倦無倦之謂有恒有諸已之謂善充而大之之謂君子化而通之之謂聖此非學之序乎是故夫子曰聖人不得而見矣其見君子乎又曰君子不得而見矣其善人乎又曰善人不得而見矣其有恒者乎是故成聖存乎學始學存乎有恒擴而大之不言而喻默成而信存乎聖君子懋焉則聖可幾矣何有於從政哉

思雲說

客別號思雲質于潘子潘子曰爾是之思乎爾何思夫雲氣之裛也天之委形也觸石而興膚寸而合彌宇宙矣漫延布濩兩天下矣逮其止也歛焉若無日晶月舒歸于太虛太虛其神乎今夫心方其有思若雲之聚聚則有形有形謂之物思之思之至于無思若雲之化化斯無跡無跡謂之神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物也子曰天下何思何慮神也是故一以貞萬順以應物順而弗逆應而弗留化而弗宰守靜之

極致虛之篤是謂神德神德何思

梅麓說

壺公山側有梅山蜿蜒挺秀雄峙莆中環山皆梅葉大夫之居近焉迺號梅麓或有問大夫者曰夫梅花之隱逸者也歲寒始華獨後凡卉蕭然寂寞之濱古幽人羈士取其臭味同也往往情寄形諸詠歌若大夫者蘊斧藻之材抱經綸之學翱翔霄路殆將勒功旂常垂名竹帛梅也何居吾恐其不類矣大夫曰是何言與自吾幼也藏脩山麓與梅朝夕接焉誦讀之暇輒目玩心賞咀英挹清莫之違也旣長宦遊四方

潘集卷十

六

雖遠適千里羹墻夢寐庶幾觀之若相咫尺歸則益締素交徘徊不忍去且吾獲助于梅者夥矣潛光戢耀自守澹如耳目是屏取諸其貞澡身浴德皜如皎如物莫之污取諸其潔嚙精函美爰佩衆芳恐墜聲聞取諸其馨順常達變樂行憂違獨立不懼取諸其節若是者日進焉而未艾也且仕亦何常退將比焉永茲終譽吾安敢梅之忘或以大夫言告潘子潘子曰若大夫者其知道乎天下之道出與處而已矣出處之道準諸時而已矣君子善識時不以隱顯湛志貞諸慮不以通約易心耽寂慕幽塊處一室往焉不

返是守株繫匏者也怙趨而棄恬覬進而虞退宅競而遺伏是務華絕根者也匏繫者失時務華者失己之二者皆非也君子反之時止時行時明時晦內不失已外不失時故曰若大夫者可以言道子歸語大夫暨茲山之梅大夫不忘梅汝梅亦無忘大夫之德自茲伊始進秉鈞衡贊調鼎實羞清廟薦明堂藉焉以往汝梅其無替哉書有之若作和羹爾惟鹽梅於是或人歸以語大夫夫夫笑不荅以語梅梅笑亦不荅

西溪說

潘集卷十

七

潘子方臨流而坐觀水之義客有號西溪者請曰子隱人恥同于市廛築室西溪宅焉願聞君子之教矣潘子曰若亦有取于水乎夫水出之山也溪受之溪水之鍾矣酌之弗竭撓之弗汗是其量也水注之溪虛斯蓄焉溢斯出矣是其介也盈科以進斯夕不舍赴千里而不疑是其勇也風激之而波生焉日月射之而明成焉陰陽和之而雨施焉是其文也稿者以潤涸者以澤是其才也是故觀於水而溪之德見矣夫人之德蓋取諸溪取諸溪德以備焉是故仁德之量也廉德之介也義德之勇也禮德之文也知德之

才也文則不固介則不撓才則不窮量則有容勇則有終君子樂水德用以崇惟德之腴曰潤爾躬君子懋之聖賢其同子是之求奚趨異於塗之人客唯唯而退

須野說

吾邑習之張子始號西磬精深易學讀易至蒙受之以需喟然嘆曰需之時義大矣哉需須也迺更號須野或人未達問義于潘子潘子曰夫須有二道有人須於我者焉有我須於人者焉二者相爲重輕譬之權衡其氏印之勢然也我之道足尊矣則人須我也

潘集卷十

八

重人須我也重其有不爲我重者乎我無所得於道則人須我也輕人須我也輕其有能爲我重者乎是故人須於我者須在我也我須於人者須在人而繫諸我也君子亦求諸我而已矣易之需曰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易師孔穎達曰物初蒙稚待養而成無信不立所待惟信五爲需主用其中正以此待物需道畢矣是故我足須於人則人有不須我者乎在昔伊尹樂道有莘之野受聘而起著績升陟醜正在夏呂尚隱於磻溪脩霸王之略迨副車之載鷹揚牧野會朝勝殷孟子亦云君子尊德樂義窮不失義

達不離道故士得已民不失望焉士得已則我須於人者不亦重乎伊呂之所須商周者是已民不失望則人須於我者不亦重乎湯文之所須伊呂者是已丹山之鳳文明兆祥君子仰之慨其不至澤中之豹蒙霧而變其文蔚如觀者生色玉璞藏也良工求焉榘柅杞梓之材爰利於用雖峻谷窮山工師必往龍潛在淵以能雨也懷生之倫翹首闔澤若彼凡禽畜礫石麤材則雖日接於人人弗之貴也是故觀於此而須道見矣君子績學爲藝虞其薄也飾躬而行慮其替也勗忠以仕懼其違也猶夙夜惕厲矜矜焉要於極極追跡前聞以此而須故其道光明功業不顯于世矣需之彖曰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其是之謂哉

畦樂說

畦樂翁始豐於財好施予以是喪其資斧翁抗志浮雲悠然自足乃築室於圃取畦治焉栖遲偃仰其樂孔偕視天下之物体休如也旣而子顯榮翁弗貳弗渝其樂孔同人稱之曰畦樂翁翁自稱亦曰畦樂翁君子曰翁之樂寓於畦矣非畦而后樂也是故物以寄情情以發志志以宣樂樂在我也樂在我不在畦

是故無得喪無常變無遐邇無外內視之一也視之一斯陶陶乎耳矣樂莫大焉匪一則二二則係諸物失得困于外水火桎其中斯戚戚乎耳矣憂莫大焉故曰翁非畦而后樂也詩有之泌之洋洋可以樂飢非水而后樂也

息齋說

客有商于齊東之野者後利遠囂耽寂守約退焉若休止焉若浮迺名齋曰息或曰客其罔予哉予聞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客非商乎商其不于市乎闌闌之間裨販相尋鬻良雜苦故牟利者近囂囂者紛

潘集卷十

十

綸溷濁之名而隱之反也故近囂者靡息潘子曰爾未之知耶夫心迹之判久矣達人朝隱智士市藏匪跡乎觀惟心是以故居動而履靜者精斯一已涉囂而用寂者內斯潔已處羣而行獨者名斯異已蘭錡鈎陳之署不能損步兵埋照之神華紛聲利之區無以易君平卜肆之樂若之何以跡論哉是故天地發生冬閉其房變通之化也蟄蟲蠕動以時坯戶識幾之理也迺若爭于市朝目營營焉而罔知所止風斯下矣

訥齋說

我李氏子行少讀易次蒙之象慨然嘆曰蒙之時義
大矣哉夫蒙山下出泉其清未汨君子養正於蒙以
基聖功乃自號蒙谷既長而日益有聞易其號曰詡
齋問於伯兄子仁氏曰子云仁者其言也詡予嘗繹
思其指夫刃刀堅也刀之有刃其傷必多是故持刃
者謹之心而不忍心斯傷矣言而不詡言斯傷矣故
其文從刃示戒厥義不深遠乎予其懲以毖後患是
之取爾伯氏胡以詔之予曰然然而言之不可已也
又矣夫言剖析陰陽苞絡理道品藻物情經緯倫制
無大不貫靡細弗周昔在聖賢體道備德假象命辭

出言爲經永世作訓夫豈徒言者哉如其徒言則虛
車飾夫輪轅玉卮美而無當人弗庸之矣是故堅白
議窮於三耳稷下論屈於談天申墨道病於捭闔莊
列辭浮於汗漫景宋氣餒於靡淫是故古之立言者
其必慎諸此矣曰言如斯而已乎曰未也君子以身
受天下之寄御事物之變當經綸之責得其理則成
失其理而敗何莫不由夫言是故順非而飾少卯取
誅于兩觀利口捷給嗇夫勦說於虎圈智略驂前鼂
生失身於不密子貢出單詞而定霸千秋以一言而
悟主周勃少文卒著安劉之勩文子呐呐終成相晉

之勳是故古之立功者其必慎諸此矣曰言如斯而已乎曰未也易乾之九三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明道先生解云君子脩省言辭所以立誠若徒脩飾言辭斯僞也已君子慎之哉是故坤象著括囊之占風人垂胡顏之戒座右列金人之銘抑詩昭白圭之訓顏子養心齋以如愚仲雍謹不佞以成德元城去妄語於七年程子習靜坐而終日是故古之立德者其必慎諸此矣子行作而曰吾聞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此之謂三不朽然立德本也德有諸已則時而我庸策

勳以名世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傅是也時不我庸垂憲以開來古之人有行之者孔孟是也恕也謏陋安敢及斯言請遂識之庶幾日就月將無忘伯氏之教

棲霞對

有棲霞公子者戢曜巖居心逸體舒肅振鷺之容秉璠瑜之質悵世路于多岐結遐思乎幽域於是陽石山人聞而造焉揖公子棲霞之洞迺相與班荆而坐臨流而歌究皇始之易稽道德之文訂南華之旨更僕未休也山人問曰公子之於棲霞也樂乎曰樂山人曰樂有道乎曰有余聞之桎梏于疏屬者罔知懸

解之義拘樂于豐蔀者難語六合之觀嗟嗟流俗置
寵辱于毫芒膠憂喜于失得忘禍福之倚伏昧慶弔
之相尋玄黃眩其明淫哇亂其聽思慮鑠其精神哀
樂窒其平粹予惟悼哉故余之所居也考圖按史則
夢寐羲黃俯察仰觀則凝神宇宙引商汎徵則樂比
鈞天啜粟飲泉則味甘列鼎步東平之樂善慕河間
之大雅豈惟游心道藝將亦藉以永年山人曰若公
子所謂蓋樂乎外而未得諸內也古之至人以天地
爲一指齊萬古于一朝等光榮于蟬翼返視却聽保
氣嗇精不是是非非不物物我我不外累而智喪不

遣有而涉無泯色空于兩忘暢自然于象外是故喪
天下于汾陽其真全也作鳳鳴于嵩洛其思遠也獲
玄珠于罔象其神寂也故能躡太清遊山嶽喻風飲
露耽靈洞微達埃溘之表入玄冥之內狎無窮之門
享不死之齡徜徉明靈之府登陟瑤臺之上由此而
揆之其樂之遠近也譬之朝菌之與大椿也所見之
相懸也譬諸八澤之鮒圖南之鯤也二者其奚取焉
公子廩然而恬順風而稱曰余不敏得聆緒論庶斯
達矣迺作棲段之操援琴鼓之辭曰至人抱一兮鍊
太玄要道不煩兮契真詮漱我沆漭兮體僊僊揮斥

日月兮象蓋齊年乘躋萬里兮窮極地天

拙客對

聞之陳大夫篤行好古邃學淵識含瑾襲珍靡事眩
曜廼扁所寓曰拙客窩有驚世公子者私心怪焉未
達厥度進而問之曰異哉子之名居也吾聞道尚變
通時有沿革皇古旣逝人文昭宣君子與世推移聖
人達節爲貴是故彩色輝炳丹堊雜陳清廟之材也
九苞續紛和聲翕習希世之禽也子獨抱拙豈其未
思不鳴之鷹主人棄之櫟杜之木卷曲輪囷匠石弗
顧今子以璠璣之質登青雲之表勵矯世之心愧通

潘集卷十

十四

方之士某竊惑焉大夫曰居久矣余之不託于言也
敢因明訊一布其腹心夫自元化旁流兩儀肇立大
鈞播物形神相禪歲年罔極人壽幾何是故達士大
觀至人遺物等造化爲蜉蝣視古今猶旦暮比光陰
于過客埒人生于逆旅齊壽促于彭殤嗚呼已矣拙
不足恃巧奚以云子習流俗之浮華欲變予之素志
子獨笑子之醉今而遽忘乎古也洪荒之初生民之
始太和未散太璞未彫與物無營處世莫競此爲何
時後世之文不勝其敝是以仲尼嘆大道之隱老氏
欲鎮以無名之朴也子安得以人爲之巧易自然之

拙哉是故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人以其辨吾以其訥
徵德頌功躡華登要人以其躁吾以其靜甘脆肥醲
冶容靡曼人以其華吾以其寂議論風生智略輻輳
人以其敏吾以其鈍夫芒刃入于無間鉛刀效于一
割鯤鵬運于九萬鷦鳥巢于寸枝何則其分殊也寧
曳尾于塗而不願犧牛之文錦寧委芳于野而恥同
荃蕙之數化何則其志異也子姑往矣吾將反舊服
于太虛歸情素于寂沕覽蓋軫之罔終混巧拙而若
一習聃史之玄同守常德以爲質於是仰天而嘆隱
几而歌曰大道無形含聖神兮至德內光孕厥真兮
生寄死歸又何常兮草衣木食曷其傷兮大人齊物
寵辱忘兮被褐懷玉夢羲黃兮

中憲大夫龍先生像贊

猗與先生維楚之英精神昭朗道藝夙成握手玄壁
四方令名天衢躡步王國振纓翳薈之林迺翔六翮
俯仰墳丘棲遲翰墨光質生長沙是式吏隱從容
日邁厥德珠以川輝璞以山秀左右東平樂善斯就
投簪市朝懸車巖岫永嘯長吟頤心養壽佑啓後人
以似以續浚明有家治功高矚寵錫攸崇爰綏百福
燁燁金章莪莪豸服如川方至言濟其原如木斯茂

言培其根丹靑再貌精爽若存風晞前烈慶浹後昆
龍母太恭人贊

玉寶孕珠兮惟淵斯睟展如之人兮寔惟良配出懋
蘋蘩兮悃德咸備祥發慶膺兮允錫爾類收華委世
兮容神永闕遺像儼如兮式瞻清懿肅乎其敬兮惟
德之徵優乎若存兮惟神之凝萊有逸妻兮厥與之
倫孟有令毋兮爰茲卜鄰鸞迴紫誥兮福履振振吁
嗟兮恭人

潘筮江先生集卷之十

潘集卷十

潘筮江先生集卷之十一

墓誌銘 祭文

景寧王教授王公墓誌銘

華原王翼之先生典教徽藩事 景寧王餘二十年
每事多匡正 王器重之正德庚辰歲卒官 王曰
天其降罰于予善人適喪府之人則曰悠悠彼蒼胡
不憖遺者德終惠我人鈞之人亦曰王公云亡邦其
喪厥輔蓋先生以純德任久而入人深也越七年嘉
靖丙戌其子選奉喪歸葬秦川會余守鈞至遂持狀
乞銘余讀而異之銘惡可辭按狀公諱良相翼之其

潘集卷十一

字也性簡靜好植竹柏中庭號柏竹主人高祖清舉
元進士任樞密僉事會祖舜卿祖子華皆有隱德父
綸舉景泰庚午任教諭公生岐嶷眉目秀炯弱冠好
學名立補郡弟子員弘治癸丑以歲貢至部授霑化
縣學訓導改魏縣丁內艱去服闋鈞人馬太宰端肅
公以 景寧王始受封慎擇學行老成者爲輔擢先
生補教授員先生盡心匡輔一罄忠赤故受知 簡
王正德庚午 簡王擬用先生奏補紀善員遣官白

景寧景寧婉爲之辭事遂寢癸酉以疾引年乞骸

骨歸 王曰先生忍棄予歸邪竟勉留有第宅之賜

先生生天順己亥九月二十三日卒庚辰九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六配屈氏子二長卽選庠生次延典膳女五孫男一汝嘉先生惇敘彛倫孝友諄至初仕霑化也時兄良輔爲濟邑丞迎母養于濬先生鬱鬱不樂乃乞歸銓曹屠太宰廉得其志憐之爲改于魏魏近濬便迎養也逮親歿瘞毀悲哀終其喪可謂能孝先生見義分明不苟取予值歲饑常發粟濟貧窮里人德之可謂能義其在鈞也建家廟于官署東四時脩祀必誠必敬又以身率先子弟故諸子弟咸恂恂雅馴以淳謹聞可謂知禮其教諸子恒舉說古人訓戒擇師得谿田馬公遣子就學焉以故選學口進爲望關中可謂能教夫是數者皆可銘銘曰嗟嗟君子關西英純德古風莫與京王官小試邦之禎勤勞奉職王心寧克啓後人昌厓聲樂丘歸窆秦川平垂世不朽徵余銘

南京刑部主事趙公墓誌銘

嘉靖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南京刑部主事梅谷趙公以官卒子一誠扶柩東還卜弗克葬越六載歲乙未冬十有一月二十七日始獲營窆林塘之原一誠持縣學生康應初狀來請銘按狀公諱綸字廷言號梅

谷別號卓峯世爲海上令族父霽娶潘氏生公公生
穎異出羣風采渙發少卽厲志力學正德己卯舉鄉
庚辰舉禮部尋以母憂歸服闋策大廷授內江尹
時嘉靖改元二年也內江歷瞿唐諸峽之險家人有
難色公毅然以行曰古王遵叱馭何如人也入蜀境
稅駕道左見民老幼食糲稗歎曰民其殆乎首禁漁
獵節浮費罷工役賑貧窮問疾苦修明政教凡二十
餘條民賴以安尤加意學校講明聖賢經濟之術名
士如趙貞吉甘俊民輩數十人宗以爲師蜀俗多火
葬公設厲禁置義塚全死者屍又信鬼佞佛公諭以

正卒止憎俗民有利姪財產夜手刀七命者給爲盜
公片言折伏僚吏驚以爲神蜀素罕雪是歲雪盈寸
又蝗不入境粟一五穗士民刻石頌德稱三異焉三
載考績擢官留都斷獄明允時戚里怙勢虐人考驗
得情有曲爲之庇者公持論堅不移竟置于理大司
寇周公重之每引計事稱益友云居無何疾作不起
距所生弘治戊申年四十有三配陸孺人子男二長
卽一誠庠生次一明女二公始爲弟子員與恩同邑
學癸未春又同舉進士故獲久侍公公論議常依名
節諸所踐履期頡頏古人使究厥用則公勛名安如

也而位終郎署壽不克永嗟嗟蒼天今其已夫猗蘭
在野嚴霜悴之良玉簡珠湮淪山谷恒靳其光世所
共傷也嗟嗟蒼天謂之何哉一誠泣謂余曰先君不
能大壽而子孫孱弱非先生志銘茂不朽矣余忍不
爲之銘詞曰倬哉梅谷韞矣其光珪璋挺耀純懿以
臧百夫之特萬民所望位不德稱今也其亡懷珍孕
璞永閔玄堂泉明谷秀草潤木芳千秋萬祀君子之
藏

贈南京戶部主事汪公墓碑銘

贈承德郎南京戶部主事汪公正德丙寅秋八月疾

潘集卷上

四

卒葬廣照山越十有八年嘉靖癸未其子漢淵之起
家進士拜南京戶部主事贈公如其官又十七年歲
庚子淵之歷戶部郎中知永州府致政歸謂舊墓隘
也始卜徙今墓墓在野塘原水木交秀風氣完好門
堂封域從衛儀像咸麗于制越前規遠矣淵之泣謂
子曰吾先子遭世中衰殫力經營惟孤是訓孤有今
日迺不克一日養心則若何惟吾先子潛德隱行復
泯泯焉罔昭示將來斯莫大之僇願子圖之以揭諸
墓也子與淵之同舉于鄉又同舉進士相友善不敢
以不文辭公諱容字克寬先世歙人唐越國公華之

裔也宋末莘老徙皖入明族益大世居欽化鄉環數里皆汪姓號汪家團始祖得仁以財雄鄉時永樂徙民實京師祖氏重遷流散四方無考獨添保留皖公會祖佛保祖彥亨父小七門祚中微遺田數頃委之同邑丁氏以避輪役公生四歲母熊氏卒明年父卒育於他姓九歲丁氏濬求得之撫如己子矧其舉止異凡兒歎曰此子其再立汪氏乃以田數十畝歸公公軒豁慷慨甫弱冠磊落不羈嘗事商遊挾輕貲出歸則獲利輒倍故業復植性好施予凡贈遺賓友周卹貧乏脩治道里杜梁不少靳一日遊金陵市錦綺

數篋寄所交章氏章私之給爲盜因以居實期來歲償公比往章貧益甚遂裂券棄責冬月行江滸見巨艦覆亟募舸援之內鄉舉士九人幾殆延歸躬爇火更衣召匠製袍九具詰旦贖贈以行不問姓氏其右義樂施皆此類也弘治壬寅公時未舉嗣夜夢雙鯉挾霧升一凌天表旦語危大理危曰是當育顯子之祥癸卯而子淵之果生淵之之少也遣就傅旣長延師取友啓迪甄陶靡不用極以故學成而名立云公卒于丙寅歲八月二十有五日距生正統甲子六月初八日享年六十有三夫以公少值孤苦不階尺寸

乃能幹蠱用譽惟以義施晚篤教子遭家中落處之
晏如無幾微尤悔詎不謂難取公初娶錢氏生女一
適葉棊繼詹氏贈太安人生子一卽漢女二適袁伯
郭山孫男三長曰噐邑庠生次曰田曰申女一曾孫
男二長曰所見次曰所聞女一夫子姓振振蘭蓀茁
秀式以永世公行義之效不旣著乎徐子升太史旣
列公之行刻之藏於墓矣予復揭而銘詞曰遙遙光
冑顯自唐越國之後人傳芳本蕃條遠世不乏布漢
扶疎散四方皖公山麓孕靈秀中葉式微公克昌幹
蠱亢宗開厥後天池鱗化高翱翔夜臺褒馳被寵錫
聲傳桑梓增輝光詢謀改葬卜云吉地乘生氣終允
臧福祉流傳永無極雲仍萬禩承宗祊祖德昭明植
遺矩有考其在此銘章

贈安人汪母詹氏墓碣銘

太安人詹氏故贈承德郎南京戶部主事汪君之配
永州府太守漢之母也詹爲皖舊族紅巾亂屠城存
者九姓詹其一也安人父璽明經補庠生性狷介寡
諧安人生而穎敏凝重口授以孝經小學列女傳諸
書能悉大義父母異焉而難其儷嘗曰是女不爲貴
人妻將不爲貴人母成化丙申承德君配錢氏卒聞

安人賢也託詹之友往求之詹曰吾聞汪子慷慨多大節本巨族子中微其興也兆矣許之故安人歸于汪氏承德君商遊歲再出安人綜理家政有則撫錢所生女不啻已出承德君宜之人以爲賢太守君幼也教以數日方名稍長授句讀每出命偕賢者遊歸必詢所交暨所業承德君交遊多賢士至留課子安人治具必豐腆或脫簪珥充人又賢之太守君爲諸生試有司輒獲提衡安人色喜屢試秋闈不利安人不色愠曰學不學人也至進取不有命耶語聞人益賢之寧藩兆亂之歲來寇皖城太守君聞變奉毋避

山澤中安人驚悸成疾當疾亟奄奄若夢中語曰逆濠悖違天道事必無成憂居民受僂耳又呼太守君謂曰惜也吾不及見兒顯榮也汝異日效用必竭忠守貞無負幼學太守君泣數行下受命惟謹俄頃氣絕而殂時已卯七月二十九日也距生景泰壬申七月二十二日享年六十有八所產子男女若孫詳載承德君墓碑中故不著夫安人屬纊之夕廼惓惓不忘公室與古列女所紀不卹緯而憂國家者何異是可謂賢安人卒四年爲嘉靖癸未太守君登進士拜南京戶部主事又三年膺贈錫之榮又十五年歲

庚子遷葬龍山之麓去承德君治塘鐵爐墩墓四十里而遙太守君度地擇良謀及卜筮既罄厥心迺不合葬以從古始又明年辛丑太守君之友最安人世行伐石刻文銘曰於惟安人毓令德兮闡政脩舉端內則兮教子義方殫心力兮天霜夜零悴庭萱兮子登霄路奮高騫兮夜臺寵錫賁幽玄兮卜兆龍山亦孔之臧兮川原拱衛呵禁不祥兮治塘鬱特遙相望兮體鬼歸于地鬼氣無不之兮迺利嗣人祿永綏兮毋德不墜視予詞兮

弋陽王教授張公配朱孺人合葬墓誌銘

潘集卷十一

八

城南先生張公以弋陽王教授致政歸嘉靖歲辛丑十一月二十五日考終殯于邑南姚涇之原越八年戊申九月十有八日配朱孺人亦卒明年己酉四月十日迺啓先生殯而大封之孺人祔焉公中子大愚大魯懼公之德善功烈不表著而日湮也迺屬公之門人徐子鳴鸞論譔爲狀又屬公之門人恩作銘刻石納于玄堂公諱武字德勇姓張氏別號城南張氏之先從宋南渡徙上海楊溪世爲著姓明興始祖仲實舉稅戶人材擢江西崇仁令仲實生宗善宗善生公吉公吉生麟麟生時公考也四世祖孫咸以詩學

承家母周氏生公公生而穎異不羣稍長彊善力學
經籍子史綜覽不遺屬文邁騁籟古日益奮聲入鄉
學二十年督學歲行縣試輒高等尋貢入國學復試
高等而數竒不偶不獲舉于鄉歲辛卯秋大魯乃舉
于鄉公喜曰有兒成吾志矣乙未如選銓曹試又高
等當補府推官公不樂刑官乞以儒職自効迺特授
今官云弋陽自宸濠之變 王以賢聞 今上錄之

攝國事事之鉅細罷舉罔不決于教授教授職卑而
與他府長史等埒公廉介自持以德義相匡輔所造
滕陳詞獻替可否一出于正又作鑒古錄保祚箴以

潘集卷十一

一九

獻 王謝納焉繇是 王之賢聲日聞 上嘉之下

爾書褒異更印掌國事增定三司朝見禮儀悉公佐
導之烈方諸賈生之輔梁仲舒之相江都亡以過也
王方倚公爲重而公有歸志數上書乞骸骨 王不
得已從之公歸杜門謝事日閱經史自適境與意會
則怡然喜或一二知友時時來來則觴詠奕棋嘯傲
終日於世之寵辱利鈍漠如也再踰年公歿配朱孺
人迺同邑名家子溫慈惠和慎重寡言及嬪于公允
執婦業孝敬婉孌凡公之學成名立惟孺人贊助之
功振振諸胤爲世之良亦惟令母義方之教人謂與

公儷德云公生于成化癸巳九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九孺人生成化甲午九月二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五子男七人一元先公卒次卽大愚大魯次則大畏大儉大受大納女一人孫男六人曰汝明庠生汝金汝玉汝行汝器汝鎮女四人曾孫男一人曰所敬女一人公學可以潤身政可以及物德可以動衆是故家邦無怨人士無賢不肖咸傾心鄉往樂與之游善夫徐子之論曰君子哉若人其陳太丘徐孺子之流乎非阿其所好語矣余又憶曩時公屬纊之晨大魯與余侍公疊疊百言咸依忠孝長厚間以古之大儒

名輔相期勉大魯奉命唯唯泣數行下余亦唯唯泣下俄頃愴然而逝夫以公之志若才使究厥用其所樹立何可勝道迺今已矣位不勝德有餘痼焉雖然公諸子若孫咸競爽克家激昂雲路則其食報于嗣人者惡有窮已也迺系之銘銘曰於皇海邑山澤函珍曰闡靈秀乃產哲人於維張氏世篤其慶城南奮跡益振厥聲領袖人倫兼體諸德簡諒溫如柔和剛克發憤下帷博聞多識受命于朝以相王國古人一職安敢苟爲光光董賈百世之師公也服膺敬共弗違趾美前脩殊代同歸曠度遠心一辭而退匪激匪

流不辱不殆俯仰天壤樂無隔閼春卉秋葩晨烟夕
靄彼蒼不吊霜霰朝零椿華委耀庭萱謝榮後祿永
綏子孫代興鵬搏鷗運霄路崢嶸姚涇之陽風氣攸
好草木萋腴川原環繞君子之藏百世是保先德不
湮我銘載考

寧德丞喬君墓誌銘

寧德丞喬適菴君卒之明年爲嘉靖壬子其孤懋敬
將以是冬某月日奉柩窆于某原之新塋迺持其叔
父進士君誥所撰狀來請銘拜而泣曰孤也寡昧天
其降罰于孤俾我先君不祿無以伸一日之養葬將

至矣假令潛德歆行復湮沒不表聞于世孤之僂也
斯大矣惟先生哀之俾有一言之辱余憶曩時弱冠
治詩與適菴從張城南先生遊盖有同門之雅誼故
不得而辭按狀曰君諱訓字師伊適菴別號先世有
智明者仕晉以德行稱後子姓散處吳會間至彥衡
族益昌大再傳而生四世祖晚翠公綱綱生南圃公
益益生怡間公嶽嶽生南溪公積授安陸州判官南
溪公娶馮氏生二子適菴其仲也少游邑庠以能文
著聲屢試不偶於有司迺循例補太學生謁選銓曹
授廣東東莞縣簿東莞故號難治君則以慎勤自勵

寬惠得民監司廉其能屢加獎異居三載天官考最
擢福建寧德丞寧德地險瘠民獷多盜君捕其尤者
論以法餘悉撫諭安堵其治理有成亦如東莞士論
多之未幾解政歸構亭闢園鑿池架石羅清泉珍木
之勝日奉南溪公承顏嘯傲於中又性灑落與布衣
交飲酒賦詩奕棋自適不爲高岸矜炫之行然以敬
自將未嘗愞慢墮禮持身理家人稱良焉娶顧氏無
子別置側室胡氏生子一卽懋敬也蚤遣就傅力學
今補邑學弟子員歲辛亥正月十六日以疾卒正寢
距所生弘治壬子五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六云天以

君之才之德而仕止于丞又僅獲中壽嗚呼傷哉潘
子曰予嘗慨古才賢之士懷璞負奇而不偶于時者
何限伯牛之疾子淵之天揆之天道杳渺無垠庸可
理測邪若適菴者雖未登臚仕而施諸丞簿政善可
錄已窺見一斑家庭善集慶流斯遠子弟咸循循以
文學自喜揚眉矜目增祚祐之光者殆未可量然則
又何傷矣迺系之銘曰嗟嗟適菴兮宅心坦平緝學
以提身兮黌校推英胡徂徊于雲路兮三年不鳴遂
策名于太學兮蠖屈求伸寄一職以效忠兮何負于
丞苟位卑而志通兮亦奚曠其芳聲綿厥慶于昆裔

兮將福履乎繩繩卜吉壤爲玄廬兮洵鬱鬱乎佳城
暨予銘之不蝕兮粵百世其攸寧

祭石子珍文

嗟嗟子珍兮夙呈令名曰予在幼兮交臂同行才華
剡起兮莫之與京天旣畀之良兮胡奪之速豈脩翼
不能卑棲兮適中道而卷局覬造化之神明兮糾我
人之情曲惻子安之蚤世兮悲文勝之莫贖酌桂湑
兮羞瓊蕉玄雲曠兮涼風焱羗彷彿而不見兮心忉
忉靈乎歸來兮尚無遙

祭董封君文

潘集卷五

十三

於乎我公鍾間值之氣蘊淵泉之學負經綸之才始
陟臺司阜曩著聲繼守大藩甘棠留詠而位止于斯
才不及竟識者惜焉天啓後人克承家學宅揆論道
爲國羽儀歷佐天曹忠誠彌篤舉賢黜幽士林賴
之凡所以遺公之封大公之施者方永焉而未艾也
恩也晚進忝竊門墻悵承顏之未能悅泰山其若望
遽爾聞訃如何弗傷緘蕪辭以致奠庶來格其洋洋
祭敬所蔣公文

於惟我公鍾英湘水負業經綸拚飛桂嶺振跡楓宸
歷事三朝論思昕夕學究天人節同金石望切玉

鉉勛銘商鼎碩德高風朝野引領遜此碩膚懸車故里其樂只且左圖右史天不憖遺忽爾云俎恩也聞訃千里增吁茲以職事至止瞻拜几筵忽兮如在馨歎肅然抑其瑞世之功爲鳳爲麟浩然之氣爲星爲辰揮斥八極周遊九垓與太乙爲侶元氣爲鄰者乎敢羞溘藻侑以江薤庶幾來格永憚余辭

祭思齋鄭先生文

嗚呼先生止于斯乎先生抱珪璋之器佩奇璋之才筮仕之初令我上海宣惠布和芟煩植廢六事旣脩動謠南國有西山氏之政焉恩時爲諸生誘掖獎誨

潘集卷十

十四

靡所不至其作新士類咸彬彬鄉風有歐陽子之烈焉旣而晉爲侍御益篤忠誠風裁著聞存心獻替有仲淹氏之志焉癸巳之秋迺罹異造謝政言歸恩有于粵之行連舟北下玉山之別教音在耳不數月而訃聞矣嗚呼先生遽止斯乎謂賢者遐邪先生之才罔究厥施謂仁者壽邪先生之年未及強仕此造化之不可推而天下所共悲也東望壺山泣焉流涕一尊之酌千里之辭豈惟區區門牆之愛已哉

祭王封君文

諦觀天道豈曰遠而源深流浚積厚光施緜緜世澤

如彼力田是穠是養爰有豐年猗與先生懷珍抱璞
樹德滋仁以綏後祿誕惟令人克隆厥世奮跡清朝
勲名日勵蘭蓀茁秀適茂其華光光封錫寵賁攸加
始也戶曹再遷儀部食報無涯永篤斯祜生旣受祉
歿則全歸形神不返風木餘悲丹旌雲合桂水增吁
薄陳絮酒竊附生芻

祭毛督學文

於乎先生乃至斯極耶鳳翔千仞鯁奮天池是將頡
頏霄路爲世羽儀光大而無艾也一旦脫鱗鍛翮奄
焉長化是遵何理哉於乎先生英邁夙成鴻聲蚤赫

滄集卷上

十五

緬惟釋褐之年牛刀初試棠陰頌歌繼擢刑曹明允
不著再秉臬憲風采誕聞及其省方視學桃李甄培
子衿作氣其勲業日新而未已也晨霜撒瑟哲人殂
傷修翼卑棲中道蹉跎婚嫁未畢壽母在堂蒼天謂
何乃至斯極耶此固理數之不可詰而行路所共悲
也矧同官茲上締交蘭臭者哉旅襯言歸丹旆東指
酸風載塗陰雲颯邈薄陳蘋藻于彼江濱詞不盡哀
永慟斯文

祭封君蔡公文

於惟我公閩山挺異樸楸淳良淵渟嶽峙玉色金相

德則隆矣於惟我公跡隱鹿門名傳谷口仁禮持身
詩書啓後行則備矣毓秀鍾英克生賢子振步巍科
蜚聲青瑣敷歷中外勲名日播秉鉞有虔救寧南土
福則遐矣桓桓司馬 天子褒嘉寵以馳封章服載
加垂金紵紫其樂無涯貴則崇矣於惟我公徜徉泉
石綜理琴書年躋耆耄泮渙桑榆壽則昌矣夫德懿
行備福以德承曰壽曰貴諸福畢膺世如公者其有
幾人若公之歿可無憾矣特以訃音聿聞元臣釋位
當宁厯闔外之慮邦氓牽九戩之思繫公之歿關
繫者重吾人之情其曷已諸式陳豆薦申以蕪詞靈
乎如在庶幾格思

潘集卷十一

十六

祭孫汝鳴文

嗟嗟汝鳴今其已夫汝鳴幼稟倜儻之材長負經綸
之志雄偉不羣俯視一世謂希文可以並馳榮位可
以跂致屢蹟文場乃從邑貢賞志溘然以歿世之材
志不及汝鳴而登名仕籍策足要津者何限此曷故
哉憶予曩時與汝鳴暨石子子珍友也恒以用世相
期子珍仕而夭死汝鳴不偶于時又弗永齡予則愆
咎彌彰遐謫嶺外世路嶮巇其能無一慨乎鸞鳳暗
喑啁雀高鳴芷蘭春悴蕭艾秋榮英雋蚤世饗養長

年物理天道胡爲其然古之達人目造化爲小兒薄
名利于蜚螿等寵辱于浮漚齊彭殤于一瞬職此之
繇也嗟嗟汝鳴今其已夫夜臺有知能不憚然于予
言也夫

祭張立峯文

維先生之秉德兮放情志於天游蹇率直其非矯兮
亦委順而非柔沛英聲於甲第兮蘊經濟之宏猷始
著績於兵曹兮令聞燁乎其四流繼持憲於臬臺兮
肅風紀於西甌思故園之松菊兮亟反服於林丘甘
道腴之雋永兮睨榮利於浮漚余締交非一日兮結
蘭契於同仇憶曲江之春麗兮儼齊轡於瀛洲相砥
礪於官常今期矢志而好脩暨追隨於鄉井兮日笑
語其綢繆胡中道之捐棄兮悵形容之莫留陰雲被
於丹旄兮寒風慘乎颼颼束生芻以祗事兮淚霑臆
而不可收

祭董朗洲文

猗與先生天才雋異卓爾不羣績學待用誠哉國琛
振跡賢科蜚英藝林拜官禮曹簡登中秘喉舌是膺
經緯 帝制文采葩流綜思肯綮質矣不疏華而弗
詭人多服之謂其得體時乎弗遇左遷河東分理誠

政克秉清公 賜環有待以俟升庸才長命短邁此
鞠凶官無積羨歿無歛貲旅襯南旋千里透遲士心
咸惻行路傷悲予也並君鄉舉獨憐君才悼君之喪
眷眷于懷薄陳此奠維以告哀

祭李少叅文

於惟先生太華鍾靈脩德名立緝學行成迺魁鄉選
首冠羣英暨薦禮闈奮跡彤庭始授戶曹出納有經
繼遷儀部秉道寅清晉陟學宗鄒魯之濱青衿弦咏
文教風行擢叅浙藩益篤忠貞壬子之夏越海波興
我兵不戒黃巖震驚身衝矢石幾隕厥生公也僂力
晨夕靡寧保聚餘衆浚湟築城拮据卒瘁疾是膺
旻天不吊殲此哲人人亦有言仁者壽徵胡公仁矣
奄然遽零歸視千里弱息六齡黃鳥悲歌胡寧忍聞
某等與公接雅縉紳敦交匪薄曷以爲情寄哀觴奠
悵目清塵淒風瑟瑟有涕霑襟

祭陸篋齋文

嘉靖癸丑七月某日浙江布政使司左叅政上海潘
恩浙江按察司僉事巴陵姜廷頤謹以香幣牲醴庶
羞之奠致祭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篋齋陸公曰嗚
呼我公純慤之質稟平性生希古之學篤于終始經

論之模見之歷試屈指如公胡可多得今其已夫方
公奮跡南靡繼登甲第才華劍著令問日章筮仕部
曹明試之功兩都稱最暨遷岳守循良之政奏課獨
優簡擢卿寺進位中丞明練庶務鑒達治幾無出其
右此希世之儁民國家之瑚璉也天不憖遺五十而
歿勲業未竟彼蒼謂何恩也以同年之雅獲麗澤于
父承願也以邦人之分接光華于覆露茲以觀風同
泐斯土考懿德于鄉評感今悼昔懷舊思賢逝川莫
返令聞空傳一哀出涕不覺潸然薄陳此奠聊以告
虔

祭熊北原冢宰文

潘集卷十一

十九

於惟太宰章水鍾靈質稟明懿德負剛貞甲科騰譽
青瑣蜚英爲邦司直憲諤著聲抗言典禮彝倫日星
帝心簡在遂爾升庸出貳薇垣惠政流行入總臺
憲持國紀經風猷丕顯正色絕倫晉陟宰臣曰秉鈞
衡銓藻流品衆職仰成先民有作楷範未傾文恪簡
夷端毅忠清公也其庶繼武齊名歸樂林泉養道襲
珍靜鎮浮競後生法程某等觀風茲省亦藉儀刑吳
天不吊條賈老成形容長謝徽烈不泯一哀寄奠永

悼斯文

祭歐陽南野尚書文

惟公質稟文江之秀學希濂洛之英志抱濟時之略
材鈞柱石之珍方其釋褐而爲牧普德惠于州氓遂
聲華之剡起乃晉陟乎儒林肆校讐于中秘日光大
而有名貳司成于南國聿領袖乎人倫析疑義而冰
釋端楷範其若劍卿寺繼擢宮詹載登班學士之清
秩秉吾道之主盟暨正位乎宗伯受簡知於帝心
慨然自任以天下益以砥礪乎忠貞是故世之談道
學者非迂則詭公探究本原一語一言咸就平實人
樂其可親世之優文藝者或歎于政公通達治體可

潘集卷十

二十

否是非定于談笑人僉誦其明若夫總裁國史著述
揚聲囊括三才鉤稽典故衆咸服其筆削之精迺若
宗藩椒衍祿廩靡靡奏報章條區畫有經因時制節
蓋默遇乎通變之神粲而不殊又無損于皇家敦
睦之仁彼好名之徒祗竊耀夫皦皦而昧于通方之
士又恒病乎硜硜視公蓋得其疏節亦孰與媿類而
比鄰唯鼎席之有待四方尚覲其經綸胡旻天之不
吊溘一疾而遐征天子念公贈蔭葬錫紛渥寵之
誣膺朝行悼公乎購哭臨盡乎罔以爲情蓋公之還
化宇宙已莫能髮鬢擬其形繫聞望之隆易名之典

垂光榮於不朽殆與竹帛乎偕存某等邇交知之
日攬道義以爲程觀丹旆之南旋悵寥絕乎儀形山
色溪容之有像者同予情黯淡而不欣光風霽月不
隨形而泯者耿乎若覩其生平採江籬以羞奠庶靈
爽之居歆

潘筮江先生集卷之十一

潘集卷十一

十一

潘筮江先生集卷之十二

雜述

述經

乾剛君道也父道也夫道也過剛則亢亢則悔故用九以無首吉坤柔臣道也子道也妻道也過柔則廢廢則不足配乾故用六利永貞

有天地則有君長故屯次乾坤曰利建侯君侯者所以子萬民而生之者也與天地並爲三君不能子民則屯難不解天地否塞是以君子之道貴盡性以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斯與天地參象曰雲雷屯

潘集卷十二

君子以經綸義玄遠矣

訟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無成何謂也曰君子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其動也中德薄祿浮謂之竊力小任大謂之罔皆鮮終之道也

師貞丈人吉無咎三代之將如伊尹呂望可以當之後世若漢之趙充國諸葛武侯其次也唐之郭子儀宋之曹彬又其次也

師上六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諸賞功之戒乎雖然古之明王敬慎蓋先之矣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謹于豫也若假小人成功而論封錫爵乃始制之亦末也

已

泰六四曰翩翩不富言陰復易也初九曰拔茅茹言陽進難也是故君子難進而小人易入也義理難持而物欲易行也明王觀象玩詞慎斯二者是故其自治也德崇其用人也業廣

乾坤立天地之體否泰盡天地之用體爲質各居其所是故上下位焉用爲氣交運無方是故四時行百物生焉大哉用乎見天地之心矣

謙以損受益其象多吉豫以樂招憂其象多危天下之理不越感應已矣

潘集卷十二

二

臨元亨利貞至八月有凶臨二陽浸長君子道也歷八月入遯陰升陽伏小人道也二氣相盪六爻反復治之隆污時之升降恒必由之惟聖人爲能明微通變而豫罔底于極易曰八月有凶豫之至也

雷雷噬嗑電明雷震二者相因君子折獄以之尚明威也明威亦相因世未有不明而能威者

復陰柔消去陽剛反位言復內陽也子云克已復禮爲仁已言克禮言復外私而內仁也

艮其趾止乎行也艮其輔止乎言也慎言行而天下之理得矣上九敦艮之吉此其積也曰敦者何厚其

所已能焉爾

中孚豚魚吉傳云豚躁魚冥孚信感于豚魚則無不
至本義云至信可感豚魚占者能致豚魚之應則吉
此不無可疑彖不云乎豚魚吉信及豚魚也言及自
我及之也所以名信之至如云誠貫金石所以名誠
之精非金石應我也

憂悔吝者存乎介是故雷風變而啓金滕成之幾聖
也震無咎者存乎悔是故崤師敗而作秦誓穆之近
于王也

鄭伯爲周卿士以周將畀虢公政怨焉使祭仲帥師

潘集卷三

三

取溫之麥及成周之禾傳曰周鄭交惡周室雖衰君
也鄭臣也臣子於君父敢稱兵求快焉此必誅之罪
左氏夷周於鄭交譏之母乃廢春秋義乎傳有云人
臣無將將則罔赦此其義也

坤初六履霜堅冰至傳曰子弑父臣弑君所由來者
漸矣是故君子貴未然之防公子翬在魯矯制專兵
不臣之迹已不可長繼而請殺桓求太宰讒人交亂
伊何所止卽是正以法焉其又何辭隱公弗能制其
始又隱忍於終廼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使營菟
裘吾老焉此何時也乃是言取鐘巫之禍宜及矣語

云當斷不斷始受其亂隱之謂乎

桓三年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傳曰爲賂故立華氏也魯取郕大鼎納之太廟謂之以賂誰曰不然第未知公之微也桓弑兄自立與督弑君何異天下之惡一也人得而討之公之心有懼焉者故因宋亂會三國成之宋亂成而魯可無事矣此桓志也然則三國曷從之曰三國之從以宋賂也受賂非罪與曰惡得無罪是舉也魯主之

襄公之立也子魚聽宋國之政於次睢之社則曰一會也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昏淫之鬼難以霸矣得死爲幸鹿上之盟則曰宋其亡乎小國爭盟禍也孟之會則曰君欲已甚其何以堪其伐鄭也則曰禍在此矣君子曰書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言臣道也子魚爲宋宗臣君之過舉弗能諫焉徒言何益諫弗入焉死之可也去可也如其弗諫不如無言曰宗臣也可去乎哉曰古有之比干死箕子囚微子去三人也殷之宗也而知所擇焉夫子以爲仁矣

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朔以明曆曆以正時時以敬事事以致功是故爲禮者謹之天子頒焉諸侯告焉尊君也告朔必於廟親親也文公廢不告棄禮蔑君

罪之大者猶朝于廟始變古也自是以來弗朝于廟矣是故子貢欲去夫餼羊孔子曰我愛其禮爾愛其羊此書猶亦存羊意也傳者未喻乃曰猶可止之辭傳曰鄭子產作丘賦重取民也國人謗之子寬以告弗聽子寬曰國民先亡乎政不率法而制於心君子曰此史之失其傳也仁人之行度於衷矣施厚斂薄厚以斂焉阜財宣侈叢怨賈禍何以爲國子產無是也或曰何以知之曰吾從其言矣其寓書宣子曰長國家者患非無賄無令名之難加賦非賄乎賄以敗名以壞國基于產無是也孔子亦曰其養民惠又曰

惠人如其加賦不仁孰甚焉何以爲子產

禮之用大矣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莫非禮也親疎有自然之情非禮則亂故謂之定同異有秩然之分非禮則雜故謂之別嫌疑隱而難知也非禮無辨故謂之決是非有形易知也非禮亦不可見故謂之明

行禮以中爲準不妄悅人妄悅人者僞以侈失則過焉是故微生乞醯夫子以爲濫矣不辭費辭費者固以嗇失則不及焉是故晏子豚肩不掩豆夫子以爲隘矣

矢非以復也用之升陞之戰鬚非以吊也見于狐貍之敗夫豈擇是哉不得已也曷爲其不得已蓋兵革之後無衣以復以矢其諸得已乎人各有喪鬚而平其諸得已乎然則記者曷謹之曰志禮始變志禮始變其足以爲戒乎爾

禮莫先于正容正容莫先于瞻視是故君子慎焉天子穆穆故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諸侯皇皇故綏視綏視則上於袷矣大夫濟濟故衡視衡視乎也士蹇蹇故視五步五步則遠於衡視矣凡視上於面者其神散非敖乎下於帶者其神奪非有憂乎傾邪不正者其神失守非姦乎君子所以尊其瞻視此之謂也

論學

冰之于水陰凝之也比其釋焉水而已矣是故赴川達海莫能禦焉欲之於理物蔽之也比其反焉理而已矣是故克已復禮天下歸仁欲不足以累之

玄豹隱霧以文身潛龍在淵以成德是故君子學也默識不以侈名行也順時不以願外仕也共職不以嗟卑

問榮辱曰二者恒相因小人求諸人喜得悲喪是故大榮則大辱矣小榮則小辱矣君子求諸已窮通失

得處之一是故無學無辱其道自足

或曰孟子云學問之道求放心而已矣敢問求放心由學問以求之與曰問學外也心內也以外求內是奚足哉然則以心求之與曰心一而已以心求心是二心也心有二乎然則孰從而求之曰其機在覺其道在主敬在寡欲今夫心之未放渾然在中其放也目淫于靡曼耳聵于繁聲口爽于甘味則引之去矣是故覺以照之主敬以持之寡欲以制之然後本體不虧何有于放若曰求已放之心反之使來是放者一心求者又一心也心有二乎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心本心也人心放心也又云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主敬者惟一之謂寡欲者惟精之謂也此其求之之道也

岳武穆之歿關宋祚存廢世咸悼其忠未知其仁或疑班師之舉非是謂大夫出疆可以專遂檜之矯君令召之也若阻兵不歸是謂抗君檜益得以有辭矣赤族之禍又曷以逃且身爲大將而忍抗君則與夷獠何異胡以討賊武穆常有言君臣大倫根于天性孰謂根于天性者而忍少解于心乎故曰武穆之歿可知其仁

方遜學其仁者與抗節不回死義而無悔絕命辭有成仁之志焉其逢于之儔也如其遇主伊周之業可興乎

道足於已通極性命不增損于趨時不附麗于外物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語道之本足者乎楊子有云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閭閻在上簞瓢捽茹亦山雌也

大哉元氣周流宇宙分爲兩儀列爲四時闔闢往來無窮已也夫人得之以生喘息呼吸與天地通一息不屬則失常矣六腑五臟九竅百骸氣之流行滲漉灌注罔有不周一體不貫則壅滯弗寧矣聖人以身視人不分形埒不立町畦遠邇親疎通之一息無弗屬也憂人之憂樂人之樂利害休戚聯之一體無弗貫也夫是之謂治人以身古語有之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制也真名言哉孟子亦口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論治

王道不行于世久矣周自東遷五伯繼起文武之澤其墜乎秦伯之殘者也漢雜用伯王卓哉文景禮樂不復興焉他可知矣唐治下于漢者也宋仁厚開基

藝祖洪其源仁宗浚其波然國弱不支夷禍用長
在文景之後乎

或問帝王之德曰堯舜禹其至乎湯放桀已有慙德
武之誅紂甚矣是處君臣之否者與子云韶盡美盡
善武未盡善又云文王其至德也已以服事殷其不
與湯武可知也曰不與湯武曷不明言以詔世曰夫
子殷人也周時王也是以爲之諱也

或問將相之職可兼乎曰未之知也問將才曰呂望
其人也矢于牧野時維鷹揚周公弗之與矣問相才
曰周公其人也脩禮合樂光崇至治太公弗之與矣

潘集卷十二

九

故曰天之生才也殊才之表見各異其誰一之通是
說者可知用人矣

或問禮樂必百年可興然與曰非也漢高所好非文
叔孫志存取寵何以興禮樂此魯兩生所以謝不往
其曰積德百年云者辭焉耳矣大舜同律度於受終
孔子蘄化行於期月安待百年乎

或問治民之術曰養民已矣問養民曰如養身已矣
未達曰善養身者儉欲善養民者儉財財者民之心
心存則榮衛周流百骸悅澤民不生焉者未之有也
反是而欲其生者未之有也是故古之君子因天時

順地利阜民財不以一人肆于民上夫是之謂治人以身

禮有質有文內心之謂質外心之謂文太古以質中古以文古之文也飾今之文也僞飾於禮虛僞於禮龐與其僞也寧飾是故去僞而后文反文而后質從質而後復禮

陳公甫云貪官污吏侵漁百姓甚於盜賊此而不除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誠哉是言也

上天下澤履履理也禮所由立也雷出地奮豫豫悅也樂所由作也禮者體嚴而用和樂者體和而用嚴有交濟之道焉禮嚴勝則亢暴戾拂經秦漢之治也樂和勝則淫邪衰無節鄭衛之音也是故得其中之上矣

古之人才易知今之人才難識古之人才也朴今之人才也僞內險而示之夷內忍而示之愛內貪而示之廉囚首徽名借言談道脂韋干進自謂樂行非久而觀察之鮮有不爲所眩者矣

讀鄉約起而嘆曰古之立教者勞于行今之立教者勞于言玉卮無當人安庸美言無當人安從王道之不興則有由矣

天下之財猶水也。淪世之財不在君則在民，衰世之財在近習，在權門，在豪強。財在君可散之，民猶河海之波潤及畎畝也；財在民可奉之，君猶百川之流委輸江海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在近習，在權門，在豪強，譬則深溪巨藪，滯蓄不行，無所於利，是故府庫空虛，齊民無蓋，藏謂之危，國握利權者可深長思矣。

天者生物之府也，地者鬻物之府也。若品制物宜節宣財，用以均一海內，則在大君。大君者執天下之權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利有不導，勢不無闕，過之虞

上而取盈，下不無匱。患是故有纂組羅紈詭文，弱繡服飾之妖妍，則有縞衣緼袍短褐不掩形之，士有奇珍異膳，海錯山肴，飲食之甘美，則必有茹菽採藿糟糠不厭口之民，有高臺層榭，華棖璧璫，宮室之靡麗，則必有蓬戶桑樞，環堵不蔽風雨之夫。蓋利之生也有限，而用之不可踰也。聖人知然，以一身勞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堯茅茨土墼，樸桷不斲，素題不斲，食不甘肥，疏糲充腹，衣不文繡，鹿裘禦寒，其養不加厚，而身以勞民如此，故平章之治成，康衢之頌作，冠古今而獨盛。與孔子曰：大哉堯也，斯其大矣。

君者臣之則也臣者則君者也文王卑服卽康功田
功則臣下秉謙萃素絲之節曹君玩細娛忘遠大則
在位多鶉翼不稱之譏是故儉奢勤忘之異趨其機
固有自也人君盍慎所導哉

易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損上益下曰益者
何益在上也損下益上曰損者何損在上也上損矣
而曰益者何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夫是之謂益上益
矣而曰損者何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是之謂損是
故散財者王殖貨者亡彼盈鉅橋之粟積鹿臺之財
者非萬世永鑒哉

銷國家之元氣者貪更是也吏貪則貨寶是總日陵
月削民烏得不貧民貧則盜斯起盜起則危亡麗焉
譬之病從口入亦以貪貪則邪氣勝正氣銷積以日
時漸染腑臟有不覺其病病而死者矣長國家者以
去貪吏爲首務其以此夫

屯田鹽政二者相表裏明興取元有天下德澤溢于
羣方稜威振乎殊俗西北諸邊創立屯牧軍人且耕
且守故塞外之地日墾穀粟充盈財用流衍嗣是而
後法制稍玩將官侵牟人利蓄養家丁佃田塞上故
守望不廢米穀亦充又其後也邊防虧缺虜勢日熾

移守內地田業荒蕪穀價由之騰踊民力困於轉輸於是有所不足之患矣夫屯政漸改醴法亦因之何則年豐穀登餉饋易足芻菽騰貴飛輓則難蓋其勢然也國初招商中鹽官之征至薄商之獲甚饒商人預納邊糧乃給引日守場候支謂之常股立法最善其後積鹽在場遇邊糧急缺乃倍價開中越次放支謂之存積法漸變易異于古初又其後兵食益虧征利愈急開餘鹽私賣之禁奸商借引影射私鹽官鹽遂壅甚而權勢報中侵奪餘利正額益虧其法大壞不可言矣然則常股之法可復乎曰曷之乎不可也邊

儲匱生于開中寡開中寡生于穀不足穀不足生于屯廢故屯地墾而穀歲登矣穀登而商人便利矣便商而軍需饒裕矣然則屯由之法可復乎曰曷之乎不可也漢趙充國云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功此不戰而屈人之策也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謀國者圖焉儒者謂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信哉言也我明開國 皇祖以禮樂爲急徵天下耆碩分局編摩惟輯大明集禮一書式示天下樂則有成書豈稽古禮文之事當時諸儒不足以當 上心

耶抑禮樂百年后興有所待爾也今教坊俗樂列于朝著優人歌舞參之燕饗胡元詞曲譁于民間無亦以傑侏毘離之樂昔王收而不棄耶然靡麗妖淫增悲導欲后夔所典恐不其然鄭聲亂雅識治者憂之周子曰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致治者未矣

觀物

陰陽二端從橫宇宙四時之運氣之經也時日之候氣之緯也經有常儀緯無方體故晦朔分至之更達于天下莫之間也雷風雨暘之候百里異宜莫之齊也

天一生水地以六成之生陽而成陰是故潮汐贏縮由之矣歲之春月之朔陽中也歲之秋月之望陰中也陰陽之生於斯為盛水亦贏焉乘時也

金鑿取火于日非日與之火日感而鑿應焉方諸取水于月非月與之水月感而方諸應焉感以氣陽施之義也應以形陰成之義也造化陰陽變動不居皆法象自然爾

陰陽二氣徧天壤間氣無形二氣合而有形雲氣之合者也有形無質合極斯潤潤則為雨水潤之積者也有質無體附體于地雲聚于空俄而散水聚于地

漸以涸其散其涸復還爲氣如環無端莫可究詰夫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皆陰陽始
交之氣故水無體附體于地火亦無體附體于薪若
木金土其諸既成之氣乎爾氣既成故有體不變與
水火異

天地陰陽五行之數之理摩盪闢遠取諸物近取
諸身皆法象自然試以字若音求之亦可徵驗先閉
後開者春音也純開者夏音也先開後閉者秋音也
純閉者冬音也木音先閉後開麗于春火音純開麗
于夏金音先開後閉麗于秋水音純閉麗于冬又緣

是推之齒之音生于齒舌之音生于舌唇之音生于
唇喉之音生于喉口之音則兼四者而生春也木也
角也皆齒音夏也火也徵也皆喉音秋也金也商也
皆唇音冬也水也羽也皆舌音土也宮也則皆口音
蓋宮兼五聲土分王四時也天道之妙與聲音通莫
或離之莫或合之默成而信其神矣乎

陰陽非二物也氣之周流舒則爲陽翕則爲陰雷電
非二物也氣之薄激聲則爲雷形則爲電雷之鳴電
必先見者其諸聲隨形之義乎若是而月令云二月
雷乃發聲雷發聲後五日而始電何也此言陽氣之

升以漸至爾試觀之擊石者始擊石則先有聲擊而
熱火乃出焉雷譬則擊石之聲也電譬則其火也故
曰非二物也

蜀鑿鹽井深可四五十仞鑿者始得甘泉鑿不休至
甘泉盡而後鹽水出焉煮乃成鹽余因是而推天一
生水水周流于地猶氣液絡脉周流一身其在人涕
淚津涎便溺皆水也小便則鹹其在地江淮河漢四
海皆水也海則鹹蓋膀胱受小腸之滲漉體最居下
海爲百川之委輸亦最下故皆鹹也書有云水曰潤
下潤下作鹹

潘集卷上

一上

漢孔明八陣圖蹟今蜀有二一在夔之永安宮一在
新都之牟彌鎮意在夔者東向征吳時駐軍水次新
都則平日閱武場也余嘗乘春水落艤舟白帝城遐
瞻沙渚間恍如以石作埒縱八行析爲六十四傳之
故老云夏秋川流衝擊聚石不亂牟彌鎮東則土脉
蜿蜒墳起若斧若堂聞昔人田治之浹旬遇風雨復
隆隆峻突如舊今廢爲墟夫哲人往矣故事流傳迺
至今存豈亦神物護持抑忠誠貫金石者與天壤同
不朽也吁亦靈異矣哉

宋蘇子瞻文章政事夙出時流其守南徐頻年值河

患其歲水益甚迅流奔擊暴嚙民居城不浸者數版
越旬勢不休民懼覆爲魚倉皇不知所出子瞻禱于
神以黃土塗東北隅城樓謂黃爲中色土制水也繇
是水果落河不爲災至今名黃樓云嘉靖初祀觀風
者易以丹雘失厥指矣蒲坂楊瞻以清戎至命有司
復其舊焉

學齋佔畢云呂氏春秋紀草木之花皆五出雪花獨
六出古今莫喻其理獨朱文公謂地六爲水之成數
雪者水結爲花故六出或言花中惟巖桂四出之異
余謂土之生物其成數五故草木花皆五惟桂乃月
中之木居西方地四乃西方金之成數故花四出而
金色且開於秋云由今觀之蒼筤花亦六出謂草木
花皆五出惟桂四出者義則未然

蜀地在海內爲峻岷山之精上繫井絡岷爲江水發
源其地在蜀爲尤峻岷山則世所稱雪山者是今松
潘衙西卽其地地最寒不生五穀果蔬土人樹青稞
爲食五月猶墜雪雪四時積不消風土視諸郡特異
豈地最高使然與素問云地有高下氣有溫涼高者
氣寒下者氣熱信哉言也

潘笠江先生集卷之十二



